

== 村農國各的中戰大次二 ==

著原等加爾瓦·E聯蘇

譯編會究研濟經村農國中

閱校笙翰陳



行發店書學農

E·瓦爾加等原著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譯  
陳翰笙序校

# 戰爭與農村

——二次大戰中的各國農村

農學書店發行

# 目次

## 序

### 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農民生活

土地饑饉——農民們怎樣受着欺騙——農民遭受商人與廠主的掠奪——農民失掉土地陷於貧困——恐慌時期農民經濟的衰落——農產品大批的毀壞——在法西斯壓迫下的德國農民——農民羣衆在饑餓中——農民無力購買工業品——貧農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工作

### 戰爭與殖民地農業危機

戰爭破壞了殖民地國家的農業——英屬殖民地的窮困化——所有的殖民地都是一樣命運

歐戰帶來的農業恐慌……………三四

恐慌的一般姿態——恐慌由誰造成——恐慌的轉嫁——先看波蘭——再看荷蘭比利時

戰爭與饑饉……………四五

糧食恐慌對於納粹的威脅——納粹在歐陸的掠奪——鐵蹄下的農民反叛

戰爭浪潮激盪中的美國農業動態……………五六

美國農業的生產和基礎生產過剩——從農村經濟的個別部門看——美國農業往那裏去了

侵略戰爭中日本農村經濟的崩潰……………五七

日本農村經濟的本質——侵略戰爭給日本農村經濟的影響——日

本農村的前途

納粹統治下的德國農業…………… 八

法西斯德國農業的脆弱性——法西斯德國對於歐洲各國農村的劫掠

走頭無路的意大利農業…………… 一〇九

有苦說不出——一年不如一年——走頭無路

今日法國的農村經濟…………… 一二六

饑餓在法蘭西——戰爭給予農村經濟的打擊——戰時農村經濟的政府對策及其效果——投降後的法國農村經濟及維琪對策

納粹垂涎下的土耳其農業…………… 一三三

土耳其農業的一般輪廓——近年來土耳其的農業

向獨立途中邁進的印度農村……………一九八

印度經濟發展的特點——農村中的土地關係——戰爭、危機和出路

中國游擊區的農村經濟……………一九五

游擊區農村經濟的特點——一個熾熱的鬥爭過程——農村經濟的新生

中國淪陷區的農村經濟……………二七三

敵寇侵華與中國農村經濟——淪陷區農村經濟的特點——淪陷區農村經濟的前途

蘇聯農業建設的躍進……………一九〇

社會主義在鄉村中的勝利——一九四〇年蘇聯農業的偉蹟——農業科學和技術的猛進以及生產之新的飛躍

## 序

戰爭對於農村的影響，原是很明顯而易於了解。不必說在外國歷史上的種種戰爭，不論是進步性的，或是反動性的，對於當地農村經濟的演變，都有些重要意義。就是近百年來我們國內的種種內戰，不論是暴動性的，革命性的，或者是反革命性的，所給予農村的打擊，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然而如果不經一番詳細的分析，不經一番綜合的觀察，便不能有深刻的了解和確切的認識。但是如果沒有可以比較的資料，沒有完整的經過歸納的材料，是無法進行這種分析而綜合的研究的。例如兵差一項，雖是近代產業發展以前那種的舊社

會中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它對於農村的關係也還是因為地域和政治經濟的差異，而表現着許多不同的形態和影響。所以驟然看來，戰爭與農村並非一個複雜的問題；一經下了工夫來研究，却會得到深入而有用的知識。

上一次所謂世界戰爭，實際只是限於歐洲一方面。但戰時和戰後，全世界各國所受到戰爭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至深且巨。關於這種記載，西文中已有很多。中文裏所見到的普通是僅關於戰後世界農業恐慌的大概情形。

這一次的世界戰爭性質更是複雜，而範圍也愈加擴大了。最初是我國抗日之戰，繼而有北海西歐之戰伸張於北非地中海。再繼之以蘇德之戰，由波羅的海綿延至黑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英在南洋的屬地被侵佔，大美在太平洋的屬地也被侵佔了。英美在亞洲已並肩而作戰。最近英美和蘇聯為自衛戰而締結同盟的協定。現在的戰爭確具有世界的範圍，而其性質的複雜，可說是空前的。一方面是半殖民地

的爭取民族政治獨立，另一方面是民主國家對納粹侵略者的武力自衛，和蘇聯社會主



## 序

議國家的自衛戰爭。這次世界戰爭的內容既然如此複雜，其對於各國各民族的農村經濟當然會有很不同的影響。至少程度上因而在反響上不能相同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述這本小冊子的動機，不外乎要供給研究這問題的人們一些有用資料。可惜民國三十年以來的資料，能寄到國內的，還是鳳毛麟角。這個缺憾，只得待將來再版增訂的時候，設法彌補了。

陳翰笙

一九四二·六·十六·



# 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農民生活

## 一 土地饑餓

農民是資本主義世界中最大多數的人口，凡是資本主義盛行的地方，農民都極端缺乏土地。大部份的土地是屬於大地主們——業主，教堂，製造家，和富農。千萬的農民沒有充分的土地，供養家庭。

以德國為例：

半公頃以下土地的農戶有

二、七〇〇、〇〇〇戶

從半公頃至三公頃土地的農戶有

八四九、〇〇〇戶

從三公頃至五公頃土地的農戶有

七九七、〇〇〇戶

這些農戶總計起來，共達四百萬戶以上，只佔有百分之十的土地。同時，德國有三萬四千戶大業主，每戶佔有百公頃以上的土地。這些大地主共佔百分之三七、八的土地。德國四十二個最大地主所佔的土地，相當於二百五十萬戶小農所有的土



地。這些大地主中，大部份是王公貴族。一九一八年的革命雖把德皇和王公推翻了，可是還保留着他們的私產。他們仍然還佔有德國大部分的土地。

英國一直到現在，土地幾乎全部在貴族手裏。大片的土地並不耕種，而是留作狩獵的荒場，供貴族們的娛樂。

匈牙利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土地屬於農民，少數的大地主（在全體業主中只佔百分之六、二），佔有百分之六十六的土地。有些地主竟佔有十萬公頃的優良土地。與國的大地主只佔全體業主的百分之一、四，却佔有全國土地百分之四十六。半數的業主都是小農，可是只有百分之六的土地是屬於他們的。

波蘭也是這樣。拉吉維爾和薩匹哈王公以及其他顯赫的貴族，佔有大宗最優良的土地，而農民們却在碎小的土地上，胼手胝足。

在日本，大地主在全體業主中只佔百分之一，可是却佔有百分之二十六的土地。日本天皇及其皇族佔有一百五十萬公頃的最好的土地，而二百五十萬農戶每戶所有土地還不足半公頃。他們全部所有的土地，還不及天皇一家的土地。只有半數的土地是屬於農民的，而他們在全國業主當中，却佔了百分之九十三。三分之一的農戶，完全沒有土地，其餘的農戶每戶祇有半公頃至一公頃的土地。

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中，都是這樣。少數的地主有最好的土地，而勞苦的農民却在碎小的土地上操勞至死。

## 二 農民們怎樣受着欺騙

農民對於這種不公平的土地分配，久已表示不滿了。在世界大戰的時候，農民們入伍當兵，很鄭重地蒙受許諾，說是戰勝以後，他們就會分得地主的土地。

大戰以後，爲着敷衍表面，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政府官員的調查團委任出來。他們填了若干的調查表，并且草擬着干的計劃。堆積如山的紙張是用掉了。於是一些新的調查團來忙着填表，又費掉更多的紙張。他們肯定地指出，那些土地適於分給農民，需要若干的土地等等。照這種情形，就混了若干年，而農民們，實際上還是依然如故。

最後地主一部份無足輕重的產業是被分配了。可是地主們因此還從國家得到一筆優厚的津貼。而且，這批從地主手裏買來的土地，還不是勞苦農民所能得到的，大部份却爲舊軍官，官吏，憲兵，和富農們所得。即使原來自耕自有的農民，也不

能保住他們原有的土地。他們沒有農具和牲畜。如果分得土地，他們立刻就要負債。他們依賴着耕種得頗為惡劣的土地，而他們的土地却一年的縮小。結果，土地被政府沒收或是因為未付稅款或是被高利貸者沒收抵債。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們現在感受土地缺乏的痛苦，一如往昔。土地飢餓，甚至越發嚴重起來，因為在前二十年内，數百萬的農民都破產了，都失掉了他們的土地。

### 三 農民遭受商人與廠主的掠奪

世界大戰以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生活都逐漸惡劣了。這種低降的趨勢，在美國和奧國就最為顯著。在大戰的數年內，這些國家種植食糧的面積，大大地增加起來。軍隊需要麵包和肉品，戰勝國家用高價來收買食料。因此，地價高漲，農民們負債累累。

可是，大戰結束，農產品的需要劇烈地降下來。農產品的批發價格，一落千丈。例如，在美國，農產品批發價格，比較戰時價格，祇有三分之一，在農產品出口的國家如波蘭，匈牙利，及巴爾幹諸國，農產品價格都有同樣的跌落。

農民們都陷於極端困難的地位了。他們現在出售農產品所得到的款額只有從前的三分之一，而他們所支付的捐稅債款，非但沒有降低，反而高漲起來。

農民們都被迫着以低價出售他們的產品。可是，這並不是說，城市的消費者享受着廉價的麵包，肉品，和牛乳。有一大批的中介人，商人大資本家站在農民與城市的消費者中間。他們抽吸一切的利潤，毀滅着農民，并且掠奪城市的消費者。農民出售農產品的價格與城市工人購買農產品的價格之間差額，擴大得非常之厲害。美國農家在城市消費者所出的價格中所收得的部份，水果與蔬菜只有百分之三十；牛乳百分之四十；家禽百分之四十五；肉品百分之五十五。在柏林，消費者購買番薯的價格兩倍於農民所得的價格。

農民與城市消費者之間的聯繫，第一個鍊環是收買商，最後的鍊環是零售商。其中有批發商，代理人，搨客，經紀人，拍賣商，轉運公司，廠主，堆棧，倉庫，銀行等等。

有個法國學者說：「農民要一年的工夫才能收割小麥，要幾年的工作才能養大牲畜，可是比起中介人來，終究是得不償失」。

政府，地主，高利貸者和中間人，利用農業恐慌來剝削農民，甚至較從前更加

無情。

佃農的生活最爲惡劣。在戰時以及戰後的幾年，他們是用高價的地租租進土地。在恐慌時期，他們都無力繳付地租。這就是說，要大批地逐出土地，被迫出售財產，並且澈底破壞大多數的佃農。

#### 四 農民失掉土地陷於貧困

農民們艱苦地在恐慌中掙扎。他們拚命地勞苦，並且強迫他們的孩子們同樣的操勞。他們儘他們可能的實行節約。他們想盡了方法來保持着他們的家宅和土地。可是，一切的方法，都是徒勞。幾百萬的農民都離開了他們的土地。幾百萬的土地所有者都降爲佃農。

大批農民的破產一個非常驚人的寫照，是出自於富庶的美國。

在一百戶美國農戶當中，佃農農戶是：

一八八〇

一九〇〇

一九二〇

一九三五

二六

三五

三八

四二



在前十年內，美國平均起來，每年有四萬戶農場主被逐出土地，降為佃農或農  
業工人。

這樣說來，每五個美國農戶當中，就有兩個現在是沒有土地，並且被迫佃進土  
地。許多的農戶積欠高築，他們的存款漸能開口，他們的全部收入都歸之於債主。  
農戶之所以失去他們的土地，主要地是由於他們不能還債。在一九三五年——  
三六年，八十萬美國農場主的土地拍賣掉了。

誰得了這些農戶所失去的土地呢？

這是為銀行，保險公司，政府，和富豪地主所攫取了。

一九二九年七千所宅園因為不能償債變成銀行的財產了，一九三二年是一萬八  
千所，一九三六年是三萬所。

保險公司跟在銀行後面來攫奪農戶的土地。國家也在參預破壞農戶的勾當。

一九三二年前三季當中，密士失比州的當局，因欠稅關係使六萬農戶破產。密  
其干農戶三七五萬畝的土地，被政府沒收出售償稅。

農民們失去了他們的土地，而地主們的地產却迅速增高起來。美國千畝以上  
的大業主，在全國土地中所佔的土地其比例如下：

一九一〇	一九二〇	一九三〇	一九三五
一九%	二三%	二八%	二九%

日本，每一百戶農民當中，自耕農在一九一〇年佔三十三，在一九三四年只佔三十一。其餘的農民部份地或全部地在租地上工作。

那些替資本家歌功頌德的人們到處造謠說，農民能夠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順利地發展。他們主張小農經營優於大農經營。可是，事實證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小農經營却判定了只有困窮與破產。

##### 五 恐慌時期農民經濟的衰落

在恐慌的時候，如果一個作場或工廠虧了本，資本家就關廠停工，把工人解雇掉。他能夠等待較好的時機，因為他還有積蓄好了的資本。可是農戶即使他在虧本，他也不得不耕種他們的土地。因為他一定要照舊向高利貸者繳付利息，向國家及地方政府納稅；他一定要飼餵他的戴重牲畜。他的農具和房屋是要折舊的，此外，

如果農民停止種地，他將靠什麼爲生呢？他也不能找到工做，因爲市場上已經擠滿了失業者了。農民們無論樂意與否，都一定要繼續耕種，即使在虧本。

農民們盡力地勞苦，而他們所得，往往不及工資工人。他的農場退化了。如果一副農具損壞了，他也沒有錢去修理。如果他的載重牲畜死掉了，他也不能再買一副新的。農民的農具破舊了，土地的肥沃失掉了，他的收穫就逐漸縮小。經過許多年的絕望掙扎，最後農民還是破產。

資本主義國家農民的貧困，由下列的一些事實闡明出來。

祇有地主與富農才有曳引機，聯合收割機，及汽力打穀機。大部份的勞苦農民甚至連載重牲畜都沒有。德國一九三三年，有土地半公頃至兩公頃的農戶，在八四九、〇〇〇戶當中，祇有百分之五的農戶有耕馬，不到一半的農戶有母牛。有土地二至五公頃的農戶，在七九七、〇〇〇戶當中，只有一五八、〇〇〇戶有耕馬。

小農的牲畜在質量上遠遜於地主的牲畜。不到兩公頃的小農的母牛，平均起來，每年出乳一千六百立特。有地一百公頃以上的地主的母牛每年出乳平均三、三七〇立特。

小農的土地收穫量也比較差。

在英國，一九三〇年有地不到兩公頃的農戶，一百家當中，只有兩家是有馬的。有地從兩公頃至五公頃土地的農家，一百家當中，只有十五家是有馬的。即使從五公頃至十公頃的農戶，有一半以上是沒有馬的。不到兩公頃土地的農戶，有半數既沒有馬也沒有母牛。

羅馬尼亞在一九三六年，百分之三六、九的農戶沒有載重牲畜；百分之三二、五的農戶沒有母牛；百分之四十八的農戶沒有豬；百分之四六、二的農戶沒有羊。在恐慌時期，農民們實際上是停止購買農業機器了。在德國，一九二八年銷售的農業機器共值二四五〇萬馬克，而一九三二年只售出八〇〇萬馬克。波蘭在一九三二年出售的農業機器只有一九二八年出售的十分之一，一九三五年只有一九二八年的七分之一。人造肥料的使用也有同樣的減低。資本主義國家大片的地域是被農業恐慌所毀壞了。

農民們舊有的敵人——旱災和冰災——把耕地都荒廢了。在近幾年內，旱災主要地是在美國和加拿大肆虐。佃農租地往往是以一兩年為期。他們毫不關心它的土質。他們也無力實行合理的輪栽制。常年地種麥。也不施肥。土壤是沖蝕了。在乾燥的氣候中，風把表層的全部肥土連帶着種籽，都吹走了。狂暴的砂風，把廣大

面的植物都毀壞了。人民的麵包，牲畜的芻料，都沒有了。農戶的房屋埋葬在砂中。一切都毀滅了。這是一九三四，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美國境內比德國遠大的地域的情形。

旱災在美國造成莫大的災禍。一九三四年旱災所造成的損失，共達五十萬萬美元，一九三六年的損失也有這樣多。數十萬的農戶，特別是佃農，完全剝奪了生活資料，不得不離開他們的家宅逃亡到城市去。單是北達柯他和南達柯他兩州，就有十二萬人離開了他們的農場。政府也不得不供給最低限度的救濟，以免破產的農戶成爲餓殍。

奧克拉荷馬州，在一九三六年，約有耕地的七分之一是荒廢了。約有二百五十萬英畝以上的肥沃土地是荒蕪了。七百萬英畝以上的土地是不生產了，主要地是因爲土壤的沖蝕。這州農戶的每年損失，約有二千五百萬美元。有五十萬人，即農業人口的半數，是陷於絕望了。

農業次長華拉斯描寫旱災的災害如下：

『無限度的土壤沖蝕，迅速地釀成美國土地的破壞。……約有三千五百萬英畝的已耕地被毀壞得不能耕種作物了；一萬萬英畝的土地，現在雖有作物，可是已失

了他全部或大部份的表土；一萬二千五百萬英畝的土地現在雖有作物，却正在迅速  
地失去它的表土。……

「一萬萬英畝土地上，都是耕種無表土土地的農戶，在破產的土地上進行破產  
的耕作，它們的生產力都大大地減低了。」（一九三四年農業年鑑，七八頁）

在前十年內，加拿大所受旱災與土壤沖蝕的災害，也與美國一樣。一九三七年  
的最大災難是發生在薩斯卡乞文（Saskatchewan）這一省出產大部份的小麥）。這一  
省的南部與美國接壤，已變成了沙漠。一九三七年加拿大的農戶們又不得不要求政  
府救濟了。

土壤沖蝕不但造成了旱災並且也造成水災。業經沖蝕了的土壤不能涵蓄雨雪的  
水份。水衝到河流中去非常之急促。一九三五——三六年的密士失比河的大水災，  
淹沒了大片的地域。許多的農戶衣食無着。許多人民是溺死了，許多的牲畜也毀滅  
了。

## 六 農產品大批的毀壞

許多國家，農業恐慌引起農民的叛變。農民們拒絕低價出售產品。他們組織起來抗稅。他們大家協議好，不去購買那些破產農民財產拍賣場上的任何東西。這些事件發展得竟至與軍警發生衝突。農民們整批地站在革命工人的這邊去，這種危險已經發生了。

許多資產階級的政府竭力補救，在輸入農產品的國家——英、德、義等等——關稅增高，輸入是受限制了。結果，價格大跌。

在輸出過剩農產品的國家情形就比較複雜了；如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巴西、波蘭等。加拿大政府收買農戶的小麥。美國政府收買小麥、棉花、和牲畜。巴西政府收買咖啡。這筆收買的款項，花了幾萬萬的錢，可是并無利益。或早或遲，這些產品還是要拋出去的。有許多國家，政府勸誘農民們自動地限制生產；可是這些辦法是失敗的。試想農民們停止耕種，他們怎樣生活呢？在美國，政府開始發行荒地獎金。這對於大地主們就非常有利。他們把獎金塞進荷包，把他們的大批工人開除出去。

可是，這種辦法一點也不能挽救農業。結果，他們沒有別的路走，只有破壞生產，以至連市場都烏有了。上百萬的失業者餓着肚子，衣服襤褸，而政府却收買了

數百萬噸的小麥、玉蜀黍、咖啡、棉花、豬、和母牛來毀壞掉。

這裏有幾個例子。在一九三三年的冬季，美國農業區的許多學校，是用玉蜀黍和小麥燒火取暖。因為它是比燒煤便宜些。一九三三年美國政府下令把一千萬英畝的棉田毀壞了。在同年內，已經種好烟草的田有半數以上是毀掉了。

在巴西，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二千二百萬袋的咖啡是毀掉了。咖啡是拋到海裏去，燒掉，或是用去鋪路。毀壞咖啡目前還在進行。一九三七年，七百萬袋的咖啡是毀掉了。

英國一九三三年八月有一百五十萬袋橘子拋到海裏去。一九三三年在捷克的一區內有七千噸的忽布草是毀掉了。他的肉用來做肥料，做豬的飼料。

阿根廷和智利有幾萬頭羊是殺掉了，因為他的出口市價還不夠抵解運費。他的肉是用來做滑油。

一九三三年秋季，美國政府收買了幾百萬頭小豬毀壞掉，同時有幾百萬失業者和他們的家屬都在挨餓。

這裏所說的當然是掛一漏萬。在法國有成船的魚，拋到海中去。荷蘭有幾百輛車子的花甘藍拋到海裏去。



可是這些大批產品的破壞，結果，如果不發生如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美國，一九三七年加拿大和德國那樣的歉收，却毫無結果。

在美國，農作物歉收被人們熱烈地盼望着，因為由他可以發一筆大財。美國的快報（Herald Tribune）在一九三三年說道：『我們這些求上帝給我們食糧的人們，現在却來求上帝替我們毀滅掉』。

現在所有的政府都堆積大量的儲藏來準備戰爭。資本主義國家的穀價高漲起來。可是，只是有利於投機商，富農和地主。無庸說明，如果每個飢餓的人都能吃飽，無衣穿的人都能夠買新衣，農產品就不會有過剩的問題了。只是因為工人們很窮困，而農產品找不到購買者。

#### 七 在法西斯壓迫下的德國農民

法西斯德國的農民生活就特別困苦。德國法西斯瘋狂地準備戰爭。他們把戰爭所需要的各種各式的東西都大量地輸入進來。可是他們竭力減少農產品的輸入。『大砲代替牛油』這是法西斯的口號。但是德國國內的生產是不能抵償需要的。法西

斯就剝奪農民們售賣他們產品的權利。法西斯官僚把所有的穀物、牛、肉、牛乳、蔬菜和雞蛋都從農民身上拿去了。農民們就一無所有，不能供養他們的家庭。

有一個很大的官僚機構，注視着農民們的一舉一動。大宗款項花費在維持法西斯官僚的軍隊。法西斯的稽查注意農家一文錢的出入。收穫量的大小在下種時早就在計算了。農民如果沒有得到法西斯官僚的允許，連一個雞蛋也不能出賣。一切的一切都被法西斯國家拿去。法西斯政府所定的商品價格，極端於農民不利的。

德國的勞苦農民並沒有土地，他主要地是靠飼畜爲生。可是他們已沒有充分的芻料，因此，他一定要向地主購買芻料。現在，他從畜業的收入，只有戰前的百分之十三，可是他買芻料花的錢較之戰前却增加了百分之八。

德國的勞苦農民在進行劇烈堅強的反法西斯政權的鬥爭，因爲這種政權是使他們陷於貧窮與飢餓。

有幾千的農民是受了處罰，因爲他們直接把豬賣給屠戶。有幾千的屠戶被逮捕起來，因爲他們直接購買農民的豬。法西斯造成農村中的恐怖局面，並且沒收農民的產品。

農民們反對這些辦法，都被捕起來，關在集中營裏。

總因農民與法西斯的劇烈鬥爭，到現今已經進行得好幾年了。

#### 八 農民羣衆在飢餓中

幾百萬噸的食料在資本主義國家，在近幾年內是被毀掉了，以求提高貨品的價格。同時，幾萬萬的中農貧農都在挨餓。

我們且舉法西斯義大利做例子。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慕索里尼在議院中說：

「幸虧好，義大利的人民并不慣於一天吃好幾頓，因為他們的生活水準不高，他們就能知足安命」。

義大利農民的食物是些什麼呢？主要的是玉蜀黍粉做成的粥糊。法西斯「科學家」提倡人民節食。有一個義大利教授在幾年前寫道：

「玉蜀黍粥糊一定要恢復它從前光榮的地位。農民的餐品只應該有少許的麵包，肉品應該完全取消」。

德國法西斯份子也在勸告人民少吃肉品、奶油、牛奶、和麵包。

在葡萄牙，半數的人民靠玉蜀黍麵包和粥糊爲生。最低廉的食品是一種叫做加里西菜的野草做成的湯。牛奶的消費是非常之受限制的；平均起來每人每天還不到半杯。葡萄牙的農民從來不大吃肉的。

波蘭的貧農是吃白薯、野菜、去脂的牛奶。平均起來，每人每天所用的糖還不到一公分。

羅馬尼亞農民主要的食品是玉蜀黍粥糊。羅馬尼亞每年有五千至一萬人死於蜀黍疹，這是因餓而致的疾病。

義大利、波蘭、羅馬尼亞都還是貧窮的國家。可是即使在富庶的國家，農戶還是很貧窮。例如在加拿大，貧窮農戶的食品只限於是惡劣的家製的麵包，帶着糖漿或是少量的白薯，往往有煮食田鼠或其他野物和蘆草，作爲苟延生命的唯一辦法。

在落後的不自主的東方國家，農民的被剝奪就格外可怕。飢餓和餓死，在中國發生災荒的時候，就是常事。一九三六年因爲災荒的影響，據中國報紙所載，四川省每天餓死的農民約二百人。

中國的貧農不能吃飯只能吃野草。東方雜誌上登載：

「四川××縣的農民吃野草和白土。富庶的江浙，大部份的貧農吃稀粥，有的

沒有得吃，只吃粗糠和野草，有時遇着毒草，全身發腫，往往致命。」  
大多數人是貧窮和飢餓，這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實況。

### 九 農民們無力購買工業品

因為農產品價格低落，農村人民都無力購買工業品。

波蘭極貧的農民竟有把火柴劈開兩片來使用的。

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貧農的窮困是足以驚人的。許多的農家沒有鹽吃。波蘭作家庫拉克在他的「那勃拉瓦的流行病」書中，描寫鄉間的生活：

「放白薯的一鍋鹽水已經有一個多星期了。白鹽取出來以後，水是絕不能潑掉的，因為鹽水也太寶貴了，他還可以用來煮十次或十五次的薯。」

貧農們無力修理他們的草舍，修理窗戶，修砌破洞。葡萄牙的農民草舍沒有烟灶，烟從門戶或窗戶中冒出去。羅馬尼亞的農民住在山洞中。

文化的費用是談不到的。大部份的農民是文盲。書報在農村中是一種得不到的奢侈品。

### 十 貧農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工作

在大戰之前，農村貧民能夠在城市中找着建設事業或工廠作坊的工作。現在城市中擠滿着失業的人。在一九二九——三三年的經濟恐慌中，相反的現象發生了，有些地方失業的人，從城市逃到鄉間來。

在大戰之前，農村貧民至少能夠在地主的田產上找到夏季的工作，尤其是在收割的時候。可是收割機和收割聯合機的採用，已把人工的需要完全取消了。農村貧民雖在夏天也不能得到像冬天那樣多的乾麵包屑的工作。

在大戰以前，幾百萬的農民從歐洲移到美洲去。可是戰後，美國又取締移民。人工是供過於求。

匈牙利的作家斐雅，形容匈牙利一個大城市中的勞動市場如下：

「農場勞動者在現在恰如小麥、雞蛋、牛一樣的多。城市不但有牲畜、蔬菜、家禽、水果的市場，並且還有勞動市場。交易人不但做馬匹牲畜的買賣，那里也做人的買賣。供求的法則也決定了農業勞動者的命運，可是有一點不同，就是這一

方面的供給總是超過於需要。

因此，作為一種商品的人，絕不能享受「自由競爭」的優勢。農業勞動者花費他們大部份的時間在「人市場」上。呆鈍的人們，衣服襤褸，精神委困，五個十個的站在一起。有時候，他們也靜靜地彼此交談，可是他們大部份都是沉默的。他們的面部表情，表示着焦慮，急躁，和痛苦。雇用工人的農業雇主把這班人也當作牲畜看待。他注意他們的體力，年紀，并且查問他們的家庭狀況。於是談判開始了。牛馬的待遇還比他們好得多，因為如果買賣不成，他的主人會給他一點草料或是一些蕪菁。可是人是一個有人權的自由動物，進行他自己的談判，如果談判不成，那末唯一的結果，不是討飯就是挨餓。」

那些自己有一些土地，可是沒有生產工具，也不會比較好；他們一定要向富農借用生產工具，用做工來償還。這是工價制的遺留。工作日的數量由地主或富農隨意來決定。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方便，來決定時間。無庸說明，這裏是沒有勞動保護的。如果農民在某一特殊時間，自己有工作要做，他一定要放棄它，去做償債的工作。

日本、中國、印度農村貧民的被掠奪的情形還要更壞。貧農吃不飽，衣着破爛

。他們竟至出賣他們的女兒。一個日本貧農名叫木更，寫了一封信到下關的勞動市場：

『我要出賣我的女兒。求你幫助我。生活是這樣苦，我是不能活下去。我要餓死了。我雖愛護我的女兒，可是我不能挨餓。我的十六歲的女兒花枝起初哭得很厲害，可是後來她同意了，是否可能替她安插一個地方靠近下關。她不需要任何奢侈品。即使最不好，她也可以送到台灣或滿洲去。救救我們全家。』

這是資本主義世界農民的生活：貧窮絕望，泯沒智慧的勞動，愚昧和飢餓。

（蘇聯E·瓦爾加等著 陳洪進譯）



## 戰爭與殖民地農業危機

### 二 戰爭破壞了殖民地國家的農業

歐洲戰爭對於殖民地國家經濟的破壞作用，所引起的嚴重結果，較諸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爲更甚；當時帝國主義者爲了支持戰爭，掠奪和剝削殖民地人民的方法，還沒有像今天如斯之多種多樣，如此之尖銳深刻。加之，國際貿易在這次戰爭一年之內已經崩壞到巨大的程度，簡直可以和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的戰爭之四年半時間所破壞的程度相比。

殖民地農產品銷路重大困難的產生，是由於戰爭一開始，幾乎所有歐洲的國家，其中包括中立國，都減少並限制了殖民地農產品——糖、茶葉、咖啡等等的消費；這種情形的造成，第一是由於英國封鎖的結果，而同時節省現金準備，爲了能夠增加軍需品以及必要食糧的輸入。

由於新的國家被捲入戰爭，由於封鎖線的擴張，殖民地農產品對歐洲的銷路是

逐漸的減縮了。而在法國瓦解之後，幾乎歐洲所有的國家，除開英國、西班牙、葡萄牙之外，從殖民地的輸入，成爲不可能。然而，就是輸入到不列顛，同樣也伴隨着重大的困難。

在最初，戰爭對於殖民地的棉花和橡膠等重要軍用原料的生產，似乎應該開拓出光輝燦爛景氣的前途；可是，這些希望却沒有兌現。

## 二 英屬殖民地的窮困化

戰爭對於殖民地國家的破壞影響，顯明地由埃及的狀況表現出來。埃及往昔是豐富的穀倉，因爲帝國主義者的搶劫和剝削，早在戰爭之前，已經變成窮困的國家了。

在埃及，棉花的出產，是農民經常生活的來源，由於戰爭，大量不能輸出的棉花在堆積着，根據不久之前「對外貿易新聞」所載：「埃及各地傳遍關於恐慌的消息，成千貧困和失業的人們，包圍埃及政府機關，請求救濟」。而在埃及的港口，却堆積着和腐爛着成千噸的洋蔥（按洋蔥是埃及出口中僅次於棉花的項目）。戰時

捐稅的增長，由於戰爭破壞了埃及對外的正常聯繫，以致物價昂漲，國內許多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所有這些，嚴重地反映到人民的生活狀況上面。

戰爭同樣在英國其他殖民地巴勒斯坦，引起嚴重的經濟危機。近年來，巴勒斯坦經濟的基本部門蜜柑的繁殖，達到巨大的規模，蜜柑的輸出，每年約一千六百萬箱。戰爭毀滅着巴勒斯坦，蜜柑的輸出，在一九四〇年的頭三個月，已經減少到兩倍。

在印度，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從事於農業，印度的輸出，幾乎唯一的是農產品，同樣處於戰爭的打擊之下。棉花、落花生、棉子以及其他農產品的銷路是困難的。為人民所購買的商品價格是增長了。由於戰爭所引起的價格增長，印度農村是被陷入於因飢餓而死亡的威脅條件中。

由於戰爭，同樣在荷屬印度，造成農民生活極端嚴重的情況。荷屬印度諸島（爪哇、婆羅洲、蘇門答臘、西里伯斯）出產重要的殖民地生產品：橡膠、錫、石油、糖、椰子等等。根據荷屬印度政府所公佈的預算，因為戰爭的原故，增加到四萬萬荷幣，從這個數目之中，幾乎百分之六十充作軍備之用，新的戰時的苛捐雜稅，沉重地落在勞動人民的身上。「每日世界」報上描寫荷屬印度農業人民因為戰爭而

窮困的狀況，指出土著工人平均的工資，每天不超過五個半生丁，在爪哇島有些地方，低落到每天一個半到兩個生丁。所引證的報紙着重的指出，戰爭帶給荷屬印度勞動者以極度低下的生活水準，早在一九三九年來，工資已達到荒唐的低度水準。但是，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是不斷地高漲着。

靠近荷屬印度的英屬殖民地馬來亞，即「馬來亞聯邦」，跟荷屬印度一起，是世界市場橡膠和錫的主要提供者，這兩個殖民地，通常滿足資本主義世界橡膠的需要約五分之四。在英屬馬來亞，儘管在世界市場上提高橡膠價格，却不能和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戰爭的當時，由於橡膠的投機和屯積的那種提高價格，有什麼相似之點。在馬來亞，曾經對於橡膠施行大量的輸出稅，這種輸出稅，每年靠近二百萬英鎊。這對於土著人民是一種苛重的負擔；土著人民從橡膠的出賣中所得到的更減少了。作為英國獨佔者的倫敦委員會，對於橡膠，即在戰爭的現時，甚至盡量限制生產，從這裏爲了保持高度價格。輸出的低度標準，英國人提高橡膠價格的努力，在英美之間，引起爲爭取橡膠的經常鬥爭。倫敦商業街機關報「財政新聞」公開承認，英國利用自己橡膠市場的獨佔地位，爲了能夠從美國方面獲得更多的外匯，而美國在自己的工業上，是需要全世界橡膠生產的半數的。英國追逐美國的外匯，

對於馬來亞對外貿易特別嚴格的統制這一點上，同樣可以說明：一方面輸入馬來亞商品的銳減；另一方面，除開美國，橡膠輸出到中立國的限制。這些限制，嚴重地反映到馬來亞經濟上，引起國內物價猛烈地增漲。

### 三 所有的殖民地都是一樣的命運

歐洲的戰爭也影響到美國的殖民地（庫巴、波爾多里哥、佐治亞、菲律賓）。這些殖民地的經濟基礎，主要是糖的生產；糖的輸出，由於戰爭的原故是大大的呆滯了。糖的世界價格，在短時期提高之後又跌落了。在波爾多里哥島上所發生的情況，可以作為顯著的例子。在夏初，從一千八百萬的波爾多里哥的居民當中，就有三十萬人失業了。製糖廠因為銷路縮減和大量糖的存儲，把百分之五十的工人拋到街頭。同時物價大大的增長，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在桑環（波爾多里哥的主要城市）甚至比紐約還要高到百分之二十五，可是，在這個城市中的許多工人工資，一星期不到一個至兩個美元，在城市附近貧民窟裏租一所狹隘的小屋子，屋主每星期就要十個美元。在這繁華的島上，工人們通常住在城市附近污穢不堪的土屋和

## 小茅棚子裏。

戰爭極端影響到半殖民地南美諸屬國的經濟。在南美國家中，幅員最廣闊的巴西，因對歐輸出銳減，被迫地，不得不走向新的，大量的銷毀咖啡。

在阿根廷，由於對歐輸出的不可能，政府利用玉蜀黍收成的大部分作燃料。罐頭工業同樣遭遇到銷路的危機，在阿根廷和烏拉圭的冷藏肉製造業減少了牲畜的購買，牲畜的價格是急速的降低了。緊張的經濟情況，同樣在智利、秘魯、厄瓜多爾以及其他中美諸小共和國發生着，這些國家輸出香蕉和其他熱帶果品，可可，咖啡。在拉丁美洲諸國的農民生活的情况，由於戰爭是一天一天地惡化了。

在法國殖民地的法屬赤道非洲，在北屬剛果，在雨季時期，由於戰爭，大量不能輸出的落花生（製油的重要原料），不可避免地在毀壞着，在葡屬非洲殖民地的安各拉，莫桑鼻克，同樣在地球上其他部分的殖民地，農產品是等待着同樣的命運。

在西非的英國殖民地，由於戰爭而對外輸出不可能，已經開始毀滅可。在東非殖民地，據「柏林交易所日報」消息，有意地把本地的穀物和橄欖子充作燃料。歐洲戰爭，因為自己掠奪的竄大，殖民地可能從歐洲多數國家得到對於他們必

需的工業製造品。在現時歐洲國家中，僅僅一個英國是供給者。法國、荷蘭、比利時的殖民地和他們宗主國的聯繫是被切斷了。

所有這些，引起貧困，引起最必需的商品價格之驚人狂漲，加強並促進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會經濟和財政困難的增長。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在一年以內的發展，已經引導農業危機走向強烈深刻的道路。殖民地人民的飢餓，破產，窮困，在帝國主義者戰爭的藉口和劫奪之下，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L. Stachinow 譯)

## 歐戰帶來的農業恐慌

### 一 恐慌的一般姿態

從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結束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爆發，這二十多年中間，資本主義各國的農業恐慌始終如魔鬼似的陰魂不散地伴隨着整個世界經濟恐慌而出現。祇有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及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幾年間，恐慌的程度比較弱一些。可是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新的經濟恐慌又從美國爆發，很快就波及到農業部門。直到去年九月第二次大戰爆發，美國的農產品（例如小麥）價格還是停留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歐戰不但沒有力量消滅那個週期性的農業危機，卻在歐洲大陸上帶來了新的農業恐慌，帶來了饑饉和農業生產的極度破壞。

根據最近國際經濟研究機關的報道，有幾件事實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1) 在整個歐洲，一九四〇年穀物收穫較一九三九年減少將近一百萬森特勒。

(註)

(註) 森特勒 (Cental) 為歐洲衡制單位，每森特勒等於五十三公斤。



(又據另一估計，今年歐洲需要小麥四千三百萬噸，生產量不過三千四百萬噸)

(2) 多瑙河流域各國，今年小麥收成減少百分之四〇。

(3) 法國穀物收成，僅及往年百分之五〇。

(4) 比利時的牲畜，減少了百分之五〇。

(5) 丹麥的豬由三二〇萬頭減至二七四萬頭。

(6) 其他如何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國，正受食物缺乏之嚴重恐慌。

至於一切歐洲國家農產的收穫量的具體數字，沒有可靠的記載，而且這一類的數字，歐戰以後各國都秘而不宣，恐怕在這次大戰沒結束以前，它們是不會公佈的。在這裏，只能隨便舉些例子：

(1) 羅馬國際農業研究所曾公佈了下列的統計  
各國小麥收穫量(單位一萬萬公斤)

羅馬尼亞

一九三九年  
四四·九

一九四〇年  
二九·五

匈牙利  
意大利

三〇・七  
八〇・〇

二二・八  
七三・〇

一九四〇年的收穫顯然是減少的。

(2) 在七月底瑞典方面，曾有這麼一個報道：「倘從收到的收穫報告看，由於長期的旱荒，預期將有一個很大的歉收，甚至許多人還要担心到收成全無。」

(3) 在瑞士，在保加利亞，在匈牙利，都是歉收的年成。

(4) 法國的收穫量要算最不景氣。在一九三九年秋季所播種的冬季面積，祇及上年的一半。就從這個事實，可以測知它收穫量是為什麼要減少了。

在歐洲大陸上，雖然由於戰爭的關係，農業生產衰退，農產歉收，普遍的形成了一個恐慌的恐慌；但是在地球的另一面——美洲，却有大量的農產品過剩，而找不到它的市場，特別是南美洲各國。在阿根廷，曾將六百萬噸過剩的玉蜀黍，運到工廠或鐵道方面，當作燃料燒毀。在巴西，今年政府至少要向農民購進七百萬袋咖啡，或用毀滅的辦法「使它們跳出商業的圈子」。而沒有咖啡吃的歐洲人，只好「垂涎三尺」！甚至在歐洲鄰近的北非洲，也因為英國海上的封鎖政策，以前從摩洛哥轉往

法國的農產品，現在也因「此路不通」而失掉市場。

在歐洲，農產品價格飛躍地上漲，但是在美洲，依然是慘落和狂跌！這說明由於戰爭，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性和內在的矛盾，愈益暴露無遺了。

## 二 恐慌由誰造成？

帝國主義戰爭是一種破壞的戰爭，它將使人陷入長期的悲慘的命運途中，它直接毀滅掉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所以它又是一種倒退的戰爭。而戰爭的消耗，都是由各國的生產大衆來負擔的。據研究世界經濟的權威學者瓦爾加氏的估計，在現代的戰爭上，要便一位士兵在前綫作戰，就得要有六個到十個勞動者在後方來支持他。所以，戰時勞動力的缺乏，影響到農業生產的減退，是頭等重要原因。在德國，英國，特別是法國，由於戰爭的關係，人力的缺乏是目前農業上最困難的問題。在法國，就是在沒有戰爭的平時，它在農業上已經時常感到勞動力的缺乏了，在戰時自然問題更嚴重。我們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農業的收入只抵平時的一半，因此法國政府不得不允許已經入伍的農民在農忙時准予請假回家種田，以避免

## 農村經濟的破產。

在德國，目前是雇用了大批的波蘭人，比利時人以及其他戰爭中的俘虜，或是從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輸入工人，來救濟農業勞動的缺少。同時，一到假期，學生們都被迫着到田間去工作。

此外，馬匹和車輛的被征用，汽油的缺乏，（使農業上曳引機的使用受到限制）人造肥料的不足，都是使歐洲各國農產歉收的重要原因。一般資產階級的報紙上，都將今年底歉收歸罪於惡劣的氣候，說是因為春寒夏暑以及大旱所致。它們忘掉掉惡劣的氣候，如果沒有戰爭的威脅，尙可以人力來挽救，而今年歐洲之所以歉收，鬧成糧食的普遍恐慌，實在不能不歸咎於少數野心的政治家所發動的戰爭，濫毀了農村的生產力！

其次，海外糧食之停止進口，也是造成歐洲饑饉的重要因素。原來，從整個歐洲來說，食糧和藥料的需要是很難自給的。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九年之間，歐陸平均每年輸入穀物在九七一萬噸以上，而自給量祇有三六五萬噸。今年歐洲既然歉收，自然更需要從海外諸國輸入穀物了。但是大戰以後，海外糧食的進口幾乎已經停止，這就不得不加深了歐洲飢饉和恐慌的程度。下面一段新聞可以幫助我們對於

這一點的了解：

『……由於船隻的停止出海，使出口商受了極大的影響。……英法的船隻只能不定期地航行，德國的船隻則停留在港口裏。……意大利船隻曾經有一時期是停航過的，就是挪威的和荷蘭的船隻也是最後開始停航了。』（南美洲一個報紙的記載）

因此，南美洲有許多過剩的農產品便無法運輸到歐洲大陸去解救它們的飢饉。再其次，軍事行動對於糧食的直接損壞，乃更是不言而喻的。雖然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我們也可想像得之。例如機械化部隊底行動，摧毀了生長着的穀物；勞動者被迫服役或大批難民的流亡，減少了收穫的數量；轟炸引起了大火；洪水泛濫着大地（荷蘭）；運輸糧食的船隻，不斷被擊沉沒；在海港，在火車站，或者在製造的工廠裏，倉庫也常遭到空軍的炸燬。這種種，構成了食糧損失和加深食糧恐慌程度的又一重要因素。

至於在侵略者的德國，早在大戰以前，就已經徵發大批的耕種土地作為軍用，如建築飛機場，公路，和防禦工事等等。據「新世界論壇」週刊上指出，德國在一九三八年耕地面積，比一九三二年縮小了一、二八二、〇〇〇公頃（每公頃約六

十市畝），等於德國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四〇・五。這說明納粹國家在發動侵略戰的過程中，就種下了製造農業恐慌的種子，「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今天這些種子都在納粹國家裏發榮滋長了。

### 三 恐慌的轉嫁

少數納粹野心家製造的戰爭所引起的農業恐慌，其重担並沒有放在他們的肩膀上，而必然的轉嫁到納粹國家以及被佔領小國的農民生產大眾身上。

希特勒的門徒在戰前早就叫出「以大砲代替牛油」的口號，德國的人民早已縮緊了褲帶，現在恐怕是縮無可縮了。「新世界論壇」指出：「軍事防禦工程吞併了土地，農民的逃走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特別從居民稀少的區域逃避得厲害」。目前，德國邊境的農業區域，簡直有無人居住的景象。因此，該刊指出這些現象完全推翻了納粹統治關於德國人民的「生存空間不夠」的傳說。該刊這樣發問道：「人民沒有空間嗎？不是的！人民是從有廣大土地的空間逃走了，因為他不能在那裏生活。已經把他的良田奪去了，在這些田地上建造飛機場，軍事工廠與兵工廠；只保

衛大地主的利益，而不以他們的土地來擴大人民的「生存空間」。由此可見所謂「沒有空間的人民」的傳說，不是別的，正是一種危險的武斷宣傳。

其次，納粹德國爲了支持長期的侵略戰爭，就不得不強迫在五十三萬餘方哩佔領地上的一億七百萬人民，與德國人民踏上同樣的命運。

#### 四 先看波蘭

波蘭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國，去年德軍佔領波蘭以後，爲了「開發」波蘭，德國的鐵道隊及勞動服務隊飛速的趕到，和工兵隊協力，擔當了因戰爭而破壞的道路、橋樑、鐵道的修理工作。強迫投降的波蘭兵士，從事於整理菜園，飼養家畜等農村恢復工作。到了今年，德國更頒布了七十萬公頃耕地改良的四年計劃，以努力農產品的增產。現在正集中注意於馬鈴薯、亞麻、植物油等的增加收穫。而且規定：要是收穫額不到一定數量，就要依法科以罰金。因此波蘭的農民負有一種義務，必須供給德國以穀物、蔬菜等總收穫量的八成。這就是納粹德國將農業恐慌的重擔轉嫁於人的典型例子。因此，波蘭自從被德軍蹂躪後，土地荒廢，農產衰退，耕馬

和家畜數量激減，物價狂漲，雖然實行了憑券購買制，並不能保證食料品的不缺乏。麵包比前年已貴了十八倍，馬鈴薯貴了二十倍。雖有百萬人以上送往德國，可是，一般國民的生活依然陷於悲慘窮困的境地。

##### 五 再看荷蘭與比利時

「荷蘭佔領以後，在市場底開闢上，立刻做了一樁模範的工作，雖則橋樑和鐵道都被損壞，可是，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不但已把荷蘭一向輸往德國的農產品底市場恢復起來，並且還把荷蘭從前輸給敵國的貨物，一齊運到德國。在現在這幾個星期中，每天總有一百輛火車以上的菜蔬從荷蘭運到德國去。」（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柏林交易所日報）

因此，現在荷蘭人民和德國人民一樣，有着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在荷蘭，麵包和麥粉已經實行計口授糧制度，每人每週限購二公斤麵包。「淨白麥粉本是荷蘭底主要消費品，現在是將被沒收了。因為小麥要碾得粗一些，並要把黑麥粉和馬鈴薯粉混在裏面」。



在荷蘭，雖然有德國「賜」予「照顧」，設立了國家補助委員會，使失業者從事於荒廢了的土地之再建或送往德國去，藉以解決失業問題，但是，今天依然有三十萬失業者羣在荷蘭國土上徬徨着。

至於在比利時，在法國，都逼着差不多相同的境遇：

在比利時，失業問題的嚴重不會比荷蘭減輕。縱令恢復工作在急速進行，失業者羣依然是大批大批地出現。爲了農業的「開展」，比利時的仔廝和失業農民也會被德國強迫了參加勞動。在比利時，也有着食物消費的嚴格限制。成年人是不准吃牛乳的，同時小牡牛的餵養也是被禁止的，牝牛的數量必要時還要加以減少。總之，在長期中不允許牛的數量增加，爲的是節省芻料，減低糧食恐慌的程度。

法國自從向德國屈服以後，在農村經濟上也不得不被納粹德國統制着。由於貨幣交換比率的懸殊，（一馬克等於二十法郎）法國的農產品不斷地流入德國，法國本來是糧食不足的國家，至此，法國農民格外顯得饑饉威脅的嚴重了。

因爲農產品收穫的減少，戰爭消耗的浩繁，歐洲一般國家都實施了糧食底嚴格統制。但是，不管糧食統制如何嚴密，地主富農甚至中農們總有方法借助於自己耕種的農產品，來使他們底日常生活過得優裕一些。住在城市裏的富有者，更可買到

非統制的食品，如魚類、野味、家畜、蔬菜、鮮果之類，（雖然價錢貴一些）以補計口授糧食品之不足。所以，一般說來，富有者們就是在戰時也永遠不會陷於饑饉的。饑饉與貧困，無論在何時何地，是永遠跟隨着貧苦的農民大眾以及一般勞動人民的。『他們雖然能夠經常領到計口授糧的分配券，而不能得到在券上所表明的一份量；甚至他們底收入太低，實在無法去購買所有的計口授糧的物品』。（瓦爾加：歐洲在饑饉中）這告訴我們：帝國主義戰爭決不會被勞動大眾所歡迎，所歌頌！

（張西超）

## 戰爭與饑饉

### 一、糧食恐慌對於納粹的威脅

「戰爭已變成持久戰了。這種戰爭的勝負，將來不是由坦克師團的閃電式的猛攻來決定，而是由經濟資源來決定。德國在這種戰爭裏，是決不能夠致勝的。」

在蘇聯的德軍俘虜最近發表的宣言中曾這樣說。真的，納粹德國這次發動的侵略戰爭，在最初的階段固然靠着它坦克師團的猛烈閃擊，曾取得了若干優勢；但是現在戰爭已經變成持久的局面，迫得希特勒非進行終年累月的長期戰爭不可。長期的戰爭對於納粹德國是不利的；經濟資源，特別是作為軍隊主要給養的糧食，目前已發生着嚴重的問題，如果更往後去，希特勒非要失敗在這上面不可。

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儘管在好幾年以前就喊出了「以大砲代替牛油」的口號，要德國人民束緊褲帶，為法西斯效勞；然而餓了肚子畢竟是不能打仗的。就是在兵工廠裏製造殺人利器的工人們，如果肚子吃不飽，也無法轉動機器的。德國自從發

動戰爭以來，雖然實行着食物的定量制度，藉以限制人民的消費；然而由於戰爭的曠日持久，戰綫的不斷延長，作戰的士兵和軍需工業的工人，有增無減，因此糧食的需要總量，勢非增加不可。根據第一次歐戰的經驗，戰時糧食的消費，要比平時增加百分之二十。德國的糧食生產量，在平時已經不夠消費了（它在一九三八年時糧食的自給能力只有百分之八十三；就是後來併吞了捷克、奧大利、和波蘭以後，也只有百分之八十七），何況在戰時？

而且歐洲各國的糧食大都是不能自給的。除掉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和丹麥稍有餘糧外，其餘如挪威、瑞士、比利時、荷蘭、芬蘭、希臘、瑞典、意大利、法蘭西以及德國本身，都是糧食不足的。從全歐洲（英、蘇除外）來說，糧食的自給量只有百分之九十。再加上戰時農村勞動力的缺乏，肥料的不足，因汽油缺乏而農業機器的使用受限制，以及軍事行動對於糧食生產的直接毀損等原因，更使歐洲的糧食發生嚴重的恐慌。

侵略者怎樣處理和解決這個糧食恐慌的問題呢？

唯一的辦法，只有施行納粹的手段：對在其鐵蹄下的歐陸諸佔領國家，加緊那瘋狂的劫掠！

## 二 納粹在歐陸的掠奪

「德國侵略者們，已奴役歐洲各國人民，從法蘭西一直到波羅的海各共和國；從挪威、丹麥、比利時、荷蘭和白俄羅斯，一直到巴爾幹各國和烏克蘭，把這些國家人民的基本民主自由剝奪殆盡，把他們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剝奪殆盡，把他們的五穀肉類和原料搶掠一空。把他們變成了奴隸。把波蘭人、捷克人、塞爾維亞人釘到十字架上。而且下了決心，既已取得了歐洲的霸權，現在，他們就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建築德國對全世界的霸權了。他們就把這個叫做歐洲「新秩序。」」

斯大林在蘇聯二十四週年國慶紀念大會上曾這樣說。不錯，納粹德國所謂歐洲「新秩序」，實質上就是「掠奪的秩序」，「饑饉的秩序」，除此之外，在納粹蹂躪下的歐洲許多小國，實在找不到什麼「新秩序」了！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新秩序」的實質罷：

在挪威，當德國軍隊一到，往往搜查每一人民的住宅，將金屬製成的鍋釜爐灶，囊括以去，甚至還要拆去門上把手的螺釘。至於挪威農民收割的馬鈴薯，更被搶

掠一空。挪威所產乾魚片，被德軍運走的達一千二百萬公斤。其他咖啡，砂糖等食品，被劫的也不在少數。挪威被佔領後，早已實行憑券購領糧食的制度，以限制人民的消費。由於糧食來源的缺乏，每人所可購領的數量一再減少。往往有些「精進」力盡之家庭主婦，在街頭排隊呆立數小時之久，仍然兩手空空，廢然回家！」

在丹麥，納粹德國因為要減少飼料的消費，曾於去年下令全國屠宰牛七十五萬頭，豬一百五十萬頭，雞七百萬隻；同時改變牧場為耕地，嚴格實行糧食定量分配的制度。但是儘管希特勒用盡種種高壓的手段，今天丹麥的糧食問題，仍跳不出恐慌的深淵！

在比利時，也有着食物消費的嚴格限制。成年人是不准吃牛乳的。同時為了節省飼料，還限制着牛的增產，失業者大批大批地出現，被納粹們強制着服勞役。

在荷蘭，和比利時相倣，麵包和麥粉早已實行計口授糧制度，每人每週限購二公斤。『淨白麥粉本是荷蘭底主要消費品，現在是將被沒收了。因為小麥要碾得粗一些，並要把黑麥粉和馬鈴薯泥在裏面。』當去年荷蘭被德軍佔領後，在幾星期中每天總有一百輛以上的火車滿載着菜蔬，從荷蘭運往德國去。

在芬蘭，糧食恐慌的嚴重性，早在本年七月就已開始。那時商店中已久無食品

出售，若干工廠工人，雖有麵包證，亦有好多天領不到麵包，甚至發生工人全家自殺的現象。某日，某工廠有一批定購的糧食運到，忽有饑餓羣衆，蜂擁而至，衝破了倉庫，將糧食搶劫一空。今年秋收的時候，有許多地區，農產尚未成熟，即強行收割，尤以東部各地爲最甚。最近糧食恐慌，已成災難，許多民衆都在挨餓中。憑券購領的麵包，每人每天已減至八十公分。九月份起，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兒童可領得白麵包。

在羅馬尼亞，現在人民也有『坐以待斃』之感。羅馬國的糧食本來是有多餘的，但因爲不斷運往德國，也造成了嚴重的恐慌。肉類，雞蛋，及乳製品，固然在市場上絕了跡，甚至馬鈴薯也無法可以買到。

在南斯拉夫，其命運與羅馬尼亞相同。南國的存糧，被納粹德國搜括一空。德國匪兵，不僅強奪了農民的牲口，五穀，和麵粉，甚至連硬麵包亦不肯放鬆。

在保加利亞，當今年秋收以後，政府即命令各地當局將小麥，裸麥，燕麥及大麥的全部收穫一律登記，並強迫農民將上述產品售予國家穀物出口機關，運往德國；反抗這個命令的，要依『人民總動員法』嚴辦。因此保加利亞雖原係餘糧之國，現在也不得不發生類食恐慌了。

波蘭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國家，德軍前年佔領波蘭以後，便規定着波蘭農民的一種義務：必須供給德國以穀物，蔬菜等總收穫量的八成；而且規定着一定的收穫額，如果不到一定的標準，就要依法科以罰金。這末一來，波蘭農民那就不不得不在飢餓線上掙扎了！

希臘，現在也已陷於饑饉狀態。希臘土壤瘠薄，糧食向來不能自給的。由於愛琴海對外交通的斷絕，糧食的來源既沒辦法，而國內佔領軍的給養須供給，糧食問題的嚴重，可想而知。各商店的存貨，均已銷售一空，就是有分配券，也買不到。在黑市場中，雖然出了最高的代價，也只能買到少量的東西。例如雞蛋要十二法郎（一法郎在戰前合我國約二角）一枚，馬鈴薯要七十法郎一公斤，麵粉要一百法郎一公斤。物價這樣高，怎麼不要使一般人民餓肚子？

法國的人民逃不掉同樣悲慘的命運。最近德國將法國境內收穫的全部馬鈴薯，強取豪奪，運往德國。在許多村莊中，農民紛紛設法埋藏穀物，並積極抵抗佔領當局的無理措置。

甚至意大利，在希特勒的幫兇墨索里尼統治之下，民衆的消費也日益受到限制。國內南方各地民衆完全買不到肉，北方各地每週亦僅能共領一百公分的肉。欲爲



兒童購領牛乳，亦不可能。自十月一日起，所有白蘭地與乾酪均禁止發售；馬鈴薯與蔬菜，亦不准自由買賣，歸政府統制分配。在『福利』，有一天，當墨索里尼車經過城中時，有一羣人結隊狂叫：『打仗打夠了！給我們麵包呀！』

這真要使法西斯勇士們啼笑皆非了！

### 三 鐵蹄下的農民反叛

「烏克蘭人決不會當德國法西斯的奴隸的！他們都已發誓，要把他們最後的一滴血，都貢獻出來，消滅殘忍嗜血的吃人生番希特勒的股匪，而解放我們祖國的領土。每天都有越過越多的，成千成萬的人民，參加游擊隊了。」

冬天已經帶着它那漫漫的，黑暗的長夜到來。法西斯都盤在鄉下的房子裏，而人民不惜犧牲自己的財產，到處放火驅逐惡棍。在各城市和各鄉村中，光榮的愛國志士，殲滅法西斯惡棍，就像殲滅瘋狗一樣。」

這是烏克蘭名作家科爾尼楚克在『烏克蘭人決不會當奴隸的』一文中所說的。這就是說，希特勒發動了瘋狂的侵略戰爭，使千萬歐洲的人民陷於饑饉，死亡和悲慘的境地，這是人類空前的浩劫，歷史上罕有的災難。但是今天希特勒的侵略

也已經使千萬民衆揭竿而起，掀起反侵略的怒潮，來打擊純粹的惡棍們，加速希特勒的崩潰。

在烏克蘭，今天固然已經有成千成萬的人民，他們爲了免於飢餓，爲了世世子孫不做亡國奴，羣起參加游擊隊，忍痛犧牲目前的一些財產，到處放火驅逐惡棍，以換得將來永遠的自由和幸福。就是在挪威，在芬蘭，在塞爾維亞，在捷克，保加利亞和波蘭，在法國和歐洲每一角落，成千成萬的人民爲了飢饉，爲了死亡，爲了不願意做奴隸，也同樣起來反抗了。反侵略的烽火，已燃遍了整個歐洲大陸，這是使純粹惡棍們最傷腦筋的！

我們隨便舉幾個例：

據十月十九日挪威的電訊說：『希特勒匪徒血腥之恐慌，並未能消滅與德國侵略者奮鬥的挪威人民之抵抗力。挪威職工會領袖，挪威工人，不顧法西斯如何厲行恐怖，任意開槍，大批逮捕，仍繼續對德軍之定貨實行怠工。德當局決定將一萬名熟練工人調入德方掌握之企業，或爲德軍工作之企業內工作，雖三令五申，對違抗命令者橫加威脅，野蠻迫害，而挪威工人中依然無一動手工作者。』目前挪威工人大規模的反德大罷工，正在不斷發生着。飛機場和軍火庫被愛國份子炸毀的消息，

也時有所聞。

芬蘭北部的各區，全體民衆都在挨餓中。飢民暴動的事件，一天比一天多，在十月的某日，赫爾新基（芬京）的市場上，運到了七百桶劣等小魚。這個消息一傳開去，立刻有了大批飢民趕到市場，排一公里長的行列，約有八千餘人，通宵達旦，直到第二天還是買不到一條小魚。最後，魚店開門了，但向全體飢民說：『所有拉蘭克魚，（此種小魚出自拉蘭克，故名。）現在已經完全賣光了！』於是羣衆高喊着：『德國人從我國滾出去！給我們麵包！救救我們快要餓死的孩子！』直到深夜，警察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將示威的羣衆驅散。

塞爾維亞的農民是富於反抗精神的。他們不甘將新收穫的穀物資敵，寧願付之一炬。佔領的當局實施強迫勞動服務，迫使塞爾維亞人爲希特勒德國生產糧食，他們寧願放棄家園，逃入森林，對敵作戰。德方任命的行政長官，最近發表廣播演說時，公開承認各地房屋與森林大都已爲塞爾維亞人焚毀，並說：『全國已經血流成渠』。

據十月間的消息，納粹在捷克斯拉夫施行的恐怖手段，已達驚人的程度。被禁閉於德方監獄及集中營內的捷克人，已達十五萬名。在數月之間，遭槍斃或處絞刑

或投入監獄的即有數千名。今天，捷克民衆已經到了不得不以鬥爭回答納粹的時候了。德國軍需品堆棧的爆炸事件，德國梯隊兵車及軍火列車的出軌事件，一天多似一天：各地兵工廠中的破壞事件，已是司空見慣。飛機製造廠，坦克車製造廠以及其他軍事工業部門，均相繼發生大罷工。

蘇保加利亞反德的破壞行動，也逐漸多起來了，例如軍火庫的縱火焚燬，火車的隕軌，各地農民一致拒絕以穀物交付出口局機關（去年自部爾加斯區輸往德國的穀物有三十二噸，而今年則由於農民的抵制，還沒有一公斤的穀物輸往德國。）等事件，都可以看出保國的反德是不會後人的。

德國對於波蘭的壓迫，無疑是特別利害的。因為它位於德蘇之間，與希特勒軍隊在蘇聯的作戰密切有關，然而正因為如此，波蘭的游擊隊，也就特別弄得活躍。對於憲兵警察的襲擊，已變成經常事件，就是法西斯的報紙，對於這類消息也不諱言。波蘭農民由於經常不斷的徵發，激動公憤，往往縱火焚燒堆棧，阻止德方將從民間奪來的糧食運出。因此，波蘭鐵道上火車出軌的事件，層出不窮，使德國當局不得不大量增派衛隊，去保衛車站、橋樑、鐵道貨棧、起重機及糧食列車。

至於以愛好自由著稱的法蘭西人民反法西斯運動之高漲，我們可以從最近報紙上

轟動一時的所謂『入質』事件略知一二。法西斯在佔領區各鄉村的殘徵暴斂，是激起法國人民反抗的直接原因。全國農民已經從事穀物的埋藏運動，藉以抵制法西斯的掠奪；工廠工人的罷工運動，也逐漸發生。維琪政府對於這一類事件，是會感到頭痛的。

總之：希特勒所發動的侵略戰爭，『新秩序』是沒有建立，建立起來的却是『飢餓和死亡的秩序』，而今天全歐洲人民，已經掀起了反侵略反法西的怒潮，來答覆『新秩序』的建立。『德國在這種戰爭里，是決不能夠致勝的！』

（張西超）

## 戰爭浪潮激盪中的美國農業動態

法西斯侵略者所發動的反動戰爭，差不多陷整個世界於騷亂不安的地步，這一反動戰爭的危險性和破壞性，不僅在軍事上的掠奪性質上表現出來；同時在世界經濟方面也引起劇烈的變動和深刻的危機。

美國，毫無例外地是被這一戰爭的浪潮激盪着。「美國走向戰爭」，「美國在戰爭的邊沿」，事實上美國早已感到由於法西斯侵略戰爭所引起的結果，對於自己的嚴重威脅，同時將根據這一點來抉擇自己的前途。因此，在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中美國所處的地位和作用，是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的。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美國農業在戰爭浪潮激盪中發展的趨勢及其出路。

### 一 美國農業的生產基礎和生產過剩

誰都知道美國不僅是高度資本主義的工業國，同時也是高度資本主義化的農業

國。美國農業之踏上資本主義化的道路，自然是伴隨着工業生產力之高度發展的要求而來的，但美國農業的資本主義化是在新大陸的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上形成的，它差不多不知道有所謂封建制度的殘餘，因此西歐移民帶去的新的生產方式，很快地統治了整個新大陸，在美國大部份領土上，資本主義的農場經營，由於大量自由土地的獲得儘量地發展起來。

由於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暢快發展，大大擴張了耕地面積，提高了農業中的技術改造，同時由於工業生產力的刺戟，鐵路交通的發展，工業技術的進步，國內外市場容量的擴張，這在在都誘發農業生產力之進一步的開拓。特別自南北戰爭以後，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引發農業的向前發展。自頒佈關於殖民及耕作殖民者無代價土地分與的法令後，更促進了由密士失必河以西區域的迅速殖民。在新開發的巨大疆員上創立了穀物農場，有價值的植物栽培，畜牧業，木材供給，以及金屬探掘的新區域。

工業和農業是相依為命的，工業給農業製造了農業機器，提供農業以科學技術的改良；農業給工業生產原料，提供都市人口以糧食，在十九世紀末葉，美國經濟猛烈上昇時期所造成的『光榮發展的美國速度』如果沒有占美國全部領土一小半（百

分之四十六)的農業基礎，也是不可想像的。

因此，在美國工業重大發展中，農業却保有非常巨大的重要性，美國從事工業生產活動的人口約三〇·九%，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人口約二一·九%。在輸出構成中美國起初幾乎專門輸出原料和食糧，工業化時期雖然原料在輸出中的份額降低了，工業製造品的份額加大了。但如果就美國的輸出構成跟英德比較，那末在美國的輸出中，原料仍占重要的地位。一九三六年美國出口貿易，工業製品占輸出額的四八%，原料及半製品占四四%，食糧占八%。棉花是和機器，汽車及石油平行輸出的最大量的物品之一；穀物，畜產品，果類也都依靠大量的輸出。儘管美國由於高度資本主義的工業發展，相當提高了工業製品的輸出比重，相對減低了原料輸出的份額，但顯然的，在美國無論工業或者農業的許多最重要的部門，都是在廣大的規模中為國外市場而工作，如果失去國外市場，對於整個美國經濟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動，這是可想而知的。

美國是資源相當豐富的國家，除一部份特別重要的原料如樹膠、錫等須仰給於國外的輸入外，各種農業生產品，如小麥、裸麥、燕麥、大麥、豆類、稻米、玉蜀黍、馬鈴薯、烟草、家畜中的馬牛羊鷄，被歐洲移民帶到美洲的農產物和牲畜，在



現時都有大量的出產。

此外，美國的森林占有美國全領土的百分之二十五（一萬九千公頃），僅次於蘇聯和加拿大；美國的畜牧場占有美國農業面積的一半以上，耕地面積中約有百分之七十生產家畜的飼料。作為飼用作物的玉蜀黍，占有美國全部播種面積的百分之三十，次於玉蜀黍最普遍的是小麥生產，就小麥的收穫量說來，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間平均是二萬三千萬公石，在資本主義各國中占有第一位。

至於技術作物的棉花，對美國尤其具有重要性。棉花的播種占總面積的百分之十三，收穫量平均有三千萬公石，除蘇聯外，幾占世界收穫總量的百分之六十。差不多成為世界市場上棉花的主要供給者。就烟草的收穫量說來，美國占世界的第一位，糖菜播種對於美國農業經濟也有着重大的意義。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美國農業中的統治，使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達到很高程度，這在美國農業中雇傭勞動廣泛的採用，生產的機械化，農產品的高度商品性質，以及個別農業區域生產的趨向於專門化等等中表現出來。

資本主義生產雖然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同時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必然引致生產過剩和經濟恐慌，伴隨着工業的週期恐慌，農業是經常被工

業恐慌轉嫁和犧牲。在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上，從一九二九年起，美國開始脫離了自己的繁榮時期，而平靜的外觀被深刻的內在矛盾所掘毀了。一九二九年秋天從美國開始了慘酷的恐慌，這一恐慌不僅震撼着美國的經濟，同時更銳化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的進程。不僅美國工業生產率表示停頓和下降，同時尖銳的農業恐慌和工業恐慌交互錯雜的發展，耕地面積人為地縮減，農產的生產過剩，土地抵押債務的增加，中小農業經營者的大批破產和廣大農民生活的惡化，迫使人們從農產品的燬壞中來尋求出路，幾百萬噸的小麥和玉蜀黍拿來當作燃料，幾百萬隻豬都已被消滅了的。但另一面却存在大批的失業和人民消費不足的現象。

一九三九年九月納粹希特勒在歐陸發動的侵略攻勢，更窒息了美國經濟發展之路，美國之所以關切歐洲戰爭的發展，不是毫無緣由的。

在這次歐洲戰爭的初期，美國以及其他農業的和殖民地的國家，企圖從交戰國方面提高農產品的需要和價格，打算增加收入來改善農民的經濟情況，却無法實現，反之，農村經濟和基本農民羣衆的生活是急劇地惡化了。

納粹希特勒在歐洲掀起的戰爭既沒有使得農業危機消滅或減輕，而相反的，使美國農業危機達到了頂點，儘管美國用種種方法限制生產和獎勵輸出，然而農產品

大量過剩的現象，仍普遍存在。有一些國家，缺乏必要的食糧而訴諸嚴酷地限制口糧或禁止糧食的輸出；同時，在美國却有着大量賣不出的農產品。

一九一四到一九三九年，相隔二十五年，世界經濟的發展異常複雜化了，特別是在各國軍備競爭之下，農產物更遭遇了悲慘的命運。

例如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歐洲國家的需要，在原料——礦產和農產品的食糧之間，較為平衡。在現時，由於黃金貯藏的缺乏，以及保證必要的有色的和黑色的金屬，石油和橡膠，纖維和化學品的最高限度的需要；使得糧食和農業原料在一般需要當中，退居末位。日德意，甚至英國和法國的經驗，可以說明這一點，這些國家對於大西洋諸國，特別是美國食糧生產品的需要，在總輸入當中是大為跌落和縮減了。

美國國內的市場，一般地較為薄弱，不夠消化他們的農業生產品，因此，戰爭開始之前，世界市場的銷路已經對於美國演着實際的作用。然而戰爭沒有引起追加的需要，毋寧說是相反，由於交通困難和貨幣緊縮，海洋的封鎖，猛烈而冒險的海底戰爭所引起的水腳和保險費的昂貴，使得美國繼續堆積大量過剩的農產品，這就必然地加深着美國農業的危機。

潘汀斯 (Parkins) 在『美國的農產過剩與國防事業』一文中寫道：『平時，我國百分之四十五的乾梅，百分之三十的葡萄，都向海外運銷。但到今日，沒有一磅乾菓能到達希特勒征服的國土。我們有四萬萬担多餘的小麥，而加拿大一地却有一五萬萬担同樣的東西，準備着出口。一九四〇年我們會將六百五十萬包棉花運出國外；預料今年的棉花出口，不會超過二百萬包，在去年未收割棉花以前，就已經有八百萬包的棉花找不到銷路』。

去年美國是個豐收年成，農產品的過剩，在現時自然格外龐大，並且，由於生產過剩，主要生產者中小農民的生活狀況是大為惡化了。

## 二 從農村經濟的個別部門看

先看關於小麥部分。小麥是農業商品中基本的國際商品，而小麥的貿易，在世界市場上，美國是四大輸出國（美國，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亞）之一。

近二十五年來，世界範圍內的小麥播種面積有顯著的增加。（蘇聯不計在內）

年 份

播種面積（單位百萬公頃）

一九〇九年	——	一九一三年	八五·〇
一九二三年	——	一九二七年	九七·二
一九二八年	——	一九三二年	一〇七·九
一九三三年	——	一九三七年	一一〇·五
一九三七年			一一四·二
一九三八年			一一六·八
一九三九年			一一〇·〇

播種面積二十五年來差不多增加了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公頃，伴隨着播種面積的增加，收成總額也激增了。但是，這種面積的擴張，在各個國家是不平衡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加拿大的小麥生產就趕過了美國，佔輸出國的第一位，阿根廷佔第二位，美國在現時和澳大利亞是屬於第三和第四位。

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七的五年中，美國曾經有過兩個大旱年。美國小麥生產平均數較為減少，一九三七到一九四〇年，美國各地都有很高的收成。由於近年來唯獨有利的氣候條件而獲得大量豐富的收成，造成美國小麥生產前所未有過的紀錄。根據最近材料估計，一九三九年美國的收成有二萬五千五百萬公石，超過一九

三八年二萬五千三百萬公石。美國過剩生產和收成相加約等於二萬七千二百萬公石，國內消費約一萬七千萬公石，輸出的剩餘達到九千五百萬公石。與美國小麥生產過剩同時存在的，加拿大的輸出剩餘達到一萬三千萬公石（一九三九年數字）的龐大數量。加拿大這種過份剩餘，使得英國有着可能滿足自己差不多兩年的消費，而無須求諸美國。因此，儘管美國於一九三九年實施輸出獎勵辦法，而小麥的輸出仍很困難。

這種輸出過份剩餘，不能不使最近兩年的小麥價格趨於跌落。

第一次世界大戰，相當地使美國大規模生產小麥的農業企業主在對歐提供穀物當中賺了錢。在當時，戰前的價格不斷地跌落，戰爭急速地停止了價格的下跌，並使價格趨於上漲。例如從一九〇九年每普式耳（合三五·四市升）〇·九一美元價格跌到世界大戰前一年（一九一三年）〇·七九四美元；自一九一四年起，每普式耳價格從〇·九七四美元增漲到一九一九年二·一六三美元的最高價格。

美國的小麥播種，在價格增漲的影響之下，從一九一三年的五千二百萬英畝增長到一九一九年的七千三百七十萬英畝；即增加了二千二百萬英畝的廣大面積。總收入從六萬萬美元增加到二十萬萬美元，即增加三又三分之一倍。然而所有這些情

形，終於使突然的慘變來到了。小麥經濟「繁榮」的終結終於出現了。小麥的輸出，戰前沒有超過一萬四千萬普式耳，一九一四年增到三萬三千五百萬普式耳，而一九二〇年是三萬一千二百萬普式耳，這之後就開始一貫的下跌，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年相當於三千二百萬和二千五百萬普式耳，而在下述三年，即一九三四，三五，三六年，甚至所有淨輸出相當於三百萬，三千一百萬，和二千六百萬普式耳。這對於美國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隨着價格的跌落，農業經營者的收入是顯著地減少了，從一九一九年的二十萬萬元減少到一九三二年的二萬八千九百萬元。

世界小麥富源，在一九四〇年是空前的大量堆積。因此，芝加哥和芬尼背克的交易所，在歐洲宣戰的一九三九年九月，希望立刻提高價格到很高的水準。可是，價格一度提升之後立刻又回跌了。這是因為在歐洲方面沒有繼續大規模的小麥購入。小麥的生產過剩，在英國自治領的加拿大已達驚人程度，因此世界小麥主要輸入國的英國，在最近兩年之內，不用支出貨幣向美國購買小麥。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輸出較多於加拿大，現時加拿大的輸出却一倍於美國，澳大利亞的輸出幾與美國相等，阿根廷的輸出較美國多一倍半，總共上述三國

近年來的輸出較美國多四倍半。在這種情形下，儘管美國於一九三九年實行小麥輸出補助金辦法，也沒有輸出一萬萬普式耳。根據一九四〇年美國的實際狀況，小麥的輸出也沒有超過一九三九年；小麥價格較一九三九年跌落了六九·六%。

一九三九年八月，美國農業經營者出售全部生產品的收入，甚至較低於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七年的當時，美國農業經營者從出售全部生產品當中得到五十萬萬元，一九三八年同一時期，全部得到四十三萬萬元，而一九三九年是四十一萬萬元，即少了二萬萬元。

儘管如此，美國的小麥播種面積，一九四〇年沒有減少，反而從五千五百萬增加到六千二百萬英畝。這就是說，美國交易所預計歐洲戰爭可以使小麥堆積稍稍消除，此外只有希望因乾旱而歉收能夠提高價格。

其次關於棉花的生產。棉花這一部門，無論在大量生產上，或者大量輸出上，美國都是首要的一個國家。

美國出產棉花，一九三七年差不多佔世界總生產的百分之五十，而一九三九年是百分之四十二。這說明了美國在世界棉花生產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它對國外市場的巨大依賴性。美國生產一千二百萬到一千八百萬包的棉花，國內市場消化五百萬



到六百萬包，其餘都依靠輸出，這就是說，輸出自己全部棉花生產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國內市場的容量要依靠人民購買力的情形，而在現時這種購買力是很低的。

在美國，有一百六十萬農場經營者從事棉花生產，其中多數是零細租地經營者的黑人，他們過着極度貧困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的棉花播種面積，在三千萬到三千六百萬英畝之間。一九二九年危機以前相對穩定的年份，棉花播種面積達到四千六百萬英畝的最高記錄。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時期，減少到三千六百四十萬英畝；一九三七年，播種面積全部只有三千四百萬英畝，即稍低於戰前的面積。此後根據國會的決定，棉花播種面積，急速減少到二千五百萬英畝，即較一九一三和一九一四年的播種面積低百分之三十。棉花播種面積的巨大縮減，顯示出美國農村經濟的這一重要部門的情況很不好。二十五年來美國人口是增加了，而美國的棉花，這一重要的工業原料的播種面積却減少了。

一九三七年，美國棉花差不多出產了一千九百萬包，超過國內消費的三倍，在國內反映出前所未有的棉花過剩，特別是一九三七年新的經濟危機交互錯雜的發展

，儘管在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年棉花播種面積急速的縮減，以及隨着面積縮減，收穫額跌了三分之一，可是棉花過剩，在國內外消費降低的情形下，依然達到淒慘的程度。

國內消費的縮減可以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大眾慢性的失業來解釋，而在對外市場上，另一個原因就是作為美國棉花生產競爭者的印度，埃及，巴西尖銳的市場鬥爭，此外另一些棉花消費者的國家，在戰時用發展人造絲生產的方法，擺脫棉花的必要輸入，人造絲的生產，每年達到巨大的規模。

美國政府開始於一九三二年努力於人工地保持甚至提高棉花價格，採取合作社倉庫收買棉花辦法，同時美國農林部支付農業企業主以高額補助金和貸金，並支出獎勵金來縮減棉花播種面積。

所有這些企圖掃除或減輕顯然的生產過剩，沒有引起什麼結果。美國的棉花堆積，在這次歐戰前夜的一九三九年八月，曾達到驚人的記錄：（單位千包）

年 份	世界產量	美國產量	美國對世界產量%
一九一三年	二五八〇〇	一五八〇〇	六一·三
一九二九年	三六七九二	一九二三三	五二·三

一九三七年	五〇三〇九	二四六四七	四九・〇
一九三九年	四九四〇〇	二六〇〇〇	五二・六

美國棉花過剩的銷路前途，甚至最樂觀的美國農林部代表的估計，也很悲觀。羅斯福表示，棉花問題是美國頭等問題。一九三九年末，一九四〇年初，棉花的消費在美國和英國雖略有增加，但怎麼樣也沒有達到美國棉花的世界消費程度，美國棉花的過剩，一九四〇年八月，不下一千二百萬包，而八月到十二月之間僅輸出六十萬零三千包。

棉花的價格和棉花生產者的總貨幣收入，由於過剩，是猛烈地跌落了。

希特勒在歐洲引起的戰爭慘禍，給美國農業經營者帶來了什麼呢？能夠同樣地認為如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美國將是英意日法和其他未封鎖國家棉花的獨佔地提供者嗎？

直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徵兆，在法西斯侵略戰爭未被消滅以前能夠給予美國可能來改善經濟狀況。同時，美國現在時已經不是世界市場上棉花獨占提供者，其她主要產棉國家，在價格和貿易條件下，都較美國為更接近購買者。

如果一九〇九到一九一四年美國棉花生產對英國屬地（印度、埃及、烏干達）的

棉花生產比率是二·五八比一，那末現時已經是一·八六比一。因此，儘管美國用嚴厲的方法，實行棉花播種面積的縮減，而銷路前途仍然暗淡。跟着這種情形，不得不引起價格的跌落，債務，貧困的增長，以及千百萬農民的失業和破產。

再講到糖的生產。近二十五年來，糖的生產量，就世界範圍說也是大量激增，單是糖蘿蔔一項，從全部增加一萬二千五百萬噸產量當中，就相當於九千七百萬噸，幾佔全部增加產量的百分之六十五。這種增加，使得以糖的生產為主要的經濟基礎的美國殖民地（庫巴、波爾多里哥、佐治亞、菲律賓）的土著中小農民，遭受空前的破產危機。

世界大戰的四年中，美國人工地刺戟糖的生產，特別在接近交戰國的庫巴。世界大戰的四年中，庫巴生產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當時糖的價格，經過美國專門統制之後，從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每斤〇·〇五八美元，漲到一九二〇年五月〇·二二元，即差不多漲了四倍。然而好景不常，就在一九二〇年夏季，糖的價格慘落到每斤〇·〇三六美元。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的經濟危機時期，糖的價格一直跌到頂點，一九三二年糖價跌到半分錢一斤！

在大戰四年中，英國發展了屬地的糖的生產，因此世界市場上糖的最大購買者

的英國，仰給美國糖的輸入是大大減少了。

一九四〇年初，世界糖的堆積，估計有一千萬噸，因此美國糖的輸出遭受嚴重的排擠；同時糖的消費，由於戰爭和世界貿易的衰落而降低了。糖的生產過剩是增長着。即以波爾多里哥地方為例，一九四〇年夏初一千八百萬居民中就有三十萬人失業，製糖廠因為銷路縮減和大量糖的過剩，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幾乎無事可做。

最後講到烟草——這一最強烈依存於對外市場的生產部門，同樣存在着大量生產過剩的現象。歐戰爆發之後，世界市場上烟草基本購買者的英國，直接禁止烟草的輸入，造成墾培啓、田納西、卡羅來納和味吉尼亞各洲中小農場經營者非常困難的條件。至於喊着用大炮代奶油的法西德國及其蹂躪的國土，烟草的輸出更是無望了。

### 三 美國農業往那裏去？

從上面的敘述中不難看到，美國農業在第一次大戰時期，可算是過度繁榮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美國農業開始踏入衰落的道路，儘管一向是主要農業生

產品價格在國內外市場上的慘落，而一面生產過剩現象仍無法消滅。同時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這次歐戰爆發前一段時期，美國農產品在世界市場上遭受競爭的排擠，世界輸出的獨占地位無法保持，而相反地是慘況愈下了。

一九二九，一九三七的經濟危機更使美國農業危機的發展尖銳化了。到一九三九歐洲宣戰的前夜，美國過剩農產品需要國外市場甚異常的迫切，但是美國却沒有從這次戰爭中實現自己的願望。

納粹在歐陸的勝利，封閉了美國對歐貿易門路。同時戰爭一開始，無論交戰國和中立國對農產品的輸入和消費都價格的加以限制，以便集中外匯來增加軍需品的輸入。因此大大減低了對美國農產品的需要。一九四〇年的美國豐收，從美國人看來實在『可算是一件不幸的事變』！。

在生產過剩國外農產品市場萎縮的情形下，美國國內市場的擴大和農產消費的增加自有其重要性。

顯然的，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背面，就埋伏着一個消費不足的問題，國內市場購買力的增強，須按消費的程度來決定。怎樣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消費能力，不能不是當前美國農業出路的一個基本問題。

當然，在這之外，在美國難免沒有人幻想別一條路子，而納粹的發言人就曾利用這些人的幻想以「經濟危機」威脅美國。企圖向美國大借款，來購買美國農產品，使美國農民得有收入，增強國內購買力。這是美國農業的真正出路嗎？潘汀斯（Perkins）在前述一文中乾脆地指出：「我們到底應怎樣呢？我們如果讓步而與納粹妥協，那只是經濟上的姑息政策。這不過是納粹侵略先鋒的掩護者，他們的政治軍事佔領和「文化」「各個擊破」等策略，隨後接踵而來。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將無所適從」。足見，幻想與法西侵略者妥協來挽救農業是危險的路子。

那末我們反過來看看，美國國內市場的容量究竟怎樣呢？它能夠消化農產品的生產過剩到怎樣的程度呢？

在「美國的農產過剩與國防事業」一文中有如下的描寫：「從政府最近的報告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約八千萬人）全家的收入只六十九美元，他們的購買力極低。有二千萬人口的每頓餐費祇五分錢。如果吃五分錢一餐飯的人都加到一角或一角二分，那麼全國對食品上的需求，就有二百兆元的增加。棉花補救的方法，使比較貧貧稍好的家庭，今年可有棉被蓋，又可利用五十萬包的過剩棉花，和五千萬碼的棉布。從前他們雖然自己植棉，但在他們家庭中，是找不出棉被的。另外美國在一次新

兵體格檢驗中，有四分之三的健康不合標準，半數以上因營養不足而體重不夠」。由此可見，美國儘有可能擴大國內市場，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消費量，來消解農產物過剩現象。同時爲了增強美國國防力量，抵抗納粹的壓力，把過剩生產品用於改善人民生活，增進國民健康，也有重大意義。

美國農業往那里去，這不僅依賴政府的策劃；而更要由美國廣大人民的意志來決定。（易今）

本文主要參考材料：

1. 「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月刊一九四〇年二月號A·龐得林柯：「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農業危機」

2. 同上 一九四一年五月號：「美國的農村經濟」



## 侵略戰爭中日本農村經濟的崩潰

### 一 日本農村經濟的本質

在帝國主義列強當中，日本可算是資本主義發展最快的一個國家。在英國和法國，資本主義從其確立直到邁進帝國主義階段，足足費了近乎一個半世紀的漫長的歲月；在德國和美國，也經歷了百年以上的時光；祇有在日本，僅於短短的二三十年裏，便完成了這個過程。

顯然，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如此迅速，自有其理由存在着。這裏，最重要的就是因為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乃是由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主相勾結而達成的。這兩者狼狽為奸，除極力擄取工人外，更不斷對農民實行中世紀底剝削。這種情形對於後起的日本資本主義，曾經予以發展上很大的便利。因此，當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於取得政權後，一方面既在工業中樹立工廠制度，而另一方面便大刀闊斧地去肅清農村中的封建殘餘（當然是不徹底的），藉使農村經濟也同樣資本主義化起來，並

使之與整個新的榨取制度相適應，相配合。但在這時，日本就有些不同了。它是在盡量保持農村封建殘餘的條件下，瘋狂發展其資本主義的。這裏就正隱藏着日本資本主義的基本特質，從而規定了現今日本農村經濟的畸形。

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土地便日益走向大私有制的途徑。土地自由買賣的被准許，祇是加速了土地的向着地主方面的集中過程。因此，時至今日，日本的土地除一部爲國有外，其大部均已變成私有。在私有土地當中，握在少數地主和富農手裏的佔百分之五十以上，其餘不到百分之五十的土地，則屬於多數零散的小農業主。在日本，小農業主的絕大多數都是半佃農；因爲如果他們不佃租地主的土地而僅靠自己所有的小小的一塊，便不足以糊口。據統計，半佃農佔日本全國農戶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純佃農則佔百分之三十以上，兩者合計，約達全國農戶的百分之八十。這些農民都是零散耕作的。

日本的地主幾乎完全是把他們的土地佃租出去的。就是富農，他們也常常把土地的一部，租與半佃農或佃農。世所週知，佃租的條件在日本是非常苛薄的。尤其是物品地租的形式還普遍流行着。佃農的收穫，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要付給地主。正因爲這點，所以地主才認爲親手來經營農業，對於自己反而變得無利。何況日本

的地主，其本身乃是兼為商人，高利貸者，甚至是資本家呢！地主拿到物品地租之後（主要的當然是米），通常都是用投機的方式，賺得一筆巨款。然後就把它的大部當做資金，投入工商業中，有的變為高利貸的本錢，零星貸與貧農，有的用來廉價收買農民的產物，從中牟利。這樣一來，地主就會比自己直接去經營農業多獲得三四倍的收入。

如上所述，地主對於農業經營既然缺乏興趣，而廣大零散的農民羣衆，又苦於生活的困頓，對於農業的改進，心有餘而力不足，於是遂使日本的農村經濟，呈現出停滯的狀態。技術的落後，真令人驚異，直到現在，日本農業的主要生產工具還是農民自製的木鋤、木耙、竹簸箕以及石臼等。不消說，由於絕大多數的日本農民，都沒有耕作牲畜的牛馬，而同時，向富農租借又須付給很高的賃金，所以農村的根本作業，一般地仍是多靠人力。固然，近二十年來機械動力也漸次侵入了日本的農村；但受其惠的却僅是一部分富農的耕地，以及科學研究機關與大學的農場和台灣的茶糖植地，普通的農戶，當然還只得望洋興嘆！

儘管日本土地的大半是握在地主的手裏；儘管半佃農和佃農構成着日本農村的根本羣衆，並飽受中世紀的剝削；儘管日本農村經濟在技術方面是表現着極端的落

後，是表現着封建生產方式的根深蒂固；但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在日本農村中却已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日本農業的主要生產物是米、茶和生絲。米產總量的百分之五十五到六十，是作爲商品來消售的。茶和生絲的商品化底程度，則更爲深刻；前者爲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後者爲百分之九十五至九十八。同時，農民對工業品的需用也是相當浩大。僅人造肥料一宗，每年就須購到四億圓以上。但由於資本主義『獨佔』的存在，農民一向總是以最低的價格出賣農產物，而以最高價格購得工業品的。這種所謂『剪刀價格』的差別，有時竟達百分之三十。這裏，遭殃的當然是農民大眾，而賺錢的無疑是大腹便便的地主、商人和資本家們。

日本農民既苦於佃租的奇重，於是就只好租用不大的土地，辛勞耕作。爲了保持相當的收穫量，日本農民是必須對土地施肥的。可是肥料昂貴得令人咋舌，一般說來，購買人造肥料的費用要佔每家農戶之總經營費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現金的支出，則佔全年實際經營開消的百分之四十上下。農民無論如何是拿不出道筆款子的。於是這裏又給高利貸者造成一種絕好的機會。因之，農民的負債遂日見增加。一九二九年它的總額是四十億圓；一九三五年末便幾乎達到八十億圓。而現在，恐

怕早已超過了百億圓。

受着苛捐雜稅壓迫和重重剝削的日本農民，一向就是在死亡綫上掙扎着的。因此，日本農民的兼營副業者，真是比比皆是。破產流入到城市而變為產業後備軍的，那更是年年增漲。這種情形使得日本的勞動條件越發惡劣化起來，然而正是這種情形，對於日本的統治階級才造成了『無價之寶』。無怪日本的財政家高橋是清要說：『如果列強資本主義國家握有黃金，那麼對於日本，廉價的勞動力便是黃金了』。所謂『廉價的勞動力』，就正是具有濃厚封建性的日本農村經濟的最大產物！

## 二 侵略戰爭給日本農村經濟的影響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曾給予了日本農業以極端嚴重的打擊。當時，米穀的價格一落千丈；茶和生絲幾至完全無法輸出。在這種情形下，農民遭受破產者實不可以百萬計。政府恐慌異常，除擬定許多對策外，於一九三二年十月更以『訓令』方式，倡導所謂農村的『經濟更生運動』，藉圖收拾殘局。這些措置雖然未獲實效，但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強而刺激了軍需工業的生產，以及各國的工業

狀況均略見起色，日本的農村遂得稍呈鬆弛。然而究竟因為受創過鉅，農村經濟的疲憊不安，仍未能由此得到消彌。就是在這樣脆弱的農業基礎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對我國的大規模武裝侵略的戰爭。

蘆溝橋的炮火給日本農村帶來了空前的激動。首先，大批的壯丁應征入伍了。其次，千千萬萬年青力壯的人們，都漸次被蒸蒸日上的軍需工業吸收去了。結果，農村勞動力驟然銳減，以致感到不足。在這種情形下，終年辛勞而不得一飽的日本農民，唯有全家動員起來，不分男女老幼地一齊下田耕作。然而由於耕馬的被徵發，農村的勞動條件變得越發惡劣，從前，富農和比較殷實的小農業主所使用的耕馬，其數量還相當可觀。就是半佃農和佃農，有時也可租得耕馬而稍稍減輕人力負擔的。但現在就不然了。富農和比較殷實的小農業主已喪失許多馬匹（當然不是沒有代價的），他們既感於自用之不足，於是租給半佃農和佃農所索的賃金就大大提高起來。半佃農和佃農如今實已無力租用耕馬了，爲了維持必要的耕作能力，他們祇有加強家族的勞動，但老弱殘幼的體力，究竟非常有限。直至一九四〇年春，這種勞動的強化，已達到了飽和點。同時，家族勞動更造成農村勞動的低劣，從而產生勞動力消耗增大的現象。根據日本『帝國農會』的統計，一九三九年每段（合我國十

畝）耕作的勞動日數比起一九三八年自耕農要多費百分之五·八，佃農要多費百分之三·二。自耕農的勞動日數所以比佃農增加得更多，主要的就是因為自耕農的家族勞動，在質的方面，較佃農的實在更為低劣。

由於農村勞動力的極端缺乏以及勞動素質的異常惡化，戰後日本農村的肥料消費量，因之也連年增加起來。例如自給肥料（堆肥、綠肥、及糞尿等）的消費量，在戰前的一九三六年為六千六百五十萬噸；一九三七年為六千九百五十萬噸；而一九三八年則已達到七千一百萬噸。主要工業肥料的消費，量在一九三六年為四百七十四萬噸；一九三七年為四百七十五萬噸；而一九三八年則已達到五百零三萬噸。這裏，應當順便指出的是：從一九三八年以後，由於農村勞動力的不足和家畜家禽的飼料問題的尖銳化，自給肥料的生產已遭逢絕大的難關。因此，農村對工業肥料的依賴性，近年來實已日見加深了。

日本的工業肥料，其最重要者就是過磷酸石灰、硫酸加里、硫酸、鹽化加里及石灰窒素等。在這些肥料當中，佔着主要地位的是過磷酸石灰、硫酸加里以及鹽化加里。這三種東西的原料，幾乎完全都仰仗外國。自英德戰爭爆發後，其輸入便一天天困難起來。同時，其他肥料的原料，也因為「非常時期」而大受限制了。此外

更加上煤的不足，煤質低劣，以及電力供給量的減少，肥料工業的生產，遂致江河日下。在這種條件下，肥料價格的暴漲乃屬必然之事。根據東洋經濟新聞社的統計，東京的糞質肥料指數，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爲一八三・〇（一九三一年爲一〇〇）；一九三九年三月爲一九八・四；而一九四〇年三月竟猛昇至二二八・三。肥料的昂貴情形，於此可見一斑了。但問題還不是這樣簡單，由於肥料的缺乏，在供給方面曾掀起了滔天波瀾：政府的統制政策是逐日在加強着。然而農民的需要既繼續不已，因而遂造成肥料入手的極端困難。對於日本農村，這真是最嚴重不過的問題了。農民叫苦連天，整千整萬地陷入了絕望的境地。

除了肥料之外，農村其他必需品的價格也同樣飛騰。由於軍需工業的繁榮和投機事業的興盛，鄉村的資本大量游離，農業金融也隨之梗塞起來。而他方面，主要農產物的米穀，其價格雖有增長，但一則因爲城市的米價和鄉村的米價大有不同，城市的米價雖高，而農民當將自己終歲辛勞所獲的米穀向外出賣的時候，却不能得到米價高漲的好處；二則因爲農產物的價格通常總是比一般物價爲低。農民在出賣農產物和購入工業品的一出一入之間，就會吃到很大的虧。至於茶和生絲之類，則由於近年來輸出的不振，價格反呈跌落。這就使得日本農民痛上加痛了。在一切物



價都一律暴騰的情形下，農民却還是以極低的價格，甚或以比戰爭前更低的價格出賣其血汗成果的。

不僅如此，近年來由於軍費支出的浩繁，國稅和地方稅都增加了好幾倍。不消說，在農民構成全國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日本，這種担負的大半，毫無疑問地是要落到胼手胝足的農民身上的。而且，事變後地價又高漲不已，當然，與此相並行的佃租，也就隨着騰貴起來，這不管是在農民軀體上再剝一層皮！

所有這一切，就使得因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而喪失了元氣的日本農民，遭遇着更悲慘的厄運，從而招致了日本農村生產力的急劇底低落。關於這個事實，只要我們看看近幾年來日本本國的米產量，便可一目了然了。日本本國的米產量於一九三七年為六千七百三十四萬石；一九三八年為六千六百三十二萬石；一九三九年則跌至六千五百八十七萬石；而一九四〇年更驟減到六千零八十七萬石（以上係根據日本農林省發表的統計）。這種情形不僅加重了日本經濟的困難，而且還推動了日本社會臨近大動亂的前夜。

### 三 日本農村的前途

我們知道，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其策略最初本是「速戰速決」的。正因為這點，所以在發動戰爭之初，日本帝國主義在各方面的準備，都是僅以達成此項目標為其矢志的。但不料事與願違，中國的抗戰，已繼續了將近四年，這種情形使得日本產業的各個部門挨次發生了問題，農村經濟崩潰的信號，也接踵而來；於是什麼農村生產力的維持和擴充呀！勞動力的確保呀！肥料的充分供給呀！食糧的增產呀！以及其他等等的聲浪，在官廳裏，在民間，真是叫囂塵上。為了解決農業中的這些嚴重問題，曾統派政府裏大臣策士們的腦汁，並擬出種種無濟於事的「對策」。

首先，為了維持和擴充農村的生產力，政府曾力謀農業用具的機械化。但在軍需工業由於原料的缺乏而陷入頹唐狀態和整個產業淪於危機境地的現在，農業用具的機械化，在實施方面確是大成問題。何況日本現存的土地所有制和土地關係以及零散小農經營的方式，如不根本改革，則農村機械化的推行就絕無實現的可能呢！其次，為了確保農村的勞動力，政府曾組織許多所謂「勞動服務班」。最近，文部省與農林省更通知了全國各級學校的校長，強令動員全體學生（由小學生直到大學生），每年抽出一百日於春秋的農忙期下田耕作。同時，地方當局還迫使隣近農戶對

出征軍人家屬及遺族實行勞動的幫助。至於對農民勞動強化的監督，那就更不待言了。但所有這一切治標的措施，却均未會而且今後也同樣不能收到多大效果的。因為第一：『勤勞服務班』和學生的勞動畢竟是杯水車薪，並且其素質又非常低劣；第二：附近農戶對出征軍人家屬及遺族所實行的勞動幫助，這不啻是『拆了東牆補西牆』。對於農村勞動力的補救，實際上乃是絲毫沒有貢獻的。

至於肥料的充分供給問題，如前所述，可知也是不能得到半點解決的。最近，日本政府對肥料的統制已愈見加強。但它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也不過祇是分配的越發加以限制罷了。在生產方面，儘管計劃設立什麼新的肥料公司，但其前途却是困難重重的。

談到食糧的增產，這是觸及了戰時日本農村經濟的中心問題，勞動力的確保也好，肥料的充分供給也好，這無一不是為維持和擴充農村生產的對策。而生產力的所以要竭力維持和擴充，其終目的正在於圖保食糧之無虞。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急劇地擴大了它對食糧的需要。本來，在平時日本全國的米產，就僅夠消費量的百分之八十八，其餘的百分之十二當然要靠外國。近年來，如上所述，日本全國的米產是遞年在低減着，同時，每年要給日本全國提供日本全國米產約四分之一

的朝鮮和台灣，它們也因為大部壯丁被徵和肥料供給的不足，收穫欠佳，因而對日本本國的米的提供，遂致發生了問題。尤其是，一九三九年夏，朝鮮南部和日本西部均曾遭到稀有的旱災。這次的旱災，與其說是由於雨量不足而造成，還不如說是因為灌溉失調而產生來得更恰當些。於是從這時起，日本戰時的食糧恐慌遂日益嚴重起來。而他方面，外來的輸入也一天困難一天。日本政府除更進一步講求農村生產力的維持和擴充並樹立食糧增產計劃外，同時更勒令人民實行節米運動；對朝鮮人和台灣人的米的消費，則更是限制不遺餘力。但這一切一切，都未能遏止食糧恐慌的深刻化。

爲了彌補食米的不足，日本統治階級強迫人民去吃用素不習慣的麥類及其他穀物。農民爲自家食用所留下來的尚不夠吃到翌年收穫時期的少量的粗米，也幾乎完全被搜括一空了。早從去年起，日本全國各地便實行了每週的「禁米日」，這一天的老百姓是被褻奪了吃米的權利。麥、粟、馬鈴薯、大豆、野菜，漸漸變成了日本人民的重要食物。對於一向就吃慣了米的日本人民，這簡直是不堪設想的事情。無怪日本人民的體力年年低落，無怪各種痼疾在日本近來是遍地蔓延着！

除了上述之外，日本農村的家畜的飼料，也發生了嚴重的恐慌。四歲以上的馬

匹，在日本農村幾乎完全絕跡了。生絲和茶的生產都竭力在縮減中。日本的農村經濟，委實已達到了破產的境地，這種情形唯有促進日本農民運動的愈益高漲。

日本帝國主義是想把農村經濟也放進所謂「高度國防國家的體制」內的。但在侵略戰爭拖延的過程中，日本統治階級的一切政策，都祇有加深城市和鄉村的對立，加深日本經濟和社會的危機，從而助長經濟的崩潰和社會的動亂的。飢寒交迫的日本農民，將是日本革命的一支堅強的生力軍！

(孫亞明)

## 納粹統治下的德國農業

國內狀況的抗阻不安，人民反納粹血腥統治運動的日益高漲，財政經濟的一籌莫展，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更加上攻英的一再頓挫，以及赫斯所扮演的最壞和平攻勢的慘遭失敗，終於逼得法西斯德國，不得不甘冒最大的危險，瘋狂地闖出了侵略蘇聯的致命底大禍。三個多月來的事實，雄辯地在證明着：希特勒所擬定的堂堂大計，已變為空中畫餅。如今，蘇德戰爭的曠日持久，已成爲無可挽回的局勢了。隨着戰爭的拖延，納粹德國必敗的朕兆，一天天具體而有力地顯示出來。現在，我們就從農業的角落，來觀察一下外強中乾而正在作臨死前最後掙扎的法西斯德國吧！

### 一 法西斯德國農業的脆弱性

德國的農業，是大大落後於它的工業的。鄉村中封建殘餘的執拗的存在，自成構成着德國資本主義農業的一個顯著的特徵。德國國內農產品的消費，一向約有

五分之一要依賴外國。希特勒上台後，為發動侵略計，除出一面廣充軍備，竭力發展德國的軍事工業外，他方面更對農業生產實施了若干重大的改革，以求藉此增加農產品，擺脫德國食糧和某些重要工業原料之對外的依賴。依據這點，國社黨政府曾實行如下的農業政策：

(一) 創定農場土地的世襲制——這個制度，規定農場土地的繼承人必須是德國的血統。凡些襲的土地，均由長子繼承；無論在何種條件下，世襲的土地是不准分割和出賣的。

(二) 整理農村債務——德國的農業經營者，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曾負有鉅額的債務。國社黨政府成立後，即把這些債務的利息予以低減，同時又將還債的期限，延長到二十年至二十五年。

(三) 提高農業品的價格——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曾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造成了農產品價格的慘跌。德國並未例外，所以納粹政權為遏止這個跌風，便斷然提高了農產品的價格，從而對於農產品市場，加上了嚴格的統制。

現在我們來檢討一下曾被國社黨大吹大擂過的這個法西斯的農業政策吧！  
首先，農場土地的世襲制並不能適用到中小農的身上。因為中小農的經營，均

不上稱做「農場」。而農場的世襲土地，既然不准分割和出賣，這就意味着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必須保持其完整並永久擁有龐大的數量了。無怪直到現今，德國一萬七千個大地主，仍能握有四百萬公頃的耕地。而這個數目，幾乎是等於德國耕地的四分之一（以上均根據東京日本評論社的統計）。至於富農的耕地，其面積則更廣大了。其次，在農村債務的整理當中，獲得利益的也不是中小農而是地主和富農。因為在德國，地主和富農是農場的直接經營者。而當時，農村負債的絕大多數，就正是落在他們肩頭上的。特別由於中小農的債務，大半都不是採取抵押借款的形式，因而這種債務的整理，簡直可以說和廣大的農民羣衆絲毫沒有關係的。最後，農產品價格的提高，也沒有使德國大多數的農民得到什麼好處，因為農產品底主要的出售者，乃是地主和富農。中小農所握有的農產品，一方面在數量上即相當有限，他方面在銷售上又常常要經過地主、富農或商人之手，這就難免不爲人所「中飽」了！

因此，法西斯的農業政策，完全是以維護地主和富農的利益爲出發點的（金融資本當然也是這種利益的分潤者）。其結果，在納粹統治下，農村中的封建勢力，比在德國資本主義的任何時期都要更跋扈而肆虐起來。在這同時，廣大的德國農民却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剝削加強了，生活越發困苦了。



然而，法西斯的農業政策，雖說在維持和鞏固農村中封建條孽的這一方面，實質是得到了巨大的成就，並因而使得地主和富農，變成了納粹政權的重要支柱（例如現時德國軍隊中的軍官，大多是地主和富農出身），但在另一方面，這個政策所標榜的迫切任務——食糧和某些重要工業原料的自給自足——却始終未能達成。根據「德意志年鑑」的統計，德人主要食糧的小麥生產，一九三二年為五千一百六十萬「申特聶爾」（等於五十公斤）；一九三三年為五千七百七十萬「申特聶爾」；一九三四年為四千六百八十萬「申特聶爾」；一九三五年為四千七百九十萬「申特聶爾」。其他穀物如裸麥等，其情形也大同小異。羊毛的生產，一九三二年為一萬四千噸；一九三五年僅增至一萬六千五百噸。此外如亞麻大麻之類，雖也都略有增漲，可是距離預期的程度，還相差甚遠。儘管法西斯的報紙，曾極力掩飾而硬把這種收成，的「欠佳」，歸咎於氣候條件之不良，但體現在「四年計劃」中的納粹農業政策的無何成效，却是一件不容爭辯的事實。

希特勒的侵略慾，既在英國當時的「揚德抑法」底政策下，繼續不已，而德國食糧和其他農產物的增產，又不勝令人失望，於是自一九三六年秋起，納粹德國遂開始在世界市場上大肆撥弄起詭秘陰謀，而展開了鉅量購買農產物的活動。根據英

國「經濟學者」的統計，德國的小麥輸入，一九三六年為七萬四千一百噸；而一九三七年竟躍為一百二十一萬九千噸；一九三八年則為一百二十六萬七千七百噸。玉蜀黍的輸入，一九三六年為十七萬一千八百噸；一九三七年便猛昇至二百十五萬八千九百噸；一九三八年尚為一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噸。油子的輸入，一九三六年為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噸；一九三七年為一百六十七萬零三百噸；一九三八年則為一百八十四萬六千四百噸。棉花的輸入，一九三六年為三十二萬五千噸；一九三七年為三十四萬九千六百噸；而一九三八年則為三十五萬二千八百噸。

誰都知道，那時法西斯德國大興購買農產物，絕非由於德國工農對於農產物的消費驟然增加之故；相反，在國社黨登台之後，因為剝削的日益加強，德國工農的購買力，較前已更形低落；何況政府還嚴格限制糧食，並明令須「以大炮來代替牛油」呢！由此可知，所有那些重要的輸入品，除一部份是補充了德國食糧和原料每年消費的不足量之外，其餘的則全部變成了為進行侵略戰爭的儲備物。根據英國「經濟學者」的統計，德國小麥的存儲量，截至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已達一百七十五萬噸；而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更增至三百三十三萬噸。煤炭的存儲量，截至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則達二百零九萬四千噸；而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竟猛增到四百

三十四萬七千噸。

表面看來，這兩宗最重要食糧的存儲量，好像還相當可觀。但如果我們把這個數目拿來和德國的實際消費量仔細對照一下，則其卑卑不足道，簡直就洞若觀火了。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德國小麥的每年平均消費量為七百五十三萬噸，裸麥則為九百九十八萬三千噸。就算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以後，德國對於此類農產物的繼續儲備，仍能保持其在最後一年內的高速率吧！那麼截至當年英德戰爭爆發前後，德國小麥的存儲量，至多也不過是四百萬噸；而裸麥的存儲量，充其量也不過祇能達到五百三十萬噸而已。這種數量之對於德國，在平時是僅夠半年的需要，一到戰時，那就連半年也不能維持了。

在國社黨執政後的最初幾年間，農業生產的那種可憐底實績，不僅促成了法西新德國在世界農產物的市場上開始實行了大量的搶購，而且還使它在新的「四年計劃」中，愈益加強了對農民之殘酷的剝削和嚴格的統制。一九三六年九月所公佈的新的「四年計劃」，曾規定實施所謂「農戶生產登記票」制度以及農業勞動力的供應辦法等等。「農戶生產登記票」制度，是要把廣大農民終歲辛苦所得的有限底收穫，珠粒無餘地全部撥入政府之手。而農業勞動力的供應辦法，其目的則是欲為地主

和富農保證最低限度的勞動力。因為誰都知道，從納粹的魔手伸到鄉村以後，德國廣大農民的負擔便日益加重。貧困和破產，風靡鄉村。於是農民大批離鄉而逃往城市的現象，遂普遍（特別在德國東部大地主所有地的區域中）蔓延全國。這種情形，終於造成了德國農村勞動力的不足。爲了補救這點，國社黨曾嚴禁農民離鄉，並調遣城市青年與失業業者，以「助手」的資格，下鄉耕作。而自一九三七年起，更在鄉村中廣沉地組織了強制勞役隊等等。所有這一切，就正是農業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真實底內容。

可是，這些措置究竟收到什麼實效沒有呢？

關於這個，我們最好來看看德國自己底誇大的統計。

根據一九四〇年日本經濟情報「政濟篇」二月號所轉載的德國資料，近年來德國食糧的生產，其情形有如下表：

(單位百萬噸)		穀粉類	蛋白質類
一九三二——三六(每年平均)年	三七·六	三·六八	
一九三七年	四一·七	三·八九	
一九三八年	四三·四	四·一七	

上面的這個統計，縱然我們就當它完全是真實，其增加率之平平無奇，也是顯而易見的事。何況實際上恐怕還不能如此樂觀呢！至於一九三九年的收成，據外國專家的估計（自英德戰爭爆發後，就是誇大性的統計，德國也祕不發表了），已較一九三八年為低；頂好也不過是達到一九三七年的水準。而且，這裏最堪注意的就是：德國食糧的自給能力，始終並沒有相對地增高起來（近年來農產物部分的增加，全為備戰以及人口增加的需要所吞蝕），根據外國的資料，德國食糧的自給能力，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時期裏，為百分之八〇；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時期裏，則略昇至百分之八十二；而一九三三年以後，直至一九三八年底，雖然法西斯政府曾經積極講求所謂農業的「振興」政策，但所有的「努力」，都未能把德國食糧的自給能力，提高到超過百分之八十二的程度。

同時，由於土壤的關係，某些重要飼料及製油原料（如大豆等）的栽培，在德國已根本沒有希望；這就使得德國對於這些東西，非仰賴外國不可了。因此，德國的飼料和油類的缺乏，事實上近年來已更見尖銳。

談到技術作物，那麼由於它是和戰爭的進行有着很密切的關連，所以國社黨一向對之也是非常注意。近幾年來，德國的亞麻生產已大有增加，例如一九三五年其

產量爲一萬五千噸；而一九三八年則昇至二萬九千噸。其他工業原料如棉花、大麻等，雖也略有起色，但其增勢却遠不如亞麻之速。羊毛的出產，甚至反見低落。這裏，應當曉得的是：由於整個德國農村經濟的陷入危機，這些技術作物的前途，已註定是暗淡無光了。況且，此類作物的增加，事實是趕不上軍需工業之龐大需要的。至於要達到自給程度，那就相差更遠了。（直到今日，德國國內所產的各種纖維，還是僅佔需要的百分之三十強）。尤其值得提起的，就是今後德國的耕地的擴張，已成爲毫無可能。因爲自從希特勒逞威後，爲了發動侵略而積極進行的兵營、飛機場、要塞以及軍事公路等等的興築，已把國內的耕地以及可供開墾的土地，佔用了極其廣大的面積，以致造成耕地不能再行擴張的局面。因此，爲增加生產，就唯有對現有耕地，投以鉅量的資本。但，農業的新投資，對於窮兵黷武的法西斯德國，却委實是件棘手的問題，而且其成效又絕非短期內所能收到的。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代用品」的製造，才變成了現今德國的時髦貨色。

其次，由於飼料的不足，近年來德國的畜產已顯見衰頹。牛的頭數，在一九三七年爲二千零五十萬，而一九三八年則爲一千九百九十一萬。豬的頭數，在一九三三年爲二千四百萬，一九三七年降至二千三百八十五萬，而一九三八年更減到二千

三百四十八萬。至於馬和羊，雖稍有增加，但都微無幾。例如馬的頭數，在一九三七年為三百四十三萬，而一九三八年則僅增至三百四十四萬。羊的頭數，在一九三七年為四百六十九萬，而一九三八年則祇增到四百八十一萬。這種情形，當然會直接影響到肥料之供給的。

德國的肥料消費，每年都有大量的增加。由於畜產的不振，農村中的自給肥料已感不足。因此，化學肥料的需要，不斷激增。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八年，窒素的消耗竟由三十五萬三千噸，增至六十三萬五千噸。亞磷酸由三十五萬三千噸，增至七十萬噸。加里則由一百七十萬噸增至二百五十四萬噸。這就是近年來德國某些農產物增產的巨大代價的一部分。而這種巨大代價實際上簡直可說是得不償失。例如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度德國農業的總支出為三億三千五百萬馬克，而其收入却僅為一億六千三百萬馬克。

所有這些數字，便是國社黨執政期間的農業『黃金時代』下底產物。很明顯，這種不爭氣的成績，是絲毫不會改善德國農業的窘況的。

## 二 法西斯德國對於歐洲各國農村的掠劫

法西斯德國也自知其本身農業實力的薄弱，所以早在英德戰爭爆發前，便用公開侵略和威脅壓迫的方式，向歐洲各國大開其刀了。

一九三八年春，德國的併吞奧大利，雖然雖使國社黨獲得了一些鐵礦和木材，但在農產方面，與其說是佔了便宜，還不如說是吃了大虧。奧大利的農業本來還其發達，其主要地帶的多瑙河流域，產馬鈴薯及麥類頗多。可是奧國食糧的供給情形，從來就比德國更為惡劣。根據德國國家信用銀行的報告資料，一九三六年德國國民平均每人所需食糧輸入量為四·五公斤（實際當不止此），而在這期間，奧國國民平均每人所需食糧輸入量，則為一〇二·二公斤。但就是這樣，國社黨及其在奧國的走狗們仍不惜對奧國的農民提出下面的口號：「竭盡全力來為新德國保證食糧」。然而，飢寒交迫的奧國農民，實際上却絕難執行這個命令。因此，奧國的被併，不啻是加深了所謂新德國食糧的供給問題。

捷克斯拉夫之實際上變為德國的版圖，雖使國社黨每年得以奪取相當數量的農產物，但畢竟微屑無濟於事。因為捷克固然擁有肥沃的土地和豐饒的出產，可是它並沒有將農產物向外輸出的能力。國內所產，不過僅堪自給而已。當然，希特勒在捷克的作風，也和他在奧大利一樣，這就是：強迫人民扎緊肚皮，把所有食料都搜



括一空。

作爲英德戰爭序幕的希特勒底波蘭進軍，曾使德國擴張了十八萬七千平方公里的面積。這塊廣大的領土，佈滿了農業的區域，它的耕地的大半，全是種植裸麥和馬鈴薯。穀物的收成，每年平均可在八百四十萬噸；馬鈴薯則可達二千一百餘萬噸之多。法西斯德國強佔波蘭後，曾極力設法使維斯杜拉河以東地區，變爲德國的純農業根據地。但國社黨在波蘭的苦心經營，却未能收到什麼可觀的成績。從前，波蘭能夠向外輸出穀物一百二十萬噸；油類約一萬噸；雞蛋三億八千萬個。而現在，國社黨雖橫行暴虐，但因波蘭農業生產力的低落，其所規頂多也不過如此而已。

英德戰爭爆發後，國社黨一方面既在東南歐大肆搶購食糧，而另一方面又在國內加強食糧的統制，實施起所謂定量制度。現時德國所規定的國民每週食物定量，如與一九三七年普通成人的消費相較，麵包則減少了百分之三十；肉類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八；而脂肪和糖竟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三。與此相平行的，法西斯德國更企圖試用公共的機械農具，去耕耘個別農民的土地，以擴大戰時農村經濟的生產。但所有這些措置，都不能解決德國戰時食糧的嚴重難題。

第一：戰爭初起，德國在東南歐的食糧搶購，曾受到英國強力的阻撓。一九三

九年底，英國下院議員普萊士氏曾在議會中宣稱：『我們應當從政略的觀點，來觀察我國和東南歐各國的貿易。羅馬尼亞向我們輸出的每一公斤小麥或每一加侖石油，都是德國的損失，並具有其戰略意義的。……』當時，英國曾以高價租賃往來於多瑙河上的各國船隻，藉以阻礙東南歐與德國間的運輸，並儘量在各該國爭購物資。其結果，德國所購得的農產物，到底也沒有什麼顯著的增多。

第二：食物定量制度，雖可降低人民的消費，但為維持飛機大炮的生產，對於軍事工業或與軍事工業有關的各部門的工人底肚皮，究竟不能使之扎得太緊（德國的定量制對一部工人之所以優待，其原因就在於此）；對於用來當做炮灰的士兵，更不能不讓他們吃得比較飽些。同時，由於物質消耗的擴大，戰綫的延長以及死亡的慘重，軍需工業的工人和作戰的士兵，是不斷需要增加和補充的，從而食糧的消費，也就一天天增大起來。根據第一次歐戰的經驗，戰時食糧的消費，一般的要比平時增加百分之二十。過去尚且如此，而今，戰爭的規模實已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那麼一切消耗之必然高出二十餘年以前，那簡直是一件毫無疑問的事體了。而定量制度，在相形之下，充其量也不過祇能起演一點消極的作用而已。

第三：在戰爭影響下，德國農村勞動力已更感缺乏。一九四〇年春，德國曾把

波蘭俘虜三十萬人和農村勞動者一百萬人，由波蘭淪陷區解送到德國本土而強迫他們去給侵略者下田工作。其後，隨着戰爭的拖延，德國曾屢次以各國的俘虜和人民來補充德國農村勞動力的不足。可是戰爭的擴大，早已使歐洲各國可供利用的壯丁，幾乎全部被徵入伍了。軍隊尚不夠補充，農村勞動力就更不待論了。因此，現時德國實已將歐洲人力難掘一空。而外國俘虜和人民對於法西斯的仇恨，既比德國本國的人民更爲深重，則其勞動的太不可靠，當然是意中事了。至於所謂利用公共的機械農具，來耕耘個別農民的田地，那更等於癡人說夢。因爲在平時就已把『以大炮來代替牛油』的這個口號高唱雲霄的國度裏，若說在戰時能將製造大炮的原料，『全部』用來生產大量機械農具，這簡直是件絕難設想的事了。在機械農具未曾大量增加的情形之下，個別農民的田地，根本就談不到機械農具的『駕臨』。所以說：在侵略戰爭的進行中，德國農村經濟的生產，非僅不能擴大，而且相反地是必然要萎跌的。

英德戰爭爆發後，德國所遭受的最嚴重的打擊，莫過英國的經濟封鎖。這種封鎖斷絕了德國所依存的食糧的海外輸入。而戰前德國食糧的存儲（以小麥裸麥爲主），既如前述連半年都不敷用，這就使得德國唯有走向劫掠歐洲各國的一途了。

隨着英德戰爭的持久化，整個歐洲的國家，都相繼淪入法西斯鐵蹄的踐踏之下。可是，「大德國」今日的農村經濟狀況，却絕未因其領土的擴張，而有所改善。現在，法西斯德國本身的致命痼疾，無寧說比從前更見加重了。

根據蘇聯的統計，歐洲各國的食糧自給能力，大致如下：

挪威	四三%	瑞士	四七%
比利時	五一%	荷蘭	六七%
芬蘭	七八%	希臘	八〇%
瑞典	九一%	義大利	九五%
德國(註一)	八三%	德國(註二)	八七%
丹麥	一〇三%	南斯拉夫	一〇六%
保加利亞	一〇九%	羅馬尼亞	一一〇%
匈牙利	一二一%	全歐陸(註三)	九〇%

(註一) 以一九三八年前的國界為基準，(註二) 包括捷、奧、波各被佔領區，(註三) 蘇聯、英國及愛爾蘭均不在此內。

看了上表，可知除丹、南、保、羅、匈五國外，其他多數歐陸國家，對於食糧全不能自給。德國自併吞捷、奧、波三國的領土後，食糧供給情形，在表面上，似乎有了『好轉』，即由百分之八十三（根據英美資料，則為百分之八十二），昇到百分之八十七。但這個『好轉』，却完全是由法西斯威格限制人民食糧之所致。因為如同上述，在奧、捷、波三國當中，祇有波蘭才是食糧的輸出國。至於奧、捷，前者，是比德國還壞，後者，是僅能勉強自給。『大德國』食糧的供給，實際上既沒有什麼改善，那麼自給能力的提高，顯然是由消費激減所造成。同時，應當注意的是：上面的數字，乃是根據平時的生產和需要之關係而算出的比率，一到戰時，通常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農產物的生產，一般的至少要減低百分之二十（上次歐戰，就是這樣。今日的戰爭，可斷定是祇有過而無不及）。現在，全歐陸的食糧自給能力，平時如有百分之九十，則戰時頂多祇能達到百分之七十左右。而且，這裏戰時食糧需要的必然增加，還未列入考慮之內。

在歐洲的幾個農產物輸出的國家裏，近年來特別在英德戰爭影響下，農業生產已大形低落。然而德國對於這些國家的掠奪，却逐日在加強着。

丹麥的農產品，素來是佔丹麥總輸出的百分之七十。但它的輸出的大宗，乃是

肉類奶品和錫蛋。至於穀物和飼料，則反而仰賴外國。每年丹麥要從海外輸入穀物達七十萬噸；飼料六十至八十萬噸。自英國加強經濟封鎖後，丹麥的肉類和奶品遂感輸出無路，而同時，外國的穀物和飼料的輸入，則又陷於杜絕。而這些輸入品，其中尤其是飼料，事實上在歐洲內部是不能得到足夠的補充的。於是法西斯德國控制下的丹麥政府，遂於一九四〇年初命令全國屠殺牛七十五萬頭，豬一百五十萬頭，鷄七百萬隻，以減少飼料的消費。另一方面又盡量把牧場變為耕地，藉圖食糧的增產，並嚴格實行食料定量制度。但儘管希特勒實施高壓，丹麥的一部份食糧，目下却無論如何非從歐洲的別國輸入不可。因此，德國在丹麥頂多不過奪去一點肉類和奶品。而這些東西的消費，乃是有限的。因為不要說德國人民，就連德國的士兵，現在也祇能分到少許的肉類和奶品而已。

多瑙河流域的南、保、羅、匈這四國國家，現在是法西斯德國的農產物最主要的來源地。早在英德法戰爭爆發前，德國和這些國家的每次的經濟協定，便都帶有強烈的掠劫性。希特勒從來就是把這些國家常做「第三帝國」的農業根據地的。在法西斯德國的控制下，這些國家對於技術作物的種植，近來已大有增加。例如，技術作物的栽培面積，在南斯拉夫，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則由九萬公頃增

到十六萬八千公頃。在保加利亞，在最近五年內，便由十六萬公頃增到三十六萬公頃。

然而，法西斯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却給予了這些國家的農業生產以極端重大的打擊。

首先，我們來看看小麥的生產：（註一）（單位百萬「申特聶爾」）

國 別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羅馬尼亞	四八·二	四四·五	一六·五（註二）
保加利亞	二一·五	一九·四	一六·〇
南斯拉夫	三〇·三	二八·八	一九·八
匈牙利	二六·九	三〇·八（註三）	二〇·八（註四）

其次，我們再來看看裸麥的生產：（單位同上）

- （註一）根據蘇聯「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的統計
- （註二）北布哥維納及比薩拉比亞均不在此內。如將上兩地計算在內則應為二六·〇
- （註三）包括北部合併區
- （註四）包括北部合併區及喀爾巴斯山附近地區

國 別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羅馬尼亞	四·三	一·七
保加利亞	二·五	二·〇
南斯拉夫	二·四	—
匈牙利	八·六	七·三

由此可知，在戰爭影響下，這些國家的小麥及裸麥的生產，已日益下降。至於其他農產物，則其情形也相類似。

受着戰爭的破壞較輕並擁有豐饒的農產富源的這些國家，尚且如此，歐陸的其他國家那就更不待說了。勞動力的不足，肥料的缺乏，農具的破損而無法補充，耕畜銳減等等，這一切一切，再加上德國法西斯匪徒的窮搜暴斂，到處掠劫，已把整個歐陸弄得天昏地暗。法國、波蘭、羅馬尼亞、丹麥，總之在法西斯蹂躪下，全歐陸任何國家的農民，都不等他們把歉收的穀物割好，便被國社黨強盜用車子一輛輛運往糧囤去了。儘管現時歐陸各國的傀儡政府，極力維持農產，並嚴格限制食糧，但所有的努力，正如希特勒在其本國之所作所為一樣，都祇有變成泡影。歐陸的農產連年在陡跌，農民的飢餓日益加深着。



根據「羅馬國際農業」一九四〇年第十號的統計，近三年來歐陸的小麥生產有如下表：（單位百萬「申特聶爾」）

一九三八年	四九六·〇
一九三九年	四六四·〇
一九四〇年	三八五·〇（註）

法西斯德國平素最感憂慮的小麥生產，在戰爭的一年後，竟有這樣驚人的低落，其他農產物，那就更不堪設想了。但正因為這個，所以這胃口日益擴大的法西斯德國，才唯有對於歐陸各國的農村，加緊它那瘋狂的掠劫。

法西斯德國發動了侵蘇戰爭後，跟隨着世界反法西斯的主力之蘇聯的奮起抵抗，如火如荼的反德運動，遂以一瀉千里之勢，一舉而席捲了整個的歐陸。現在，德國農民的暴亂事件，到處在發生着。芬蘭的軍隊，曾因食糧的被納粹德國所劫持，

（註）包括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北布哥維納及比薩拉比亞（如把上述各地除外其數字當較三八五·〇更少了）

而喊出了單獨向蘇求和的呼聲。塞爾維亞的農民不甘將新收的穀物作資敵之用，把它全部付之一炬。歐陸各國的農民，不僅實行了全面的怠工和隱藏穀物而拒不交出，並且還成羣結隊的放棄家園，組織起一批批的游擊隊。他們經常不斷地對各地的德國食糧搶劫隊，實行閃電襲擊。因此，德國運糧的汽車，是常常被這些游擊隊在中途炸燬的。所有這一切，就使法西斯德國在農產物的供應方面，不得不陷入束手無策的境地了。而由此所造成的納粹統治下的全歐陸工農大眾的普遍的飢餓，必將配合法西斯在蘇德前綫的崩潰，而成爲撲滅萬惡的法西斯的一條強有力的鐵鞭！

（孫亞明）

## 走頭無路的意大利農業

一 有苦說不出

去年六月底，以慕索里尼的喉舌蓋達所辦的『意大利日報』爲主導，在意大利的許多報紙上，都刊載了一個同樣的消息和一種同出一轍的評論。這消息的內容是：『據農業部息，現時國內各地的食物如罐腸類、蛋類、蔬菜、水菓及穀物等的價格，均呈增漲之勢』。關於這點，例如『意大利日報』這樣評論道：『食物價格的飛漲，是由於當這些東西輾轉落入消費者手中的時候，其價格已較最初增多三——五倍。因此，爲遏止此種漲風，必須對批發商人及其他中介人實施壓力。……又，地方當局所主持的民食供應機構亦多不良。故吾人要求有效地來實行物價的統制』。『意大利日報』及其他意國報紙的這種論調，其目的顯在掩飾下面這件事實：即從去年起，意國食物價格的所以更見激漲，這完全因爲食物的『缺上加缺』。而這種『奇缺』局面的造成，首先就是由於農產物向德國大量輸出的結果。

回憶不久之前，黑衣宰相還曾趾高氣揚而彷彿不可一世。那時，渴望已久的阿比西尼亞已據爲己有了；西班牙的武裝干涉，也獲得了『稱心的勝利』。可是，曾幾何時，隨着英德戰爭的爆發以及歐洲許多國家的相繼淪陷，這位『英雄』竟也不得不忍氣吞聲地把那塊阿爾卑斯山以南的靴形半島，雙手捧獻給匪首希特勒了。如今，意大利雖然號稱『軸心』之一，而實際上，它却比任何其他淪陷國都要更加可憐，而老早就變成納粹德國的附庸了，老早就變成納粹德國的重要農產物供給地了。祇是右肩也就壓得要倒的脆弱的意大利農業，現在，在它的左肩上又加上了一個更重的担子。但是，在德國主子的勒索之下，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除了『有苦說不出』之外，那就唯有再向他本國的人民，大開其刀了！

### 二一年不如一年

直到今天，農業在意大利的國民經濟中還是佔着很龐大的比重。農產品的價值，每年佔整個國民經濟總額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從事農業的人，至今仍保持着全國人口的一半。

意大利的農業主要的是種植小麥及其他穀物；栽培果樹、蔬菜以及養蠶和牧畜

。但由於廣大農民的沒有土地以及封建剝削的頑強的存在，意大利的農業，在漫長的歲月裏並未得到什麼發展。因此，小麥、肉類、脂肪等重要農產品以及技術作物，特別是棉花和羊毛，一向都要仰賴外國。

一般說來，意大利的農業是相當落後的。除了北部還有些使用機器和人造肥料的資本主義農場之外，南部的絕大多數土地，全是由地主零細分租給佃農的。至於大批的小自耕農，那他們也是貧困異常，而必須向地主佃租土地，或經常在鄉村中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這就使得意大利的農業經營，大部分都祇好處於原始的狀態之中。

華國實行大規模的侵略並避免受到戰時海上封鎖的痛苦起見，法西斯意大利在很久之前，便開始倡行所謂食糧的自給政策了。但這種措施，却始終不曾有什麼可觀的成績表現出來。小麥、裸麥、大麥、燕麥、馬鈴薯、玉蜀黍、米和甜菜這八種重要農產品的播種面積，一九二九年計為七百七十六萬二千公頃；而一九三八年前僅增到七百九十九萬七千公頃。根據日本『東洋經濟新報』昭和十五年第一九三七號的統計，意國的小麥生產，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八年每年平均為七千二百八十八萬『申特聶爾』；一九三九年雖一度達到七千九百八十萬『申特聶爾』；但到了一

九四〇年，却又回跌至七千三百萬「申特聶爾」。而小麥的播種面積，却從一九三四年的約四百八十九萬公頃增加到約五百一十萬公頃了。（近幾年來，意大利早已無任何統計發表。一九四〇年的數字，是豫想的收成，據傳實際的收穫比這還要糟。）又，根據蘇聯「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統計，在意大利，裸麥的生產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每年平均為一百五十萬「申特聶爾」；而一九四〇年估計已降至一百四十萬「申特聶爾」以下。在這同時，玉蜀黍、大麥等也呈現出每況愈下的情勢。可是，不要以為這裏有着什麼「荒年」在作祟，由於雨量的適度和氣候的溫暖，一九四〇年意大利農業是經歷了一個很好的年頭的。因此，上面的兩項統計，充分地證明着：意大利的農業近年來非僅滯滯不前，而且甚至還開起倒車來了。

然而，爲什麼法西斯意大利所唱的自給自足的高調，至今仍還「餘音繞樑」，而事實上却依然一無所獲呢？這其中的原因，首先雖不能不歸結到這個政策本身具有的那種脆弱性上面，但在另一方面，以侵略阿比西尼亞爲嚆矢的接一連二的戰爭，的確也把意大利的農業弄得毫無元氣了。早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意國的外交部長齊亞諾便會道出這個隱憂，他說：「至少在三年內，意大利不可能參與任何「大戰

」。可是，半年之後，墨索里尼的軍隊却又在火線上大顯其「紙老虎」的身手了。這一回，法西斯意大利的偷巧取勝，不但沒有成功，而且連它自己的獨立也在炮聲中悄悄喪失了。

根據美國報紙的估計，近年來意大利輸往德國的農產品，數量至為龐大。意大利必須把本國所產的橄欖油的三分之一，蔬菜的四分之一，乳酪的四分之一，蕃茄的八分之一，源源運往德國。自從蘇德戰爭爆發後，德國對意國的胃口更見擴大了。現在，除上述的幾種農產品，向德國的輸出繼有增加外，大麻、米以及其他意國自己尚極感缺乏的穀物，也不得不供給德國。不僅如此，意國還須和德國訂立所謂「農業合作協定」。根據這個協定，德國一方面即可控制意國的農業，而另一方面又保障了德國在意大利購買農產品最低的價格。一九四一年二月廿六日德意間曾經締結新的經濟協定，根據這個協定，意國須給德國交出工人三十五萬名，運往德國担负建築工事和服役農業，而這一大批的苦力，幾乎就全是從人手不足的意大利鄉村中抽撤出去的。在進行不可能參與的「大戰」的情況下，這對於意大利的農業，可算是最大不過的損失了。然而，可憐的是這個損失還在無止境地膨脹中。最近一年來，由意國運往德國的工人已更見增加了，希特勒德國為使意大利變成純農業國並

加強其對意國人民的掠劫，去年曾組織一個德意經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去年八月在羅馬開會時，德國政府曾堅持意大利再行擴張耕地面積，規定未經德當局認可，意國不得擅自抬高農產品的價格。

至於意大利農業的其他部門，如栽培果樹、蔬菜、養蠶和牧畜等，在火藥的氣氛裏也同樣陷入頹唐不振的狀態。戰爭把意國對農產品的需要驚人地提高了，可是，不爭氣的法西斯意大利的農業，却反而一年不如一年了。在另一方面，素所依存的外來農產品已早告斷絕，而德國的勒索，却日益擴大着。

### 三 走頭無路

在上述的情形下，法西斯政府唯有一再限制人民對食物的消費。英德戰爭爆發後不久，意大利開始實行『素食日』。起初每週有兩天人民是沒得肉吃的，後來增為四天（僅星期一、六及星期日准許買肉）。從一九四〇年一月起，實施咖啡和砂糖的定量制。而由於小麥的不足（上述一九四〇年意國小麥的生產估計為七千三百萬『申特聶爾』，而其需要量則在九千萬『申特聶爾』以上），政府更規定烤製所謂『標準麵包』，最初是由混入百分之二十的麩皮的麵粉做成的，其後更摻入大量的



玉蜀黍粉，因而它的品質也就惡劣起來。而且，就是這樣的麵包，人民也領不到能夠吃飽的分量的。一九四〇年七月，政府曾大施徵發存糧。但墨索里尼的多年的掠奪，已早使廣大的農民『倉無餘粟』了。現在，牛奶和脂肪已經幾乎都絕跡於市場，甚至馬鈴薯和蔬菜，也變成了難於到手的珍品。無怪墨索里尼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說：『意大利加入這次戰爭之前，已爲過去的戰爭弄得疲憊了！』

法西斯德國的食物供給情形雖然也糟得一塌糊塗，但它却可以暫時在歐洲的淪陷各國竭力搜刮，以稍濟燃眉之急。而名存實亡的法西斯意大利，它又能夠到那裏去勒索呢？我們祇知道意國駐安哥拉大使德培羅去冬曾訪問土耳其外部，當時他搖尾乞憐地提出了關於『任何可用的土耳其糧食』售與意國的問題。但這個請求後來却『毫無結果』。於是，法西斯意大利遂陷入了走頭無路的境地。

今天的意大利，說它是『人間地獄』恐怕都不能形容於萬一。據紐約傳出消息，全意餓死的人數每天都在增加中。但意國人不是沒有革命的傳統的，意國的反法西斯的運動，是正在日益高漲。在歐洲，意大利可算是距離大動亂邊緣最近的一個國家了。

## 今日法國的農村經濟

### 二 饑餓在法蘭西

據維琪政府農業部代表宣稱，一九四〇年，法國僅收穫五千三百萬石（每石折合五十公斤，下同——譯者）的小麥，佔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八年平均收成的百分之六十八。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八年的小麥平均收成曾經是七千八百萬石。

要瞭解這種低度收成的意義，必須估計到，戰前生產小麥的農家約消費二千萬石，留作種子的靠近一千萬石。這樣，一九四〇年小麥生產者擁有的全部收成剩餘，僅達二千三百萬石，這個數目還不到戰前小麥商品貿易額的百分之四十八。而在現時情況下，法國政府即使用征發手段，也決難從農民那裏獲得一九四〇年的這二千三百萬石小麥。

其他農產品的嚴重情況也不下於此。一九四〇年的燕麥收成平均減低百分之四十，大麥減低百分之二十，馬鈴薯減低百分之四十五，糖蘿蔔減低百分之四十八。

由於飼料缺乏，許多牲畜被宰殺了，因此，畜類一般的幾乎減少了一半。這就引起肉和乳酪產品對城市市場供給之急速衰落的現象。

目前法國嚴重的糧食問題，在各方面尖銳化了。法國三分之二領土的被佔領，國內一般貿易聯系的缺乏，使若干地區陷于困難條件之下。

戰前法國有着倉庫囤貯糧食的地方，現時已被佔領。一部份貯藏糧食在作戰時已經被燬，而僅餘的糧食，維琪政府支配的可能却又被剝奪了。

由於鐵道運輸的破壞，貨車數量的減少，以及揮發油的缺乏，加重了糧食困難的情形。而往往使得城市糧食的供給，成爲不可能；使得從甲地到乙地的糧食運輸，以及糧食不足之區的合理分配，成爲不可能。由於英國的封鎖，法國不能夠不經英國同意，從大西洋諸國得到糧食。它只能使用少量的船隻，衝破英國在地中海的封鎖，到達馬賽港，這樣從法屬北非洲來補充不多的食糧。

維琪政府對於所有主要食品實施了憑券購買制。一九四〇年初，這種憑券購買額會是極其低微的。據供給部副部長阿沙爾表示，所有憑券發賣的食品，每人每日只能保持一千二百加羅里熱量，而這僅夠一個不工作的，「躺在那里不動的人」（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日民族日報）。自此以後，食品發售額，是每況愈下，一九四〇

年九月，曾規定麵包發售額每人每日是三百五十格蘭姆；一九四一年三月，減少到二百八十格蘭姆；而到四月就減少到一百八十格蘭姆。

可是，在許多區域，特別是大城市，甚至憑券也不能夠得到食品。一九四二年二月末，阿沙爾曾經表示，假如法國不從美國獲得六百萬石小麥，那麼情形就很糟糕（見 *Petit Daphinois*）。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瑞工報 *Nere Zürcher Zeitung*，登載法國南部尼西的地方通訊，說：『我們已接近真正飢餓線，在今天，千百萬人的命運決定於新穀物的收割』。

糧食問題的尖銳情形，達到如此地步：據外國報紙消息，本年一月，在里昂，市場上甚至烏鴉和老鷹都要買到極高的價格，差不多十個到十五個法郎一頭。戰前這樣的價錢平均可以買到一公斤牛肉了。

在食糧不足的基礎上繁榮着猛烈的投機。『黑市場』上出賣的糧食價格，一般要較官定價格高到好幾倍。從大部份法國的新聞紙上，經常報導着發生糧食盜竊事件。

人民中的富有階層，就是在饑荒強化的時候，他們仍能得到必需的食品。不用

說有着地產的財主們，他們有着麵包、肉類、乳酪以及其他食物的剩餘，城市中的有產階層能夠用高價從黑市獲得對於他們所必需的食糧。此外，有錢的人能夠沒有一切限制的弄到稀有的家禽、野味、魚類以及其他等等，而人民中的廣大階層却在捱餓受餓。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法國由其他國家以及由自己的殖民地輸入糧食商品，平均值八萬六千萬法郎，而輸出是二萬六千萬法郎，入超達六萬萬法郎。穀物的入超，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七年，平均是一萬一千七百萬石，即佔上述同期平均每年全國穀物收成的百分之八。穀物輸入中佔主要的是飼料作物，其中包括玉蜀黍、大麥、和燕麥。法國食糧的差額，就整個說來，在戰前，甚至連她的殖民地糧食輸入在內，依賴輸入，也很微弱。必須聲明，在上文中，還未論到德國在法國佔領區對於農業方面所實行的政策，而這個政策對於法國農村經濟和糧食情形，是有着巨大影響的。

## 一 戰爭給予農村經濟的打擊

一九三九年秋，法國實行動員後，農業中勞動力的狀況，馬上嚴重起來。

根據一九三一年的調查，法國全部成年男子，有百分之三十五點一從事於農業，這次戰爭征召入伍的五百萬人當中，就有一百八十萬到二百萬人是從事農業的，即佔全部動員數量的百分之三十八到四十。軍事動員從農業方面全部最有工作能力的人口，抽去了不下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動員的年齡是二十歲到四十九歲）。

最近二十至二十五年來，由於法國農業採用機器工具，和汽車裝備的某種增長，稍許改變了法國農業無產者的面目。在這種情形下，出現了拖拉機駕駛員，增加了汽車夫，機械的和技術人員的數目。如果當動員不熟練勞動的農業工人的時候，可以用別的工人或女工來代替，那末關於專門技術人員，情形就不同了。伴隨着專門技術工人的被徵入伍，機器也要凝固了。因此農村資本家階層要求，對於熟練工人，實行發役。可是，這種技術人員，軍隊中是異常需要；而在軍事工業方面，也是一樣。

至於馬匹和機器動力，其嚴重情況也不減於農業中的勞動力。

在宣佈動員，開始徵發民間馬匹的時候，可以說沒有規定任何制度。議員廖穆爾在國會討論時宣稱：「宣佈實行動員時，馬匹的徵發會是大量的，而且經常是每縣，甚至每區極不平衡。有的地方，幾乎僅有的馬匹，有時甚至一頭都不留的完

全拉走，而在別的地方，僅僅徵發一點點數量」（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九日政府公報）。

這就在農村經濟方面造成了異常混亂的狀況。

根據統計，法國實行投降之後，非佔領區的馬匹只餘四十九萬四千頭。一九三七年底，曾是六十二萬三千頭。減少了百分之二十點七（見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瑞士民族日報）。如果佔領區也同樣減少這許多，那末，這就是說，法國損失了五十六萬馬匹，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損失，農業中的馬匹頭數即減少了一百萬。這次戰爭跟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情形不同，法國一部分領土，戰爭一開始即被敵人佔領，而且由於撤退接壤德國邊境的人口，農業生產遭受損失。這種撤退的人口，根據一種統計是五十萬人（見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日紐約時報），據另一種統計是七十萬人（見一九四〇年四月國際評論）。估計從撤退的人口，約有百分之三十五是農業人口，即佔十七萬五千或二十四萬五千人。

由於戰爭的結果，農業喪失了大部份的運輸工具。據曾任民族國防部副部長資柯宣佈，為應軍隊急需，有十七萬八千輛載重汽車曾被徵發，其中不少取自農村。大部分拖拉機也在被徵之列。然而，甚至連留下的拖拉機和載重汽車，由於大部分

職工的被動員，曾經是難於使用。

爲滿足軍隊肉類消費，曾徵發大量的牲畜。主要的是牛畜。如果在法國文獻中經常看到的平均肉類消費的材料充分可靠的話，那麼每年法國軍隊的牛肉消費量計有六十三萬噸，約佔法國每年牛肉消費總量的百分之九十，差不多佔全國各種肉類每年消費總量的三分之一。

法國政府方面曾經宣佈給龐大的軍隊大規模的徵發農產品，軍隊中廣泛地需要麵包、肉、馬匹、飼料以及其他等等。顯然的，諸如此類的東西，其動員的需要數量，是較平時來得更大了。其次，軍需部的糜費現象，軍隊徵發和供給的混亂狀態，強化了農產品的掠奪和浪費作用。一九四〇年三月，在議會討論中，曾舉出由於軍需的不經濟和無了無休，致牲畜於死亡，以及軍隊肆意搜索肉類及其他農產品的許多事實。

法國畜牧業遭到打擊的是獸醫的被徵入伍。法國的獸醫，戰前總共只有二千八百人，其中被動員了一千五百人。到一九四〇年三月，當局復員了二百五十個獸醫，但是，即使一千五百五十個獸醫（平均每區十七人），實在也不能夠保證一般畜病的診療。



農村手工業者，例如鐵匠，修理農業機器的工匠、車工等等的動員，是強烈地影響到農村經濟。

農村經濟情況的複雜，在於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剪刀差加強了，使農產品遭受犧牲。從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到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這一年中農產品價格僅增高百分之十三，而工業品價格，在此期間却增高了百分之四十七點七（見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政府公報）。肥料（價格增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以及農具的大抬其價，對於農民却成爲網難題。

這一切說明了一九三九年秋의 田間工作，在穀物動員收割時期，基本上雖算已經完成；可是，留下很多脫粒工作，拖延了許多星期。小麥的收成僅僅是七千一百萬石，一九三八年收成記錄是一萬零一百萬石，而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八年的平均收成是七千八百萬石。

由於軍事動員，引起工作人手的勞動力供應的不足，這種情形特別從糖蘿蔔、亞麻、大麻、烟草等技術作物的收成總額中反映出來，大部分收成是雜亂的堆在田裏毀壞了。

一九三九年秋の冬季播種成績，是異常明白地暴露着戰爭及其結果，對於農村

經濟的打擊是達到如何的程度。據若干統計，全國冬季播種面積，平均不到平常標準的百分之四十。

這裏須附加說明，由於土地的低度耕作，約有百分之五十的農田播種糟塌了，而必須重行播種。

一九三九年秋季田間工作的這種可悲的總結，證明着戰爭已在第一個月，是怎樣地破壞了法國農業的生產力。

### 三 戰時農村經濟的政府對策及其效果

法國政府畏懼這種困難情況所造成的嚴重結果，開始對於農村經濟採取某些手段，來防止農業生產的衰落。

政府很快的取消了戰前所施行的減低農業生產的方案。為保證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年的收成額，就利用某些部分的失業工人，並規定給動員的土地所有者，租佃農，農業工人，農場經營者，糖廠和火酒製造廠的工人在後方支付二十一天勞動。至於在戰區一些地方，要幫助勞動力或者運輸工具，來進行收割。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曾經頒佈法令，對於那些曾在動員以前在農業中工作六

個月以上的人員，規定十二日勞動制。

同時，政府主要採取的手段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樣，就是讓士兵來進行短期的農業勞動。

這些對策沒有產生相應的效果，因為到鄉村中去的人們，只是短期的，而且天氣不是經常的可以進行工作，馬匹的不敷，肥料的昂貴，而主要的是代替勞動的人數遠趕不上被動員的人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農業得到十五萬五千外國工人的很大助力。在這些工人中間，約有十四萬西班牙人。可是現在，法國政府害怕募集西班牙工人，認為他們是『危險的』。他們甚至不敢利用那些留在集中營的西班牙難民。政府會依靠殖民地人力的利用，可是從殖民地土徵集的數目却不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同量而語。而且這些徵募來的人們，首先要用於工業方面。

一九四〇年二月底，政府採取了一種規定，使所有從事農業的人員軍事化，並禁止變更自己的工作或離村。軍事化普及於男人、婦女，以及未成年少年。地方長官只能根據縣農業委員會的裁判，才有權免除某種人的軍事化的義務。關於這一點，農村資本主義份子是可以逃出法網的。顯然的，他們經常能夠得到免除義務，

並隨意自由地離村。同時規定以種制度，在私人商業和工業企業中，甚至對公共機關中工作人員，同樣普及這種軍事化，禁止移動。

關於農業人民軍事化的規定，有着很大實際的和根本的意義。這種規定意味着，從事農業人口之自由移動的被剝奪，在法律上把它固定起來。

法國政府這種政策，實際上不僅極力剝奪農村人口的破產階層向城市找尋生活的可能，來制止農業生產的衰落，並用立法的超經濟的方法，給農村資本家和地主保證便宜的勞動力，而同時消除工業企業方面對於人手日益增長之需要所及於農業無產者工資水平的影響。

政府為增強春耕工作，曾派遣八萬年老士兵，從事農業。這八萬人係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五年徵召入伍的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的男子。可是政府並不放他們回家，因為政府恐怕部隊解散之後，他們就要往工業方面工作，因而驅使他們專門建設農業中心（農倉庫），並使担负農業的義務勞動。

在這些對策中，表現為農業人口固着於農村的政策。

同時政府開始採取軍隊協助春耕的辦法。駐紮後方的部隊，在其駐防區內，從農業生產觀點上看，有特別意義。統帥部編制一種專門旅團，這種旅團必須協助人

民播種。同時命令地方部隊動用載重汽車、馬車以及馬匹以加緊協助農業工作。按農其效果來說，一九四〇年四月初，曾有一種最重要的規定，依據這種規定，對於管轄地區從事農業人員，須支付一個月的勞動來進行春耕工作。同時決定佔全部百分之五十的人員，有這種支付勞動的義務。這項規定的有效期限，曾延長兩個月，即一直繼續到六月底。

政府保證春耕工作的對策，產生的效果也是些微的。根據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巴黎回聲報』和『La Drapeau』斷言，春耕工作完成了戰前穀物播種面積的百分之八十五。小麥的播種，是用那從奧國輸入的種子。播種工作的質量較平時為低，這不能不影響到收成。

當政府根據上述方針，即把某些被動員的部份人員，轉入農業工作，並給大批人員休假期行耕種的時候，由於階級的考慮失敗主義的投降政策，在這方面表現出矛盾，這個矛盾，法國政府曾經是無力，而在本質上也不想消滅它。

農村經濟最尖銳的是勞動力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事實上只有軍隊部分復員的一條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予法國農村經濟的打擊，較諸第一次世界大戰更為猛烈，雖

然在當時法國農村經濟已遭受嚴重損失。這可由許多原因來解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法國基本農民大眾較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是處於非常惡劣的情況中。農民經濟由於農業恐慌是削弱了，他們感受戰爭的打擊為最甚；此外，在這次戰爭中，存在着一個異常尖銳的勞動力問題。近二十五到三十年來，法國農業人口減少了一千五百萬以上，這種農業人口的減少，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人口的損失，和農民大眾破產過程的加強，逃往城市。而同時在資本家和地主農場上，由於農業機器的引用，因而也減少了勞動力的需要。外國工人的利用，較第一次大戰時所演的顯著作用，已經減少了。

農業勞動力所以較第一次世界大戰處於尖銳的狀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當時農業極度需要人手的時期，曾經是毫無困難的，依靠協約國，首先是俄國的幫助，從前綫抽調部隊。一九一七年，在法國整個經濟中，特別是在農村經濟中，勞動力的問題，重又尖銳化起來，當時美國却給了特別重大的幫助，到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法國部隊中給農業工作抽調的人數曾達三十萬七千人。可是這次戰爭，唯一的同盟者只是英國，大家知道，對於法國的人力卻沒有重大的幫助。因此，給農業大口大規模的供給勞動力，不能夠在這次戰爭的前綫找到它的踪跡。

農村經濟的嚴重情況以及所有它的難關，不能夠在法國當局所實施的一般政策之外來找到說明。他們把戰爭的全副重擔壓到勞動大眾（其中包括農民）的身上。在農業人口的動員方面，在生產品的徵發方面，以及在其他一切方面，實行了有益於資本家和地主的政策。

法國政府沒有進行堅決鬥爭來反對生產品的浪費，反對生產品徵發的混亂和紛歧；反對所有的濫污舞弊，反對軍需部和其他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的作風等等。所有這些影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也廣泛的存在過；然而，當時法國當局為要戰勝敵人，曾採取了某種手段，進行掃除這些漏洞。可是，在這次戰爭中，法國大部分的布爾喬亞因為畏懼戰爭的革命結果，看準法國的敗北，倒是對自己害處較少，而開始投降了。為要能夠徹底的壓服法國的勞動大眾，就希望敵人勝利，在法國最高統帥部和政府中的國家主要當局及其代表們，事實上曾鼓勵軍需部的混亂情況，鼓勵農村經濟的瓦解。政府首腦達拉第，之後是雷諾，曾縱容布爾喬亞的投降空氣，事實上不進行任何堅決的戰鬥，為了勝利，曾未採取任何方法來特別注視軍需部的情況，來進行整頓農產品及農業工具徵發的紀律。

從法國崩潰原因的最新文獻中，如何明白地看出，法國政府和參謀總部，因為

懼怕法國人民，比懼怕敵人還厲害，老實地實行了敗北的和投降的政策。

儘管有着過去去戰爭的經驗，而法國農村經濟方面卻沒有準備。法國政府從這一極端跑到另一極端：從幾幾乎一人不剩地動員了所有農業中有工作能力的男子，一直到復員後的大量釋放；從農業工具的廣泛徵發，一直到進一步的拍賣等類。

當一九四〇年三月，在國會中討論農村經濟時，議員畢伊約向政府代表指出道：「部長先生，請到吧，所有會場中發表的意見，是完全確實的。我可以告訴你，這種情況是特別困難的，就是我們很難理解政府所採對策的意義，這些對策是曖昧的，是無系統的。」（見三月一日政府公報）

法國當局這種被隘低階級的，自私自利的，反人民的政策，在農村經濟方面，會無能也無力實現他們的對策。

法國當局用自己反人民的行動，進行逮捕其產黨，進行壓低勞動者的生活水準，他們摧毀法國人民的力量，在勞動大眾以及農民中間，播下了怨憤的種子。他們極力削弱並征服那些在農業生產中從戰爭所帶來的勞動者的意志。

一九三九和一九四〇年的收成，是在大眾人民逃亡，三分之二領土被敵人佔領，以及全部經濟生活混亂的戰爭情況中進行的。這種損失很明顯地表現於農業的總



結中。很多播種田地被踐踏了，很多牲畜因兵災而死亡了，農村居民逃避敵人的進攻，拋棄田地，不能收割。

對於農村經濟的這些打擊，還要補充一點，即法國開始參戰的起初八個月，當時前綫是不靜的，我們可以明白的判定，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的收成額，其狀況還要更甚。

#### 四 投降後的法國農村經濟及維琪對策

隨着法國失敗和投降之後的形勢，農村經濟的情況是更進一步的惡化了。

法國軍隊復員之後，並未消滅農業中勞動力的不足。被德軍俘獲的二百萬俘虜中間，跟農業有關係的就不下七十五萬到八十五萬人。這對於那些缺乏人手而又無力僱工的農家，造成特殊嚴重的情形。

在事件繼續發展的情況下，農家很難決定選擇的問題，因為他們不知道將來有怎樣的市場。

肥料問題也是異常嚴重的。

遠境農場的供給，依賴於法國北非殖民地原料的輸入。如果肥料工業的中心處

於亞爾薩斯，而現時要從亞爾薩斯給非佔領區補充加里肥料，是不可能的。對於葡萄栽培有重大意義的銅硫酸鹽的情形也是極不利的。農業部長曾在某次演講中宣佈道：『我們沒有銅，在佔領區中現存的貯藏，已被佔領區政權所徵用，而在我們管轄的非佔領區，所有的數量是不足道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La Depeche*）由於肥料的缺乏，農業部曾經勸告農民，僅僅對於最重要的作物施用肥料。

農業工具和農業機器的實際情況也是不好。沒有足夠的農業工具及其他工業品，是不能夠進行農業工作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農業部長凱斯奧曾承認：『農業中需要大量的工業製造品，而現有的數量是不敷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La Depeche*）

甚至供給農村經濟的少量工業資源，也因交通的破壞而複雜化了。

在農業中所有的拖拉機、汽車、移動機關車、各種摩托，由於國內石油的缺乏，不能夠完全使用。因為法國在石油方面，完全依賴輸入，而目前在跟對外市場隔絕的狀態中，剝奪了石油輸入的可能。

政府極力獎勵汽車和拖拉機使用酒精、木炭、及其他代用品的裝備。一九三九年從四十三萬載重汽車當中，曾有七千輛應用木炭燃料的瓦斯發生器，而到一九四

一年初，應有五萬輛載重汽車，應用這種裝備。可是，汽車和拖拉機之大量利用木質燃料，使國內木材減少，而國內森林業也是有限的。

我們所引的上述材料，明晰地表示出，現時法國農村經濟的崩潰，是達到如何的程度。

那麼維琪政府對於農村經濟的對策和方案又怎樣呢？

法國投降後，貝當元帥曾在他的演詞中再三宣佈，農民是『新制度』的基礎。一九四〇年七月，賴伐爾曾向在維琪舉行的民族委員會表示：『法國必須重行成爲優越的農業和農民的國家，而她的工業要重行獲得自己的傳統性質』（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一日紐約時報）。

這種說到農業人口在『新法蘭西』國家中的決定作用，以及說到農業是國家整個經濟之基礎的言論，反映着維琪政府渴望在農民中給他們所實行的反動的，反工人的政策，獲得支持。維琪政府在城市及農村勞動者中間，極力挑撥離間，而由此獲得可能，把戰爭和投降的全部結果放到城市勞動者以及鄉村勞動者的身上。

法國必須實行農業化，法國出版的某些報紙以及其他西歐國家許多機關出版物，熱中地辯解着。

假使法國轉爲農業國，這就意味着她的工業，首先是重工業的摧毀，分散並削弱法國的工人力量，使大部分的城市人口移植到農村。這就是說，法國將成爲中歐的農業附庸。

這樣的政策能不能實現呢？

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給史密特一信中，說到布爾喬亞國家的政策，對於經濟的影響問題時，特別指出：「國家政權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會循着同一的方向而走上先頭，而且發展得較快；它會走相反的方向，這種情形在今日會使每一個大民族的力量受到破壞；它會把經濟發展的方向切斷，而規定出另外的方向。」（馬恩通訊集）

國家實行農業化的政策，這表示着企圖把國家經濟的發展拉向後退，企圖征服那些在資本主義條件中，引起農業人口減少，並使他們走向城市的規律。這樣的政策是和經濟發展的方向是相反對的。雖然在法國經濟中已足以招致不少損失，而在結局上必然要遭遇破產。

從農村人口基本羣衆的處境來說，法國實行農業化的思想是極端反動的。和這些因素同時存在的還有其他原因，法國農業生產率，由於資本主義的統治，被國內

消費的支付能力的狹隘範圍所限制，此外在世界市場上，它又不耐和那些經常輸出農產品的國家競爭。在德國雜誌「星期通訊」(一九四〇年第七號)上，曾指出法國油類作物播種面積的縮減及試行擴張播種面積的失敗時，寫道：「法國農民既不能夠跟那些在滿洲生產大豆的苦力競爭，也不能夠跟那些在赤道非洲生產棕油的黑人競爭。」

一九三〇年時，法國甚至規定小麥關稅二百公斤征八十個法郎這樣高度的稅額，當時國內小麥每年平均價格，每百公斤麥二百四十九個半法郎。這樣的稅額遠覺不足，政府不得不断加强限制小麥輸入。燕麥的入口稅每百公斤四十法郎，而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八年的燕麥國內價格每百公斤是八十五點六法郎。大約這種稅額和國內價格以及其他穀物之間的比率，在戰前也存在着。這就使得農產品在國內市場價格較世界市場價格大大提高。這由下表可以看出：(根據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羅馬國際農業年鑑材料)。

小麥和燕麥價格(單位每百公斤依金法郎計算)

年	份	阿根廷的在 利物浦倫敦	加拿大的在 利物浦倫敦	巴	麥	阿根廷的在 利物浦倫敦	巴	麥
---	---	----------------	----------------	---	---	----------------	---	---

一九三五	八·七三	一〇·九〇	一六·五六	八·一五	六·六二
一九三六	一三·四四	一一·五五	一一·五一	七·五九	一六·五二
一九三七	一四·三七	一七·六九	一九·三五	八·八二	一五·二四

法國穀類產品在國外出售的價格，大大低於國內的價格。例如一九三八年法國「剩餘」的小麥在國外市場，是按五十到六十法郎一百公斤出售，同時國內的價格每百公斤是二百零四個法郎。這種價格支付的差額就取償於小麥生產者。

法國農產品要想大量輸出到世界市場，只有在迅速減低農產品的成本情形下才有可能；而這又惟有在農業技術和集約經營的農業生產（較現時更高的）之高度水準中才能達到。法國農業的基本羣衆，在法國現存社會制度中，迅速提高農業技術，是此路不通的。除此而外，這需要大量的工具，而他們沒有。十分明顯，小規模的農場，是不可能採用複雜的農業機器和工具的。在現存資本主義制度情形下，法國主要的大量農業生產品，惟有極力減到戰前的價格，此外就是降低生產者的生活水準，才能跟世界市場競爭。至於說到資本家和地主階層，就是在不斷引用農業技術和集約經營情形下，他們也決沒有使成本減低，使法國主要農產品達到可以向外部市場競爭的程度。因此現在國家農業化之下，他們就更應大大的剝削農業無產者。

，雖然在戰前，農業無產者的生活水準已經是很低的了。

這樣，國家農業化不僅意味着着經濟的倒退，而且伴隨這一結果，將急速的降低法國農民大眾和農業工人的生活水準。當然，這樣的政策，無可避免地要遭遇到無論城市以及鄉村的勞動大眾之堅決抵抗。

維琪政府恐懼國家糧食基礎的愈加破壞，一九四〇年七月底，曾迫使從淪陷區逃出的所有農民和農業工人，回到自己的家鄉。

一九四〇年九月，維琪政府實行沒收所有荒廢農田，在一九四一年底以前，地方官有權把它們發租，租期是九年。租種者在起初三年自由耕種，免除地租，其餘六年規定按照一般水準平均納租百分之五十。預計由工業中心多爾頓，及其他省區移往具有荒廢農田區域者，約有五萬戶。

政府公佈了一種法規，征募城市青年，給以農業生產和農村手工業的訓練。未成年的少年，必須在那些農場上學習手工業，無償的義務勞動一年以上，才算訓練期滿。

對於農業人民最焦灼的問題是農產品的價格。政府幾乎對於所有農產品規定付給生產者以極低限度的價格。並規定農產品批發和零售貿易的填加範圍。

小麥，這是法國農業的主要作物，生產者所得到的價格，被釘在三百一十四個法郎一百公斤上面，等於戰前的水準。說到別的穀物，那末它們的價格限度，跟戰前比較，有如下表（單位每百公斤法郎價格）

	規定價格	戰前價格	增加百分比
裸麥	一七一	一〇〇	七一
燕麥	一四〇——一四五	一七〇	一〇〇——一〇七
大麥	一六〇	九〇——九五	七八——六八
玉蜀黍、蕎麥、燕麥、肉、乳酪產品	規定一般超過戰前價格的百分之二百。		

從上述材料中，十分明顯，政府的政策是獎勵發展飼料及其他的作物，來代替小麥。

農民必須把穀類產品賣給「穀物局」，該局實際上是和「小麥局」設立在一起的。政府對於農產品所規定的價格，低於自由市場的價格很多。而許多農家，特別是有剩餘生產品的大農，就選擇別的方面來出售或一般的措在不賣。

政府不斷向農民頒佈命令：要他們按照官定的價格出賣農產品。如不遵守，即以剝奪農產品的徵發相威脅。供給部長阿沙爾曾宣稱：「我們要求生產者放棄這種



念頭，就是他們想按照有利的價格來出賣農產品。」（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四日 Depêche）。這些號召沒有發生適當回響，而威脅同樣也不起作用，因為農產品規定的價格，落後於迅速增長的工業製造品的價格。凱斯奧在某次演講中宣佈：「必須實行這樣的官定價格，使工業品和農產品之間的價格，獲得平等」（同上十一月二十六日）。而這僅僅是善良的希望罷了。

政府力求得到足夠數量，由自己支配的供給城市的糧食，曾允許國家機關，按糧食供給情形，跟生產者訂立耕作合同，並使生產者交付下述作物：馬鈴薯、糖、糖蘿蔔、油籽和豆類。在條約中說明播種面積，承包期限，並精密規定統制條件。根據這種合同，支配糧食的機關，首先利用農產品來保證大城市的食糧供給。對於簽約的農家，許以種子和肥料的優先供應，而它的價格規定較現售高百分之二十。政府在自己的規定中說明，農民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可進行訂立條約，政府課以義務耕作定量的土地，並繳納相當數量的生產品。

這種特級的「統制化」的政策，在零細生產的條件中，在生產者被強制束縛於條約的猛烈抵抗情形下，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尤其是政府對於供給農業生產者的工業品的充分貯備不能有把握。

一九四一年三月，政府對十七歲到二十一歲的人口，實行「國民農業義務勞役」。這些人口，由地方官征集服役於農村。一九四一年宣佈農業生產須服從「民族利益」。因此政府有權訴諸人民勞動的動員，來保證農業生產。首先使那些曾經生長於農村，或者已往在農村工作過的人們，經過軍事化來從事農業勞動。這個對策是上述一九四〇年初採取的農業人民軍事化法規之補充，而征集人民保證農業生產勞動，便加強了勞動大衆的剝削。

從一九三八年秋初起，城市及農村富有階層，預見戰爭並畏懼法郎繼續貶值，開始向土地投資。土地的購買，在戰時，特別是休戰以後是加強了，因而土地的價格是猛烈地增長了。

根據「力讓」(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消息，土地價格在投降之後增加了兩倍。當然，出賣土地的是那些比較貧窮的階層，他們的處境是特別艱難了。儘管土地購買達到怎樣嚴重的程度，政府並未堅決的制止，而僅僅制定一種法規，即土地的獲得，須經農業部許可。在預防剝削土地零細分割的藉口之下，政府是完全的協助着土地的在僱和土地私有制。

農業生產者的剝削前進得更難堪。他們在戰爭期間曾被剝削到了自己移住；雖然

在物價猛烈增漲時期，他們的工資却低於一九三九年的水準。據『對外貿易新聞』報導，法國勞工部長曾警告企業家，工人的工資不得高於一九三九年九月的水準。而這個也涉及到農業無產階級。在法律上剝奪了工人罷工和組織階級職工會的權利。在法國參戰期間及休戰以後，一面使資本家和地主的經濟之間，財富的破壞是加強了，而另一面也加深了農民基本大眾經濟的破壞。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維琪政府實施『農業合作組織法』時，曾掀起很大的騷動。『合作組織』的建立基礎是地方企業家財團，事實上由他們規定一種義務制度，包括農村工業企業所有者、地主、自耕農、佃農、半佃農，以及農業工人。加入合作組織的家主，要自動的把全家人員登記。地方聯合會須從事僱傭勞動問題的研究，並設立專門委員會進行調整。實行禁止所有農業工人罷工行動的法令。取締農業工人職工會，甚至過去的農民協會也在取締之列。

各省區的合作聯合會跟地方合作組織聯系。其中以政府的委員會為主腦，這些省區聯合會領導地方聯合會的活動，並須從事農業生產、牲畜、農產價格、農業保險、組織及『紀律』諸種問題的研究。

政府並不解散原有的法國農業合作聯合會、互助社、以及農村商會。這些組織

是落後的，它須服從新建的「合作組織」。這裏是說，把農業合作更多的服從於財政資本的統治，而後者的利益，實際上又是服從於政府機關的。

全體農業人民「代表機構」的「全國農業合作聯合會」公開承認，各區聯合會，農業合作社，農村商會的「代表們」，事實上是由政府指派。在會議中，農業部指派十個人領導會務。

雖然政府在農村經濟方面主要的對策，顯然的是要力圖把農業生產全部服從獨佔資本的利益，特別是採取國家整個農業聯合的手段，確立自己的勢力。

爲適應財政寡頭、地主資本家、農村上層份子的利益和要求，國家機關爲了增加農業生產，極力進行加強剝削廣大的農民大眾和農業無產者。

法國政府在農村經濟方面所實行的對策，不僅引起農村勞動者的不滿，而且也不能夠解決被戰爭以及國家當局一切反人民的政策所破壞的法國經濟這一部門當前的根本問題。（譯自蘇聯「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月刊。原題爲「戰爭期間和投降以後的法國農村經濟」）。

（M·柯幹著 易今譯）

## 納粹垂誕下的土耳其農業

### 土耳其農業的一般輪廓

土耳其，這是經過了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的革命而獲得了民族獨立的戰後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土耳其的民族資產階級，曾在其執政後大肆發展本國的工農業，並在這方面得到了偉大的成就。但，畢竟因為現代土耳其所繼承下來的乃是脆弱的工業，所以直到今天，農業還依然是土耳其經濟中的基本部門。

在土耳其的全部居民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從事農業的。農產品中主要的是烟草、穀物、果實、橄欖油及家畜等。這些農產品每年要佔土耳其輸出的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

土耳其的土地，大部是不適於農業的。耕種的區域，僅限於地中海沿岸，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的河流域。就是在適宜耕種的土地當中，被開墾了的也不過祇有五百萬公頃左右，即僅當土耳其全部領土的約百分之六。

土耳其全國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五，皆屬於僅佔農村居民百分之五的大地主和富農。因此，土耳其絕大多數的農民，都沒有土地，即有也祇是可憐的小小一塊。而這種情形就造成了農民貧困的連年加深。他們一方面沒有木錢來開墾新地，而他方面又無力購買新式農具。於是，地主和富農對於他們所實施的嚴重剝削，他們也惟有飲泣吞聲地來挨受了。通常，佃農收穫的大半，全要送給地主的。

近數年來，土耳其的農業技術已日見提高。現在，除了有國營的農業企業外，在阿那托利亞西部和南部，並建立起大地主的農場，這些農場有的是在使用着現代的農業機器。但，地主土地的大部分却仍是佃租出去的。因此，小農經營在今日土耳其的農業中依舊佔着主要的地位。

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目下土耳其的農村中所使用的耕具，其絕大多數還都是鐵嘴的木犁等。土耳其農業的落後性，於此可見一斑。

土耳其的養畜業雖算發達，但由於大多是利用牧場，因而對於土地的施肥，也就不起多大作用了。同時，水利的事業也相當落後，大規模的灌溉工程幾乎是沒有的。所有這一切，就使得土耳其的農業，不能得到長足的發展了。

## 二 近年來土耳其的農業

一九三九年秋英德戰爭的爆發，曾給予了土耳其農業以嚴重的打擊。這裏，首先受到影響的便是構成土耳其輸出大宗的烟草、葡萄乾等等。政府為保證這些輸出品在國外市場的銷售，曾採取種種對策。但這些對策却沒有得到多大的實效，農民的產物仍是不斷跌價，銷路也日益狹隘起來。舉例說來：烟草的輸出，一九三九年為四萬四千三百噸，而一九四〇年已降到二萬七千四百噸。葡萄乾的輸出，一九三九年為三萬九千噸，而一九四〇年則跌至二萬九千九百噸。

同時，近年來土耳其的天災也是連年不斷。一九三九年整個阿那托利亞會遭受過交相逞威的地震、大雨、氾濫和颶風的災害。根據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的官方公報，僅因地震而死亡的，一年之中，就達到了三萬四千七百人之多。但地震不僅招致了人口的傷亡，它還造成了農村中其他巨大的物資損失：許許多多的耕畜、農具和灌溉工程，都蒙受了嚴重的破毀。這種情形會給土耳其的農業生產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處於戰雲密佈中的土耳其，曾在英德戰爭爆發後的不久，實行了國家的總動員

。這個總動員會從農村中剝奪去大批的人手、耕畜和運輸工具。關於這點，我們最好來看一看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的半官方報紙『安卡拉』。這天的『安卡拉』報曾發表塞丹姆致地方長官的函件一通。裏面這樣寫着：

『政府已召集某些預備兵入伍，並收買某些數量的牲畜和運輸工具；它可能於將來不得不再行補購。但，在這同時，整個說來，本年度的收成還要比常年好些，雖然農村的人手和耕畜是已經減少了。因此，我們必須在當地尋求各種辦法並加倍努力，以進行收割。』

一九四〇年二月土耳其議會所通過的國民經濟保護法，很快地便付諸實行了。這個法令賦與了政府以徵用人民勞動的特權。就是說：政府有權強制能夠從事農業的人民，到國營農業企業或私人土地上去耕作的，而其工資的支付則按政府的規定數目。

為補充農村人力和耕畜的不足，政府曾在美國大量購買農業機器（其中尤其是收割機）。土耳其農業機器的輸入，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共值七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四『里拉』，而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則值一百六十一萬四千零十四『里拉』。至於這些機器的分配，那當然幾乎全部都是供給國營農業企業和大地主農場的。在高利貸



盤剝下的土耳其農民，則唯有依舊使用着他們那粗陋的農具。

在英德戰爭初期土耳其所遭受的輸出滯礙，曾被投機家巧妙地利用過。這些投機家趁着農村中各種農產物價格的驟跌，以驚人的低價大肆收買起穀物、果實等等；過了不久，他們又把這些商品高價地在城市裏賣出。在這樣的一轉手中，就產生了許多暴發戶。而這裏吃苦的却是農民，因為他們所需要的工業品，反因原料輸入的困難而昂貴起來了。

由於土耳其至今還沒有捲入戰爭的漩渦，更加上對農民榨取的加重，所以雖然它的農業近年來遭到了相當重大的打擊，却終究還能勉強支持並保有較好的收穫。根據一九四〇年八月五日『安卡拉』報所發表的統計，一九四〇年度土耳其穀物的收成已較前年為佳。例如一九三九年小麥的生產為四百六十萬七千噸，而一九四〇年則為四百六十三萬三千噸。在這個同期，裸麥則由四十二萬六千噸增至五十一萬六千噸；大麥由二百二十九萬五千噸增至二百六十五萬噸。其他作物的收成大致也還良好。

然而，土耳其農村中勞力、耕畜和運輸工具的激減，即使未曾立刻影響到一九四〇年的收成，但對於今後土耳其的農業，却無疑地會造成嚴重的惡果。（孫亞明）

## 向獨立途中邁進的印度農村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國家，它是不列顛帝國皇冠上的一顆亮寶石。英國統治印度的結果，使印度農村陷於饑荒動亂，生產滯而不進；逐年由印度農村所流的血液，固然是大不列顛帝國繁榮的唯一滋補品，但由此也促進了印度農村的覺醒，印度歷年的農民運動的巨流和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匯合起來了。

今日的印度農村仍須在歷史殘存的苦難中掙扎奮鬥，但誰敢肯定說明日的印度農村不會換上一副新裝和世人相見呢？

讓我們認識今日的印度，不要在明日新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對於這位漂亮的新來客而感到生疏和驚異哩。

### 一 印度經濟發展的特點

殖民地經濟的一個特點就是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優勢，印度自也不能例外。在印度，小農生產者，是在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雙重剝削下。這是殖民地農村破產和不斷的爆發經濟恐慌的基礎。

英國統治印度，在兩種作用下，規定了印度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性質：它一方面阻滯工業的發展，同時努力在土地關係中保留封建的殘餘。

在這種情勢之下，農業非但成爲國民勞動的主要部門，並且就在農業當中，生產條件和生產手段，都集中在帝國主義、土著地主及高利貸者的手中，作爲超經濟掠奪農村主要民衆的工具。手工業和封建組織的崩潰和附庸性，農村主要民衆和手工業勞動者的逐漸破產，在印度工業牛步化發展的形勢之下，不可避免的要走向農村人口的貧窮化。農村中相對過剩的農業人口增長了，這就是說，農村基本民衆感到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高利貸者及富農攫取生產條件和生產手段的壓迫。

在先進國，過剩的農業人口總是被龐大的工業生產所吸收，但在殖在地國家的印度，却沒有這個前途，過剩的農業人口在農村中整年的擁擠着，找不到出路。印度的被征服，使舊經濟制度破壞了，但不能馬上轉入新的發展道路。維特威爾在他所著的『世界經濟地理』一書中，描寫印度手工業的破產時，寫道：『英國以工廠

出品的廉價布疋泛濫了印度，並由此淹沒了印度土著的紡紗和織布。……幾百萬印度的織工喪失了工作。大規模的工業中心，從前是以自己布疋的美麗耐用著名的，荒涼起來了。甚至印度的總督早在一八三五年就承認了：「這事的不幸，幾乎在商業史中難找先例。印度的原野，佈滿了棉織工的白骨。」

這種相對的人口過剩是賤價勞動力的來源，是英國在印度投資獲得巨額利潤的保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在印度發展了工場工業；由於戰時英國對印商品輸入的銳減，促進了土著工業的擴張，而英國本身爲了戰爭的供應，也獎勵爲戰爭而工作的企業。尤其發展了紡織工業，發展了幾種礦工業部門，並且開始有了冶金業的萌芽。但所有這些發展，都在適應宗主國的需要，例如在印度鐵路建築，是爲了原料賤價的輸出，並包含軍事戰略的目的。然而，歷史的矛盾也從此開始了。一位科學家說得好：「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指殖民地——作者）時，不得不在那裏敷設鐵路，設立工廠，建立工商業中心。勞工的出現，本地智識界之開始產生，民族自覺之喚醒，獨立運動之加強——就是統治政策不可避免的結果」。這也可以說就是目前緊遠東安危與世界大局底印度問題之產生的歷史根源。

## 二 農部中的土地關係

印度有豐富的農業資源，大部分人口從事農業生產，據印度官方統計，最近輸出的原料有十九種，其中主要的是農產品，印度領土的百分之六十四，都適於耕作，森林面積佔百分之十三，播種面積約一萬三千二百萬公頃，其中穀米佔三千四百萬公頃，在印度斯州沿岸一帶，穀米每年平均收穫量達四萬七千萬公石，佔世界總收穫量三分之一。大約每年有二千萬公石的輸出。這就造成印度是世界最大的穀米輸出國的地位，印度同時是世界小麥生產主要國家之一，一九四〇年（三四月份收成）小麥收穫估計在一〇六百萬申特新爾以上，與一九三九年一〇一百萬申特新爾比較，超過過去收成百分之六。

由於印度農村中土地關係的半封建性，生產技術的落後，使得印度農業生產不能夠大大朝前開拓，並且，即使農產品收穫豐饒，但農民仍經常陷于半饑餓的狀態中。

印度盛行着小農制度，全印度耕地面積的52%並在『扎明大爾』（Zamindar）（註）制度之下，這里從最初起就是殖民地領主的私產，有一部份是屬於舊的封建

註：印度一種付定稅與政府之采邑領土。

領主；一部份是屬於官僚、包稅者、大的商業高利貸資本。其餘的48%耕地面積，是在「雷以奧特瓦」(Raichur) (註)制度之下，那里是英國土地政策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所創造的農民私有地。可是這種所謂農民的私有地，大部份是集中在地主和富農手中的。

耕地分配情形(戶數單位萬戶，土地單位萬畝)

	小農		富農		地主	
	戶數	土地	戶數	土地	戶數	土地
孟買	一七〇.〇	三七六.〇	二〇.〇	三四〇.〇	四.〇	二,〇〇〇.〇
馬德拉斯	五二三.三	一九九六.四	一六.八	四四八.六	一.三	一九一.〇
判查布	五二五.〇	一,〇二七.六	六〇.〇	九四五.六	一五.〇	六七六.九
總計	一,一八.三	三,三九〇.〇	九六.八	一,七二八.二	二〇.三	二,八六七.九
百分比	九〇.五	四二.五	七.八	二一.五	一.七	三六.〇

和我國農村中情形差不多，印度地主一般的自己不經營，而是純粹的收租地主

註：印度農民私有地的名稱。

。農村中盛行租佃制度，租額之高往往要佔收成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同時，佃農租種土地，通常要經中介人，這種轉租是重重疊疊的，有時候一塊地皮的轉租要達四五十級以上，這就增加了佃農的層層剝削。

由於土地壟斷在地主富農手中，賦稅租額的繁重，使農村基本民衆麻痺，無力負擔重荷，因而使農業的生產日趨萎縮，失去了發展的能力。由於農民極度貧窮，即使在目前科學昌明時代，也無法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而阻止其倒退和衰落。

伴隨着生產技術的減退，耕地面積也日在縮小，據一九四一年二月份紐約「美亞」雜誌轉載「印度的今天和明天」的「印度的農村危機」一文中的統計：「依照有代表性地方而言，每一農民耕種的土地，平均起來，一七七一年為四十一英畝，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平均只剩七英畝，而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戶的耕作面積是不到五英畝的。」

印度農業技術的落後是不言可知的，農業生產仍沿用古老的耕作方法。……耕畜在印度比較在中國多，但品質很惡劣，這是因為牧場缺乏和飼料不足的結果而退化的了；在冬季時期，家畜是更瘦了，更衰弱了。……農民把許多畜糞用作燃料，因為柴薪對於農民是很少的，肥料不充足，多數區域，土壤肥沃性都耗盡了……

農業的工具是手工業的生產，是舊式的，並且比較昂貴。新式沉重的犁，對於衰弱的耕畜是無能為力的，機器和耕種機，在農場中幾乎遇不到，而在農場細分之下，也不便於使用的。(胡明譯：世界經濟地理六〇〇頁。詞句稍有修削——作者)

農村的債務是年復一年的在增長着，農村基本民衆是經常在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慘酷榨取之下，半數以上的農民經常在債務中打滾，償不清的債務使他們日益陷入奴隸的勞役。農民因債務的關係，土地是逐年的向高利貸者手裏集中着。早在一九三四年，據拉哈卡茂德教授估計：印度農民所欠的高利貸者的欠款共達四十萬萬盧比。抽樣調查報告表示：判查布、孟加拉、孟買各省農民不能償還高利貸款者達百分之六十至九十。同時由於農民被高利貸束縛，不能和市場發生直接關係，農民出售生產品，一般都低於市場價格百分之三十。據新近可靠的統計，全印農村債務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增長的情形如下：(單位英鎊)

年 份	負 債 總 額
一九二一年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年	六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七年	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有位信教徒，在一九四一年「亞細亞」雜誌發表了一篇談「印度農民」的文章，帶着不勝浩嘆的口氣說：「農民是否比以前進步了呢？以物質方面說，各區域互有不同，但在精神價值方面，幾乎大家都說是敗壞了。農民已經不及從前忠實可靠，缺乏道德，多結黨，多訴訟，固有的文化大大減色了！」這種浩嘆絕不是沒有原由的呀！

### 三 戰爭：危機和出路

我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印度是英國戰勝同盟國家的有力槓桿，爲了英國的作戰努力，印度貢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資，感謝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印度仍然是英國作戰動員的對象，而成爲反軸心國家的世界聯合中重要的一環。

此次歐洲戰爭的初期，印度農村是處于破產和危機的前夜，農村大眾的生活水準，由於戰爭是大爲降低了。大部農產物因戰爭而不能輸出，國內物價一般的升騰起來。這種情形不得不使印度農村經常處於饑餓死亡的威脅之中。

在大戰前夜，印度農村的危機，表現得至爲明顯。其主要的特點：

第一、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趨於畸形發展，結果使殖民地的印度工

業無由發達，影響和加深了印度社會的停滯性。

第二、農業的停滯和退步，表現於產量的低落，勞力的閒置，可耕地的荒廢，經營的粗放，耕地日趨縮小等等現象上面。

第三、農民土地饑荒擴大了，租地範圍不斷縮少，一再分割；他方面極少數富豪地主所擁有的土地，無限擴大著。

第四、地主權力的擴張，出租和轉租的愈趨繁複，不事耕作不謀改進坐收地租的人數迅速增加了，大量土地轉移到不事生產的人們的手里。

第五、農民債務的增加，這種增加數額，已成爲天文學上的數字了。

第六、農村徵發的頻繁，結果使農民擔負更形增重，僅有的土地也要轉入富豪和投機家手里。

第七、喪失土地的無產者急速增加，這種增加情形僅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一年這十年中，全部農民總數中，由五分之一增到三分之一！而且增加的趨勢是逐年地在向前發展。

在這種情勢之下，印度農民運動的發展，近幾年來便成爲意義最重大的印度獨立運動了。

一九三六年，首次的全印農民團體組成了——Kisan Sabha。一九三八年全年內，整個印度發生農民鬥爭，並在許多地方和許多事件中，開始獲得部份的勝利。第四次全印 Kisan Sabha，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在該瓦開會，參加的成員已達八十萬人了。

歐戰進入新階段後，跟着印度問題也進入了新階段。印度，這具有四百六十七萬五千平方公里的龐大國家，這具有三萬五千三百萬以上人口的優秀民族，這具有饒足資源的，幾千年歷史文化的國度，顯然的，是反侵略戰爭中的重要力量，是民主國在太平洋對日寇進行反攻的的堅強堡壘。

誠然，歷史的枷鎖仍重壓在今日印度人民的頸項上，而使印度人民的作戰努力，未能充分實現，這是不無遺憾的事；但新的情勢，必然推動英國做新的考慮，來「大膽的清算歷史。」

印度農業問題的解決，必然的和民族的獨立相聯系的，在今天，它又是與全世界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不可分離的。

我們謹在這裏預祝英印關係有新的開展，反侵略力量大大增強，而加速東西法西斯強盜的崩潰與民主國家勝利的到來，而遭受歷史磨難的印度農村，也將由此獲

得它光明的前途。

(馬今)

## 中國游擊區的農村經濟

### 一 游擊區農村經濟的特點

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本來是不平衡的。由於農業發展本身的條件，以及外來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不同，在華北平原，東南沿海，以及西南腹地各區域，抗戰以前農村經濟的關係顯然有着差異。有的工業資本已可控制農業生產關係（如東南沿海），有的商業高利貸資本在農村中還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如華北平原），有的農業生產水平尚很落後，封建性殊為濃厚，甚至還有原始公社之殘餘（如西南腹地）存在。但是抗戰如一個熔爐，它將一切嚴重的災難加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頭上，同時它又能汰除民族的渣滓鍛鍊鋼鐵一般的新生的力量。隨着抗戰的進行，在不同的區域裏，因為敵人軍事侵略力量程度上的差別，我們軍事防禦和進攻力量的不同，以及政治改革，動員方法等等的軒輊，使戰時農村經濟與戰前有了顯著的區別。以前沿海一帶生產比較發展的農村，已經走上了殖民地化的道路；反之，以前農業生產比

較落後的華北平原，今天正從和敵偽艱苦的鬥爭過程中，建立了新的經濟萌芽，產生了進步的農村經濟關係，這些地帶，就是在敵人後方的廣大游擊區域。

所謂游擊區，是指那些在敵人的後方已被敵人佔領或尚未被佔領，而我們已經建立游擊根據地的區域而言，牠主要是華北廣大的農村。這些區域，由民衆武裝起來組織的游擊隊非常堅強，非常活躍，足以抵禦敵人的進攻，保衛這些游擊根據地；這些區域，軍民常處於戰鬥的狀態中，敵我戰綫呈犬牙交錯的狀態；這些區域，民主的政治在推進中，緊急的戰爭任務催迫着廣大的民衆動員起來，參加戰鬥的場面。由於這種條件，決定游擊區的農村經濟有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在這裏已無從插足。在游擊區，在我堅固的抗日根據地，敵人以及其他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已經完全摧毀，建立了民族經濟的堡壘。由於這些區域的民衆組織日趨健全，民衆武裝逐漸壯大，民族經濟的堡壘也愈益鞏固。這是游擊區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前提；也是決定中國經濟自由發展前途的重要關鍵。

第二，農村經濟中的封建生產關係在這裏已逐漸消失。少數甘心投降的地主豪紳已經附逆，暴露了他們的狐狸尾巴；因此他們的土地已經政府沒收，分配給一般

農民，特別是出征軍人家屬去耕種，他們的財產已經充公，作爲抗戰經費，在徹底實行「二五減租」「一分減息」的政策之下，佃農以及貧農的生活也得到了相當的改善。高利貸者在這裏讓位於合理的借貸機關（主要由政府來經營），商人對農民的剝削，也大爲減輕了。

第三，新的經濟關係已經有了萌芽。在遊擊區，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既已逐漸消除，則自由發展農村經濟的前提業已存在。在這個基礎之上，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運動，新的農村經濟關係，已經有了端倪。例如生產運動的開展，貿易、貨幣、金融政策的健全，合作事業的發展，土地政策的適當推行，合理負擔的切實執行，農民和農村工人（僱農）在抗戰建國的目標之下，普遍有了組織，雇主和僱工，地主和農民的種種關係，有了很大的改善，農村社會內部的矛盾，在團結抗戰的旗幟之下，已通過了民主的政治方式，獲得適當的處置。總之，這些游擊區的農村經濟結構，從基本上來說，已沒有（也不可能）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性的成份所支配，同時已沒有（也不可能）再爲封建或半封建的經濟成份所支配。這些游擊區，今天正在抗戰的熔爐裏，鍛鍊出堅固的，民族的，民主的農村經濟關係來。

## 二 一個艱難的鬥爭過程

但是，游擊區農村經濟上的這一點成就，這一點新的萌芽，決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廣大的民衆直接和敵寇漢奸艱苦鬥爭的結果。游擊區既然在敵人的後方，則和敵人的鬥爭當然是格外劇烈。敵人對於游擊區經濟設施破壞力之大，自然可想而知。因此，游擊區農村經濟的建設，是一個萬分困難的鬥爭過程。其具體情況，略如：

(一) 交通線被敵人佔據，游擊區與游擊區之間，游擊區與大後方之間的交通都被遮斷，因而原有的商業路線都被破壞，一切物品的輸出入都困難；

(二) 因為軍事的關係，游擊區根據地多處於山嶺小道的中間，即使在平原地帶，所有公路、大路亦自動破壞，所以就游擊區本身的交通運輸而論，也是很很方便；

(三) 敵人爲了補給其經濟恐慌，常利用其強佔的大城市爲基點，對我鄉村作瘋狂的經濟掠奪；



(四) 敵人在強佔的大城市裏，常使用拔釐價法，強劫手工廠，實行五五或六四的商標，傾銷劣貨，甚至印發假鈔，搗亂我幣制；

(五) 和戰線的大牙交錯同樣，形成敵我區的商業路綫，處處可通，閉市絕法設置。

基於以上種種困難，且加上敵我經濟的強弱（如果單純以經濟數字來作對比的話），又很懸殊，似乎使我們對於游擊區的經濟，要發生無辦法之感；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只要能夠實行動員羣衆，加強政治組織，雖然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之下，我們仍然可以鞏固自己擴大自己，擊破敵人經濟侵略的陰謀，建設我們新生的國防的農村經濟。我們從黨察晉邊區財政金融的發展過程來看，便可以明瞭游擊區怎樣從困難的環境之中產生出來。

「從游擊區的創造上去看，任何人都會想到，它在初期的財政情況是如何的紊亂！敵人所過的縣鄉，行政人員多隨軍轉進，間有不然者，亦因一切圖籍非被燒毀，即被劫去，征收無所依據，而我們初起的抗日隊伍自不能一日無食，就地起款，勢所必至；流氓地痞，乘機而起，冒抗日之名，行敲詐之實者，自亦不在少數，形成軍民交困，行政無法着手的狀態。這是創造游擊區的第一難關。」（胡仁奎：游

擊區經濟問題研究，十三頁）在另一方面，敵寇大量推行軍用票或敵偽紙幣，吸收法幣，不用土票，以致金融混亂，社會經濟生活頓呈不安狀態，甚至陷於沒有生產，沒有交易，鈔票拿在手裏，簡直無法估計它的比價，懷疑它是否還可以當錢用的地步。

在這種情形之下，冀察晉邊區的政府當局如果不能實施一個正確有效的財政金融對策，使人民對法幣信仰，金融恢復，負擔合理和公平，則很難擊敗敵人，將自己的力量站立起來，將游擊區的政權從敵人的砲火之下重建起來。今天，他們的努力畢竟是得到成功了。

他們的主要對策，不外：

第一，節約自己消耗敵人。胡仁奎先生（冀察晉邊區的副主任委員兼民政處長）說得好：「敵是富商，我乃貧農，若要同樣開支，我們是永久不配和敵人鬥鬥爭的，只有用刻苦節約，吃小米，穿布衣，和敵人的貴族士兵持久廝拚，才是我們的出路。」（前引書，十五頁）游擊區各級政府能徹底實行節約，的確是保證在經濟上以至在政治上與敵鬥爭取得勝利之重要因素之一。其次，僅僅節約自己還是不夠，在游擊區，他們還不斷用軍事、政治的方法，引誘敵人的大量消耗，這樣削弱敵

大的總濟力量，相對的便是增強了我們自己的優勢。

第三，沒收漢奸財產，利用逃難者資產。沒收漢奸的財產，充作抗戰經費，在游擊區的民衆是沒有不同意的。但他們特別鄭重注意於漢奸的真僞問題，免得真僞莫辨，逼人家去當漢奸；同時，一身做漢奸一身當，不連累其親屬的財產，沒收的時候，還要邀請公正士紳到場。其次，在「田畝勿使荒蕪，什物勿使腐朽」的原則下，暫時利用逃難者的土地、糧食及什物，作為抗戰之資，也是公私兩便的好事。

第三，妥善地執行合理負擔，做到「得利錢多的人，重重負擔；有財產的人，多多負擔；賺錢多的人，多多負擔」。其具體辦法主要有：（1）「各縣攤款，由縣政府密商戶民戶負擔能力，以百分比例，分別配定負擔成數」；（2）「特別富戶特別負擔，貧寒不能自給之戶應免負擔」；（3）「除縣政府，村公所外，無論何種機關，何種軍隊及何種團體，均不得實行合理負擔」；（4）「如有假合理負擔之名，藉勢或藉端向人員勒索勒征或強募財物者，人民應告由縣長處理。」

第四，成立銀行，建立統一的本位貨幣。成立邊區銀行，發行邊鈔，除以實物為邊鈔的担保外，更以「兌現」為担保。這就是說，邊鈔可以無限制的兌換法幣，在這無限兌現的號召下，邊鈔獲得了價格的穩定，與法幣一樣，充當了本位貨幣的任

務，此後根本就沒有發生過貶價的事情。同時適當地把地方銀行的鈔票（舊鈔察鈔）與邊鈔的比價固定起來，然而又並不是機械而呆板地站在統一幣制的立場，昧然把地方銀行的鈔票廢止。邊區當局當時確定發行邊鈔主要是爲了建立統一的本位貨幣，統一各種貨幣的價格，解決金融的混亂，所以如果沒有十分之六的準備金，則絕對不發鈔票，因此邊鈔在邊區人民前面能夠獲得和法幣同樣的「近於宗教式」的信仰。

有了這些正確的經濟對策，再配合了當時政治的號召和一般的民衆動員工作，（例如肅奸運動，軍民合作，拒用偽幣等）才能使游擊區在軍事上不斷的取得勝利，保障與鞏固了抗戰根據地的生長，同時使游擊區農村經濟的關係，有了新生的發展的前途。

### 三 農村經濟的新生

雖然在游擊區剛建立起來的時候，最感迫切的經濟問題是財政金融制度的確立，經濟生活的有秩序。但是游擊區也可說是由於戰爭的需要而形成的一個經濟的單位；中國民族抗戰是一個持久的戰爭，我們爲了堅持持久戰，獲取最後勝利，游擊

區最低限度的經濟要求，是要有衣有食，（還談不到足衣足食）如何能有衣有食，歸根還是一個農業生產的問題。因此，游擊區人民在農村經濟改造工作中第一件大事，便輪到農業生產的如何增加。

關於這方面，冀察晉邊區政府——它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區域——爲了擴大耕地的面積，最初曾公佈了墾荒條例，由政府領導人民從事墾荒；爲了改進水利，也頒發了水利條例，在開發水利的號召之下，整理了許多廢渠，開鑿了許許多新的水道。在農作物種植方面，廣泛發動了『多種糧食，少種棉花』的運動，並實行種植費力小產量大的作物，如小米、高粱、玉蜀黍等雜糧。爲了保證農作物的耕種與收穫，邊區政府又動員了各地方的武裝部隊，發動了春耕運動，幫助農民耕種；到了秋天，則更動員部隊，武裝保護農民收穫。（參考『游擊區經濟問題研究』八十四頁）同時，邊區政府努力提倡家庭副業，規定每家須養一個豬，五頭羊，十隻雞，他們並不注意其品種的改良，要求的祇在量的增加；因爲量的增加，乃是回答敵人到處焚掠的有力對策。

這種增加生產的號召，在游擊區是配合着民衆的政治動員而進行的，因此它不會像大後方若干地區推行冬耕運動一樣，僅僅在紙面上『等因奉此』，完全是『虛應

故事」。這是有關民族生死的艱巨的工程，當事者決不會且也不能敷衍了事，因為客觀的環境不容許你那樣幹。我們從去年華北人民與水旱災難的鬥爭而得到偉大的勝利這一事實去觀察，便可以說明游擊區的新生的農村力量，是在怎樣成長起來！

我們知道，華北各地去年（二十八年）遭受到六十年來稀有的大水災；在晉西北等山岳地帶，復遭受着空前的旱災；在晉、冀、察、魯各地，繼水災後又有虫災的發生，瘟疫的流行。水災的區域，包括冀西、冀中、察南、魯西各地。僅僅河北一省，被災的縣份就達九十八縣，被災田畝二千七百餘萬畝，災民有七百餘萬之譜。被災最重的冀察晉邊區，據平山、靈壽、井隆、阜平等十四縣的調查，被沖毀田畝五八四，九九〇畝，被淹沒者四一五，八四一畝，其他如房屋被沖毀，更食被沖走，財產之損失，人民之死亡等，更不可以數字計算。

要堅持華北的抗戰，持久與頑寇搏鬥，放在一切抗戰軍民前面最急迫的任務，在那時自然莫過於拯救飢饉綫上的災民。於是普遍的成立了水災救濟委員會，造成一個廣泛的救災運動。如通電全國代數千萬災民呼籲求助，募捐巨款，直接到鄉村放賑，借用公家土地，寺廟土地，以及沒收漢奸的土地分給災民耕種，也有人民自動獻捐土地分給災民的。

今年春耕時節，華北各地軍政當局，又號召努力生產，但是災後的農民都沒有了工具、種子、和土地，因此政府當局，便發動借貸工具、種子、土地給人民的工作，同時號召開墾荒地。於是在華北整個游擊區域中，男女老少，都發揮了民族友愛精神，相互幫助，共同克服困難，捲入生產運動的浪潮裏！

我們以冀察晉邊區為例，在春耕中散發了三百萬元的合作貸款，幫助解決災民的春耕困難，結果生產工具大為增加，還超過了被災以前的數目，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都參加了春耕生產運動。

其次，爲着與旱災作堅決的鬥爭，華北游擊區的軍民也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方法，如築石水堤，鑿新水井，開水渠和水堤，都發動各級政府機關及民衆團體幫助民衆工作。在羣衆熱烈的情緒支持之下，完成了春耕下種的工作。

現在華北游擊區的人民與災難的鬥爭，已經獲得了初步的勝利。今年夏收以後，便從冀中區傳出了『豐收』的消息，那裏今年出產的麥子，就已經足夠養活軍民的食用。在『快收，快打，快藏』的口號下，在華北軍事上的大勝利中，順利地完成了秋收的工作，粉碎了敵人搶劫糧食，破壞秋收的經濟陰謀。（參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救亡日報山西通信）

這個初步的勝利，不但克服了華北游擊區農村經濟上最大的困難，而且正表示出只要向着抗戰建國的方向邁步前進，只要認清民族的民主的道路發展，農村生產力是會飛速的生長和進步的，中國的水旱災荒，並非不可避免的『天災』，而根本上還是『人禍』，它會在進步的政治經濟前提之下，逐漸消滅的。

其次，游擊區已經有了合理的貿易政策，來保護生產建設。在抗戰以前，中國農村經濟中往往不是一個增加生產的問題，因為增加了生產反會使生產破產的，但是在今天，游擊區的問題便完全不同了，增加生產以後，還有一個合理貿易政策來保護，來扶助它，使擴大再生產大大的有了可能。這就是游擊區農村經濟所以能夠新生的另一個因素。

游擊區的貿易政策，一般說來，主要只有兩點：（一）對外貿易絕對統制；（二）對內貿易允許民衆自由。例如冀察晉邊區規定對外貿易的原則爲：1. 凡邊區的物資，可資軍用的，則絕對禁止它的出口。2. 產量很多的土產，對敵人沒有太用的，儘量設法使它出口。3. 敵人的貨物，如果對於抗戰有用的，儘量設法吸收。4. 沒有代替品的日用必需品，適當地吸收；奢侈品絕對禁止入口。至於對外貿易統制的方法，主要是用政府的力量在全邊區設立對外的貿易機關，利用客觀的有利的形勢



，去完成：1. 調查邊區貿易情形；2. 對內領導民間商人的貿易；3. 對外統制全區的貿易諸任務。它對商人，主要是以雄厚的資本，與他們作對外貿易的競爭，以擊敗普通商人的對外貿易。至於在冀察晉三省內部，由政府熱烈地提倡開闢新的商業路綫，使三省變為一個單位，允許自由貿易。

此外，爲了幫助統制貿易得到更便利，更有幾種輔助的政策：1. 以徵稅的方法來保護自己的貿易政策，來幫助自己貿易政策的實行。如紙烟特稅，外貨入境稅等，稅率都是定得特別提高，以致現在外貨進口根本就很少了。2. 以貨幣政策來保護貿易政策的實行。邊鈔是不能在敵佔區購買東西，商人如果要去購買東西，必須向銀行兌換法幣，在這個過程中，便有辦法可以審核他的用途，予以適當的處置。3. 普遍設立合作社，從根本上來實行貿易政策。每村成立一個合作社，兼營生產、消費、運銷、和信用等業務，爲一個政治性質的貿易機關。通過合作社，廣泛的開展了不買賣奢侈品的運動，協助政府貫徹貿易政策，而民衆——生產者自己的組織，也由於合作社的紛紛成立，立下了堅實的基礎。

最後，今天放在游擊區面前的任務是：如何鞏固游擊區，擴大游擊根據地，縮小敵偽的佔領區，儲蓄實力，準備反攻，在這個總的任務之下，游擊區農村經濟的

改進與發展問題，將更提到重要的議程上來。再則，游擊區經濟或農村經濟僅只是全國經濟的一小部份，它應如何擴大其影響，推動着整個經濟或農村經濟關係的前進，在主觀和客觀上都是今天必須研究到的問題。

二十九年十二月。

（張錫昌）

## 中國淪陷區的農村經濟

### 一 敵寇侵華與中國農村經濟

敵人早在一九二七年，田中內閣時期，由田中義一本着敵國明治維新以來的大陸政策，奏請『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主張『征服滿蒙，爲征服支那，征服世界的第一大關鍵』，企圖『開發滿蒙的富源，培養帝國之恆久繁榮』，這就是敵人侵華史上有名的『田中奏摺』。在那奏摺中，最陰險最毒辣關於經濟侵略的一項，明白的說出了：以『經濟提攜』的美名，實行『擄取滿蒙資源，改善滿鐵經營，破壞東三省貨幣，壟斷滿蒙的貿易和經濟，操縱東北的財政和金融。』

『九一八』事變，由於我們退讓屈辱的『不抵抗主義』，使敵人實現了大陸政策的第三階段，囊括了整個滿蒙的經濟利益，接着要求華北特殊化，當時廣田外相又毫不容情地提出了有名的三原則，在經濟上主張『工業日本，農業中國』，樹立中日『滿蒙經濟合作制度。雖然當時曾有少數恬不知恥而企圖賣國求榮的人士，以認爲農

業中國」與「以農立國」精神恰相符合（？），暗中與敵人互相呼應外，終於侵略者所高唱的「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口號，爲我全民族英勇的「七七」抗戰所粉碎了。

由於我們全國人民的奮起，給予敵人無情的打擊，敵寇首相近衛本着「遠和速結」的策略，又於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出了所謂「近衛聲明」，夢想建立「東亞新秩序」，「強化經濟平化」，「確立中日滿經濟集團」，這還是一貫的「經濟提攜」「經濟合作」，而事實上則爲澈頭澈尾的經濟掠奪。在這一引誘之下，只有民族敗類汪逆精衛的一夥，脫離了抗戰陣營，走進敵人的懷抱，甘願爲他們的傀儡，於二十八年十二月，祕密和敵人簽訂了賣國協定「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公然接受了「經濟提攜」，不僅斷送了「華北蒙疆」之資源，而且接受了全國一般經濟的「開發」與「結合」。去年十一月汪逆更公然和日寇簽訂賣國條約，其第六條就是斷送全國資源，出賣全國人民的經濟利益，而反美其名曰：「依據長短相補，有無相運之精神，並依照平等與互惠之原則，於經濟方面謀密切合作」。當然汪逆醜類的此等鬼魅技倆，誠如 總裁所指示，不僅是企圖出賣民族利益，實在是「存心賣絕祖宗和子孫，而求個人的富貴尊榮（？）」。亦爲我全國人民所堅決否認，共

同睡夢的。

同時敵寇由於侵華戰爭的整個失敗，自我第二期抗戰以後，被迫放棄「速和速結」的迷夢，不得不改變戰略，實行「以戰養戰」，而就出了「百年戰爭」的口號。

於此我們應該了解，敵寇所謂「經濟提攜」，「經濟合作」，以及事實所告訴我們的：「九一八」事變，敵寇囊括滿蒙，「七七」事變，敵寇佔領華北華中等區沿江沿海若干的城市與交通綫，甚至敵寇計劃中之南進行動，掠奪南太平洋，其主要目標，是在資源之掠奪，與經濟利益的獨佔。

爲什麼敵人定要發動侵華戰爭？爲什麼敵人定要執行南進政策？爲什麼定奪掠我資源，獨佔我經濟利益？那我們應該簡捷的回答，由於敵寇是一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帝國主義國家。本來，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因爲：（一）生產力的擴展，需要一個可以獨佔的原料生產地；（二）在資本主義剝削關係下所引起的大衆購買力的降低，尤其是法西斯剝削國家下的消費限制，需要一個可以獨佔的商品銷售市場；（三）資本的不斷積聚，需要一個可以控制的資本輸出市場；（四）由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關係所必然產生之經濟不景氣與利潤降低的不斷感

脅，需要一個可以獲得超額利潤的泉源。綜合了這些原因，也就足以說明現代帝國主義國家，爲什麼定要以軍事的佔領，來掌握殖民地的主權，實現對開拓區域完全獨霸；甚至當全世界殖民地業已分割完畢的今日，侵略者更不得不瘋狂地發動大規模的戰爭，使全世界大多數人民遭受被虐殺被殘害的命運，以實現殖民地的再分割。亞洲大陸，在敵寇看來，是一塊未曾割完的肥肉，而且又在他的門邊，踏上去似乎易如反掌（？），於是它的『大陸政策』的訂定，侵華戰爭的發動，以至於南進政策的行動，也就是要想在亞洲大陸找尋他獨霸的殖民地，以解救快要崩潰滅亡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命運。

近百年來的中國社會，牠是由古老的封建經濟步入了半封建和次殖民地的地位，但由於敵人瘋狂的侵略，却使中國社會的性質，不得不改變其趨向。抗戰建國，牠將使中國社會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走向獨立自由的道路，牠將使中國社會，揚棄舊的桎梏，茁長新的經濟萌芽。而淪陷在敵人鐵蹄下的城市及其附近區域的農村，要是那裏還沒有新的力量之成長，也就無可避免地暫時走上了殖民地化的道路。

所以敵寇的侵略，是改變了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

## 二 淪陷區農村經濟的特點

敵寇侵佔我淪陷區，其目的既在獨佔生產原料，控制資本輸出市場和獨佔商品銷售市場，獲取超額利潤，那麼在這一經濟關係的支配之下，淪陷區的農村將發生什麼影響，農業具有那些特點呢？

第一，是土地的被掠奪。敵寇每到一地，常常佔領農民的大量田地，築築飛機場、軍火倉庫、堆棧、兵營。而敵人爲了保衛他的佔領地，又常常築起很密的公路網來，這些公路路基所需的田地，當然也是強佔來的。有些地方，敵人爲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就強迫圈定農民的田地，闢爲農場，甚至實行移民，把圈定的大批農田，分配給他們的移民耕種。例如：「在江南，敵人把真茹、大場、吳淞、楊思橋、閔行、龍華一帶的農田，武力強佔，分配給日韓的移民種植，把殘有的房屋，拆除或燒燬，建立起日本的新村來。」（新華經濟講座）在華北，敵人爲了想使河北成爲他的棉花供給地，就由「鍾淵紡織株式會社」以六百萬的資金，利用永定河的水源，強佔南苑一帶的民田，開闢廣大農場。冀東方面，敵人的「冀東種植公司」亦霸佔我農民田地幾千幾萬畝，組織所謂「東洋民生農場」。在東北，利用整理土地，

冒充地主，借口移民，實行併村等名義，大批掠奪土地。民國二十六年以前，就已侵佔了幾十萬嚮（每嚮十畝），二十六年以後，日寇更訂立了移民二十年的計劃，改組『滿洲拓植株式會社』，資金擴充至五千萬元，決定自一九三七年起分四期向東北移民百萬戶，每戶授田十町步（每一町步合中國十六畝），共一千萬町步，即共需一萬萬六千萬畝，佔東北總可耕地面積三千八百七十萬七千二百二十嚮的三分之一強，超出了現在已耕地面積的一千三百八十萬二千三百七十嚮（見淪陷九年的東北農村）。在敵人無情的土地掠奪之下，那原有的農民只能含淚地離開了世代相依的土地而飄泊到異鄉。這是敵人在淪陷區內慣常地施行着的，極端殘酷的超經濟的對土地的掠奪。

第二，是農村勞動力的破壞。敵人每到一個地方，往往大批的殘殺我農民，有時則強迫我農民服役或兵役，或者強迫投入偽軍，由是農業生產力大減，田畝大量的荒蕪了。『在江蘇的江甯、句容、溧水、江浦及六合（半縣）等四個半縣中，無辜被殺的就有四萬人。』（亞美雜誌）這四萬多人中，當然以農民佔多數。在京滬一帶，在上海近郊，被敵偽誘捕後入苦工營工作或偽軍中服役者，也有着很大的數目。『在鄂中一帶，昔日之富戶和地主，類已遷入內地，多數壯丁，亦已逃入深山



，或被暴徵作壯丁，參加偽人民自衛軍，故壯丁之數自與日俱減，因而田地日漸荒蕪，僅三分之一尚在繼續耕種。」（掃蕩報）在華北一帶，被敵威脅利誘而出關供其奴役者，在三十萬人以上。在東北，由於敵寇的併村與集家政策，以及胡匪的蹂躪，致使農民所有相距屯基偏遠之土地，乏力耕種，即勉強墾耕，而所得亦不抵所出，於是相率甘願拋棄田產，任其撩荒。這樣大批的農民既離開了農村，農業生產所受影響，當然是極端巨大的，至於農民沒有離開土地而常受敵寇騷擾的區域，其生產力之減退，影響自亦復不小。

第三，農產的商品化。敵寇在淪陷區內，掠奪原料生產品，亦為其重要的侵略目標之一，如在浙西由敵寇三井洋行的茶葉部主持茶葉的掠奪，一面利用偽組織「偽建設廳管理改良茶葉委員會」協助其執行茶葉統制工作，一面抬高價格，以事搶購，計二十九年九個月中間，餘杭一地被敵偽收購之茶葉，即達五十餘萬元；二十八年浙西茶葉被敵寇用走私方法收購者達一萬擔以上。二十八年敵人在江浙淪陷區復實行蠶繭的收購，浙江長興一地，年產蠶繭六萬一千担，該年走私而被敵收購者即達萬担。二十九年又進一步統制生絲。前年蠶繭收購，則高價收買，加工復統制輸出，藉以獲利；去年則因美國生絲市場慘跌，敵寇本身亦係生絲輸出國家，為顧

全其自身利益，絲繭收購，又大為跌價，如二十九年春繭每担二五〇元，秋繭則跌至每擔一二〇元左右，千萬蠶農無不叫苦連天。在華北，敵寇則盡量掠奪棉花，因為那裏有棉田百萬畝以上，年產額達二十八萬六千噸，而敵寇國內本來每年需要六十萬噸，所以與中公司早就擬定了華北植棉五年計劃，『七七』事變以後，又在華北成立中日合組的『華北棉產改進會』，為掠奪棉花的統一機關，訂立了九年計劃，企圖完成增加一千萬擔，強迫農民少種糧食，多種棉花，並以低價統制購買，獲取厚利，如二十七年秋天，敵寇在未收獲前訂出了最高的價目，強制西河美國種每擔不能超過三十八元，而當時天津同樣的棉花價格，却是每擔六十五元左右，自然農民是受了嚴重的剝削，所幸我華北軍民提出了『多種糧食，少種棉花』的口號，和敵寇作堅決的經濟鬥爭，雖然敵人掠奪了大部分的棉花，但是華北的棉花生產，却並沒有因為棉產改進會的九年計劃而有何增加，例如九年計劃中，他們計算二十七年年度能增產棉花四百二十萬零四千擔，二十八年增產四百六十五萬三千擔，可是事實上，以河北省而論，二十六年種棉土地，有一千一百四十二萬畝，二十七年減至五百四十五萬畝，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二，二十六年度棉產一百六十八萬八千九百四十七公擔，二十七年只產了一百零二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公擔，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九

。（見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島日報）就是淪陷區的糧食生產，也日益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在江南淪陷區，糧食完全由三井、三菱及軍部合作統制，結果，敵人把米大批運去，連一向產米的無錫、常熟、蕪湖，反而發生米慌。就是浙西和上海的米慌，主要原因亦由於敵寇的統制與搶購，用作軍糧以及輸出所致。即在東北，主要農產品如小麥、大豆、高粱等亦無不為敵寇獨佔，囊括而去，如東北二十八年小麥商品化率為百分之七十九，大豆商品化率為百分之八十三，高粱商品化率為百分之四十二。（見淪陷九年的東北農村）這就是說，連種植糧食作物的農民也被迫以低價賣出，高價購進，甚至不得不以粗糙的粟米用作貧民食糧，所以農產商品化以及農產統制，也是迫使淪陷區農民走向飢寒死亡道路的原因之一。

第四，捐稅和高利貸的榨取。在江蘇江北有些被敵寇佔領的地方，賦稅之重，超過戰前三倍。汪組織成立以後，冒充『正統』措置，通令各省市，所有稅捐，仍應遵照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以前國府公布暨行政院核准之法令施行。去年浙西一帶淪陷區，偽組織對各項稅收如田賦、營業稅等以管理為名，一切照舊徵收，並巧立名目，如自治戶捐、自衛隊捐、船戶捐、箔稅、特別人口捐、貨物進口（實為進城）稅、茶碗捐，苛派勒索，無微不至。在豫東，『人民除納糧之外，每月每畝還要繳

納小麥二斤，至於臨時的所謂「剿匪軍火費」還不在其內」。〔見大美晚報〕在華北，如安陽，農民每畝田地要納稅七八元以上，去年虫災水災，接踵而至，每畝田地的收穫，充其量只值三元左右，不但不足支付租稅，反而要大為失本。該地其他稅捐，計有：牲畜捐、屠宰捐、糧捐、斗捐、棉捐、木石捐、煤捐、牙帖捐、苦力捐、津汗捐（即糞捐）、報捐、資本捐、營業捐、鹽稅、統稅等，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新華經濟講座）在東北，偽滿歲入總額三萬萬四百五十五萬元的百分之七十，為租稅與專賣利益的收入，如以偽滿已耕地一萬三千八百萬畝攤算，每畝負擔已經快到兩元，而且實際上一切特別捐，臨時攤派的數目總是要幾倍於正稅，農民所苦的不是正稅，倒是特別捐和臨時攤派。至於高利貸，則在漢奸、奸商、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結合之下，對農民施行其殘酷的剝削。在江蘇的淪陷區中，「經營高利貸者大多是販買仇貨，為敵人收買農產品的奸商。他們常常在春天以低價預購農產品，二三元の本錢，可以賺上三四元的利息；現金借貸，年利平均在四五分以上，且須有相當家產，信用良好者，才能借到，否則，就得用土地抵押，因此土地迅速集中，農村迅速分化了。」（中國農村六卷四期）在浙西，敵偽策動的合作事業，如餘杭平湖的消費合作社，是在替敵人推銷仇貨，崇德、吳興、海鹽的運銷合作

社，嘉興的紙筋生產合作社，則均為敵人搜括資源。在東北，金融合作社，幾乎每縣都有，二十九年六月末貸出款項達一萬萬一千萬元，貸款利息，規定信用放款月利三分二厘到四分，担保放款三分到三分八厘，借款額數，前者可高至三百元，後者可達千元，因為農民需款殷切，貸借結果，以地照為抵押者，因到時無力償還，土地往往被沒收。即使有力償還，亦因借款期短，收成剛上場已嚴厲催收，不得不廉價出售，向金融合作社償還本息，所以此種貸款，充分含有買賣青苗的意義，至在一般無抵押無信用之貧民，自然無法借到款項，於是農村中的地主富農，可以在金融合作社用三四分的利息借得款項，再以更高的利息轉放給貧農，加重剝削。所以此種貸款，無論是造成上述那一種的結果，總是表面上是開發農村，救濟農民的農業金融的流通，實際上則為道地的農村高利貸的苛重剝削。

第五，是工業品的傾銷與金融的統制。敵寇商品的大量傾銷，不僅在敵後，在戰區，而且在我們的後方也深深地感到，敵寇在淪陷區事實上已完全排斥了第三國在華的市場，壟斷了貿易。如豫皖邊界潁水旁的一個小集——界首，奸商、地痞、和權勢者，便利用封建勢力，逃過檢查處，大量走私。『每天的貿易額約三四十萬元，有時每天竟達一百六十萬元』。二十九年四月七日東南日報又，『以

江西吉安進口的仇貨，據封鎖處的統計及加上肩挑走私的估計，每月進口，當在數十萬元。』(浙江省戰地合工)此外，敵人以上海、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京、蕪湖、九江、漢口等據點，在華中進行的走私工作；以潮汕、廣州等為據點，在華南進行的經濟侵略；以青島、天津、北平、濟南、開封、大同、太原等為據點，所進行的華北走私工作；為數尤足驚人！據亞美雜誌所載，『一九三八年，日本佔領了中國十省的主要交通路線，中國入口貨物百分之四十六是來自日本，只把日軍佔領的區域計算，日本貨已佔了市場百分之六十五，而且在東北，七七事變以後，偽滿工業製造品和農產物價格之間所形成的剪刀差，是猛烈地增大，譬如，若以一九三三年平均為一〇〇，那麼東北輸出品(主要為農產，尤其以日本為主要對手的)價格，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是一五三·四%，但在次年十二月騰貴到一六三·四%，而騰貴率是六·五%，但在輸入品(以工業品為主，而且大多是由日本輸入的)方面，在同期却由一一六·二%，騰貴到一五八·六%，而騰貴率是三六·五%，這明顯的表示東北輸入的工業品比輸出的農產原料是要騰貴得多。至於貿易入超，僅東北一區，一九三九年達九億五千七百萬元，這當然也是增加了農民的負擔，并且敵人在淪陷區於搶購農產品，傾銷機製品的過程中間，還運用了金融統制的戰略，強迫

使用偽幣，貶低法幣價格，甚至在農村中掠奪法幣，套取外匯。如華北偽組織爲行使偽聯銀券，就極力破壞我法幣，於二十七年六月下令禁止中央無地名券及中交兩字券在華北流通，於八月將法幣減值一成；後於二十八年二月將法幣減值三成，三月禁止所有法幣在華北通行。如敵寇在華中強行規定法幣一·五五元折合偽華興券一元，在廣州強迫人民以法幣向台灣銀行兌換軍用票，并規定每軍用票一元兌換法幣一元三角，潮安偽維持會則規定一元軍用票兌換法幣三元。此類事件，均屬強迫人民以無價值的軍用票或偽券企圖代替法幣的流通。總之商品大量傾銷，形成貿易入超，同時工業製造品和農產品價格剪刀形的發展，以及貨幣金融的統制，正是敵寇在淪陷區的農村中進行經濟掠奪另一種的重要手段。

第六，是小農經營利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被維持。敵寇在東北在華北雖然開闢了若干的農場，但並沒有在農村中推進資本主義式的大規模耕作，還依舊維持着小農經營和小佃農經營的形態，就是敵寇自闢的少數農場，也是殖民地種植場的性質，掠奪土地之外，還充分利用農場周圍小佃農的廉價勞動，爲其耕作。而淪陷區一般農民的經營形態，則以農業技術的未發達，農場面積狹小，無法採用新式農具，小農經營和小佃農經營的被維持，這與一般殖民地的農村一樣，是必然的趨勢。

同時因爲敵寇在淪陷區加深了農產商品化的程度，一面又大量傾銷工業品，使貨幣經濟深入農村，隨之而來的是農民內部的兩極分化。土地向地主集中，富戶數目增加，中小農民則日益貧窮化。至封建的榨取關係，則根本沒有改變，依舊被維持著，甚至愈益鞏固了。那裏的地租，雖然因爲若干地區，由於貨幣經濟的發展，貨幣地租也發生了，其落後區域，佃農還要負擔着各色各種的中世紀的義務，例如租外的貢納，徭役的供給等，但大體說來，地租的主要形態是物納地租，也就是農民生產物的大半，依舊是給了地主。像我們後方，正在竭力謀全面推行土地耕種地租用條款，以減輕佃農負擔，保障農民生產的工作，在那裏是連做夢都無法到的。

第七，維持了落後的封建勢力。淪陷區農村的生產關係既如前節所述，但我們應該進一步指出，敵寇在淪陷區因爲要實行經濟掠奪，除軍事佔領外，更在政治上，維持了落後的封建勢力，做他剝削的工具。在淪陷區的農村中，落後的地主豪們，爲了保存他們私人的利益，就甘爲敵利用，供其驅使，去剝削與壓榨農民。有各地維持會的傀儡們要是我們仔細分析的話，大半是土豪劣紳，或者是代表土豪劣紳利益的爪牙。所有敵偽經濟統制的機構以及各式各款的走私機關，也多半是



一夥人所包辦，因此，在淪陷區中往往是漢奸、奸商、高利貸者是三位一體的結合着，聯合的對農民施行殘酷的剝削。甚至淪陷區後方落伍的腐敗的軍人，也作爲敵人間接利用的對象，「澄海由××帶領的軍隊，担任着油樟公路沿海的警戒，他沿着走私的路綫，設着「關卡」，搜到貨物，每担每載只要繳納幾十元，便可通行無阻。」（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大美晚報）在浙西，「亦有雜色隊伍，借購辦軍糧爲名，武裝走私，並販運贖茶」。武裝走私在長興是公開的祕密，有一種地痞，藉惡勢力聯合軍隊偷運，甚至船頭上架了機關槍，腰間掛了木壳槍，茶葉一次要走私幾百担，絲綢要上萬元」。汪組織之下的偽軍，也無一不是落伍的腐敗軍人，在那裏苦撐假場面。就是汪組織本身以及其可能控制的各級行政機構，也明明白白的代表着最反動的最落伍只求個人享受（？）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的政客集團。他們爲敵人當傀儡，出賣民族國家的利益，雖然在敵寇「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策略指使之下，允許其苟筭登場，事實上還不是做了敵人經濟侵略的工具，成爲剝削中國農村經濟的幫兇。

總之，淪陷區的農村，土地被掠奪，勞動力被破壞，農產急劇的商品化，捐稅和高利貸異常猖獗，敵寇的機製品大量傾銷，而且是不等價的交換，加上金融統制

的剝削，維持着小農經營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更扶植落後的封建勢力，變成他們的侵略工具，這樣，也就統制着淪陷區的整個的農村經濟。那裏的農民大眾，除却走進反攻和鬥爭的隊伍，也就不得不喘息於被搾取被剝削的苦難的情況之下，日漸走上飢餓死亡綫上，而遲早逃不了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命運。

### 三 淪陷區農村經濟的前途

我們指出了淪陷區農村經濟的特點，或者有人會懷疑到：「敵人既如是的統制着整個的農村經濟，那不是我們將陷入悲慘的殖民地的命運，永遠的成爲敵人的奴隸，千萬年不得翻身嗎？」不，這是敵人的企圖，也是我們的過慮，我們相信這是不可能的！因爲事實上不僅敵人佔領的祇是城市及其附近的鄉村，敵人可能破壞和搾取的農村，在全國說來，還沒有佔着怎樣的比重；就是汪等漢奸傀儡，也只有敵人的羽翼之下，才能袍笏登場，他的罪孽，絕對不能蒙蔽每一個民衆，他的醜行，絲毫不能獲得任何一個民衆的諒解與信任，而且我們廣大的敵後地區已經建立了堅強的游擊根據地，由於那裏軍民一致的艱難鬥爭，已經生長着新的經濟關係，而且有合理的政策和民主的政權保護著，朝著欣欣向榮的前途躍進。

所以淪陷區的農村經濟，很明顯的有着兩個前途，或是擺脫了桎梏走上自立的道路；或是漸漸地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因此，我們今天的任務，是在如的團結力量，堅持抗戰，同時鞏固和發展游擊區，建立新的經濟堡壘，藉以毀破寇兇殘的經濟掠奪和破壞農村的計劃。要是不求進步，分散力量，以致影響到游擊區的發展，危害新的經濟堡壘的成長，那就是幫助了敵人的侵略與剝削，踏入了民地的道路，走上了奴隸的斷頭台。道路是很明顯的，全在我們自己的抉擇，一二的努力！

三〇·一·七于桂林

(秦柳方)

## 蘇聯農業建設的躍進

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法西斯投出了最後一張牌，瘋狂地發動了對蘇的侵略戰爭。納粹德國的這一着，已碰到了偉大的蘇聯人民底致命的回擊。所謂希特勒拿手好戲的閃電戰，如今已被英勇的蘇軍打得落花流水。現在，戰爭拖延下去了；左右戰局的經濟因素，是正在一天天擴大其作用。因此，我們在今天來檢討蘇聯的農業實力，想不是沒有意義和必要的。

### 一 社會主義農業的勝利

佔有地球上陸地的六分之一，亞洲的三分之一和歐洲的二分之一的蘇聯，其國土是廣漠無垠的。在這塊廣漠的國土當中，有百分之十六是處在寒帶，百分之八十是橫在溫帶，其餘的百分之四則是臥在熱帶。就土壤說來，從凍土一直到紅土；就植物說來，從樺樹一直到棕櫚；就動物說來，從白熊一直到猛虎，可謂無一或缺。

地理上的這種優惠底環境，自古便給居住在這個地方上的民族，造成農業發展的絕好條件。但不幸豐沃的土地，一向就是握在少數不關心耕作底寄生人們的手裏，因而落得荒蕪遍野，產物瘠貧，而構成農業基本生產力的農民，則是世世受着嚴重的盤剝，飢寒交迫，困苦不堪言狀。

十月革命把俄國農民從資本家和地主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擺脫了剝削的自由底蘇聯農民，遂得破天荒地與基本生產手段的土地相結合，而漸次走向農村集體化的康莊大路。這一個巨大的轉變，奠定了蘇聯農業此後以驚人速度向前邁進的牢不可拔底堅實基礎。

經過了內戰和經濟的恢復時期以後，隨着社會主義工業的突飛猛進，隨着新式工廠、發電廠和鐵路等等的廣設遍築，最新的農業技術，遂得在這個國度裏植下穩固的根基。世界上從來未有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好像雨後春筍般地蓬勃興起。零細落後的小農經營，於今已不得不逐漸被社會主義大規模的農業組織所代替。集體農場運動在一九二九年曾經歷重大的轉機，從那年起，農民已不似以往那樣一批一批地參加集體農場，他們已開始整村整區宛如潮水般地湧進集體農場了。集體農場所播種的耕地總面積（畜牧場及其他土地尚不在此內），在一九二八年還祇是一

百三十九萬公頃；而一九二九年，則達四百二十六萬二千公頃；一九三〇年爲一千五百萬公頃；一九三三年爲七千五百萬公頃；及至一九三八年，便已增到九千二百萬公頃，這個數字約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七十。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戶，則已佔全國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上下。

由於兩次五年計劃的一再成功，蘇聯農業的面目，已煥然一新。過去普遍流行的中世紀底粗笨農具，現在已逐漸被拖拉機、收割打穀機以及其他新式農業工具幾乎排除無遺。一九三三年全蘇聯拖拉機的總數便已達到二十一萬一千架；而一九三八年更激增到四十八萬四千架。收割打穀機的總數，在一九三三年爲二萬五千四百架；而一九三八年竟飛增至十五萬三千五百架。全國機器拖拉機站的總數，在一九三四年計有二千九百處；到了一九三八年，便已有六千三百五十處之多了。窮鄉僻壤之已經受到近代技術的洗禮，於此可見一斑了。

在蘇聯，農業科學是一天天在闊步前進。舉世聞名的蘇聯園藝家米秋林氏的理論和實踐，已在全國農村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和發展。米秋林氏雖然不幸而死，但他的繼承者却是成千成萬。早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實施期間，科學工作者，農學家和前進集體農民，便大量地與日俱增起來。農事試驗場和集體農場實驗所

等等的農業科學機關的設立，則是普及於全國的每個角落。米秋林的創造早已超越了植果園藝的範圍，而蔓延到農業的各個部門去了。

◎ 就這樣，由於農民已獲得了土地而造成農業的基本生產力和基本生產手段的相互結合，由於小農經濟的被排擠和農村集體化的成功，由於新式機器的廣泛採用和農業科學的日新月異，遂得使剷除剝削關係而具有着合作形式的蘇聯農業，能以最新技術武裝起來，很快地便凌駕於資本主義農業最高峯的美國之上，一躍而佔據了世界農業的第一把交椅。

社會主義農業的這種巨大底勝利，以及它在全世界人類面前所展開的扶搖直上的遠景，祇要正視事實的人，是誰都會感到驚奇的！

自從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決議更進一步來發展集體農場以後，蘇聯當局對於農業的推進，便越發猛烈起來。一九三九年五月曾頒佈『關於保護集體農場的公共土地不可私人濫用』的法令，並倡導集體農場由耕地不多的區域向着耕地寬廣的區域移住的運動。這個法令實施不到一年，原有的集體農場的的土地面積，便就擴大了二百五十萬公頃之多。有一萬左右的集體農戶，由耕地不多的區域，移住到遠東，西伯利亞和卡查赫斯坦去了。更有四十五萬個個體農家，參加了集體農場的

村落。其結果，集體農場制度，愈益穩固而擴大，農業勞動力也日漸得到了更合理的配置。

接着，一九三九年七月，頒佈了『關於發展集體農場的公共畜產辦法』；一九四〇年一月，頒佈『關於須給國家提供羊毛』的法令。這些法令，規定集體農場今後必須按照土地面積，以公頃計算，提供給國家以一定量的畜產；凡定量以外的畜產，則均歸集體農場所有。於是從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集體農場的公共畜產遂驚人地躍進起來。例如一九三八年集體農場中的畜牧場，全國總共計有三十七萬五千四百餘；而一九三九年，竟猛增至五十六萬九千九百所。（養馬場不在此內）在這期間，原有的和新設的畜牧場，計增殖牲畜達四百五六十萬頭之多。其結果，蘇聯的畜產，大量增加了。

其次，一九四〇年四月，政府更頒佈『關於農產物採辦和購買政策的改正』以及與此相關聯的諸法令。這些法令，規定集體農場今後必須按照耕地面積，以公頃計算，交付予國家以定量的農作物；凡定量以外的農作物則均歸集體農場所有。這就大大地刺激了農業的生產，並使集體農場的社會公共底經營，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其結果，隨着這些法令的實施，開墾荒地、排乾沼澤、砍伐灌木、以及由伏



洛新日區塔洛斯基地方的集體農場「鐵路從業員」所發起的建設水池等等的運動，遂席卷了全國。

所有這些重要的法令，都在社會主義農業中起演了決定的作用並收到了宏大的效果。因為這些法令是把蘇維埃國家的利益，集體農場的利益，和集體農民的利益，全部緊密地打成一片了。這樣，集體農民大眾的主動性和自動性，遂被激發；爲了造成高度的收成，爲了給集體農場開拓社會公共經營的全而綜合發展的途徑，而展開的偉大運動，一舉便得到了極端猛烈的高漲。於是，蘇聯的農業，遂達到了前所未聞的繁榮。

### 二 一九四〇年蘇聯農業的偉績

一九四〇年，全蘇聯耕地的總面積，已增至一萬萬五千一百萬公頃，即比一九三八年足足增加了一千五百萬公頃之多。這樣廣大的耕地，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的。

一九四〇年，全蘇聯穀物的總生產量爲七十三萬萬普特（每一普特等於一六·三八公斤），即較前年度增加百分之七·三。其他作物的收成，也同樣大有飛漲。

例如甜菜的總生產量，在同一時期，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六；馬鈴薯猛增了百分之三十五·六。這說，應當注意的是這種增加率，在蘇聯的東南部和東部一帶，表現得更形顯著。這就充分證明社會主義農業，也向着這些地方蔓延和擴大了。

一九四〇年，全蘇農村所使用的機器總數，也有了大量的增長。拖拉機的數目，已由一九三八年的四十八萬四千架，增至五十二萬三千架。收割打穀機，則由一九三八年的十五萬三千五百萬架，增至十八萬二千架。其他農業機器，也大致具有同樣的增加。社會主義農業技術之不斷提高，由此便可窺見其全貌了。

一九四〇年，全蘇的畜產曾經有了驚人的猛增。集體農場中的畜牧場，已由一九三九年的五十六萬九千九百所，增至六十一萬八千所，即增加了百分之八強。蘇聯農業中過去最落後的部門，如今也得到長足的進展了。

就這樣，由於蘇聯農業全面廣汎底發展，近年來，集體農場的貨幣收入，也隨着日益增加起來。一九三七年全蘇集體農場的貨幣收入，其總額為一百四十二萬萬盧布；而一九三九年，便增至一百六十三萬萬盧布；一九四〇年，則得到了更多的增殖。這就十足地反映出蘇聯農業的猛進不息，以及廣大農民的物質生活之日臻富裕了。

### 三 農業科學和技術的猛進以及生產之新的飛躍

然而，正與資本主義的農業相反，社會主義的農業，既無週期恐慌，也沒有生產力的時遭破毀，它已剷除了這些不合理現象發生的一切根源。因此，它的發展是沒有飽和點的，它是具有不斷向上之實際底可能性的。蘇聯農業的這個特徵，我們可從下面這些事實，得到其充分的證明。

截至去年秋季，蘇聯全國已有地帶農業試驗場十八所；農事試驗文場六十二所，農事試驗分場四百餘所，以及千千萬萬的集體農場實驗所和「米秋林小組」了。此外，在各大城鄉，更設有多數農業專門學校。而米秋林的故鄉，「米秋林斯克」，則已一變而成爲蘇聯農業的科學研究和生產的最大中心地。這裏有着蘇聯中央品種實驗所；農業科學研究院；農業高等學校；園藝技術學校等等。這些農業相關的實驗場，足足佔有三千五百公頃之多的廣大園地。農業各個部門的專家，均大批聚集於此。米秋林斯克現在委實是千百蘇聯農業幹部的養成所和社會主義農業科學發展的根據地，每年，每月，每週，甚至每日，都有各種各樣的新底改良和發現，從這個地方，傳播到全蘇聯的每個角落。

和這個相配合着的，在全蘇的農村裏，現在已普遍地採用着春蒔法。一九三〇年，當最初使用一個「申特新爾」（等於一百公斤）的春蒔種子，在不大的一塊耕地上播種的時候，春蒔法還祇是個新奇的發現。但到了一九三九年，用春蒔種子所耕種的田地，便已達到一千五百萬公頃之多了。僅僅由於這一個新耕種法之被採用，蘇聯全國每年便得到了一萬萬普特的附加收成。同時，良種種植地在一九三〇年雖僅佔穀物耕地的百分之十一·八，而現在，絕大多數的穀物，都已完全是純粹良種的後生了。近幾年來，雪的人工積留作業（防止雪的被風刮走），也長足的發展起來。一九三三年，它所包括的面積為六百二十萬公頃；而一九四〇年則已超過一千萬公頃。這種作業對於收成是具有很大影響的，因為田地上的積雪是會使土壤滋潤，並可保溫秋種的。這樣一來，積雪越多，則其收成便會越大了。此外如肥料儲藏運動等等，都已得到了驚人的發展。而農業機器的改造和發明，則更是層出不窮。舉例說來，蘇聯最新式的揚水機，祇須兩人操縱，每天便可灌溉田地達一百公頃。因此，蘇聯的農業機器不僅在量的方面連年激增，就是在質的方面也是逐日改進着的。所有這一切，都正在日益提高着蘇聯的農業技術，從而保證了蘇聯農業的收穫，今後更將激增不已。

由於蘇聯農業科學和技術的不斷向上，遂使得社會主義的農業，居然能伸展到過去人們所絕未想到的地方。可拉半島（位於白海北部），西伯利亞北部，科雷馬河一帶（位於堪察加之西部），雖然這些地方均處於北緯六十五度以上，而土壤則多石且富於沼澤；北極的嚴冬，一年到頭，足足逞威亘八閱月之久，並且直到七月，在苦叢的地下也是同樣在結着冰。但所有這一切自然的障礙，現在都被社會主義的農業所克服了。經過除石，排乾沼澤和施肥以後，改良的耐寒的速成種子，已能給予相當多量的收穫了。現在，這裏已建立起許許多多的國營農場。馬鈴薯、蘿蔔及其他作物和蔬菜，已經舉目皆是。在黑賓納（位於北緯六十七度四十四分上）地方，從一公頃的面積，已能收得馬鈴薯五十噸之多。在伊卡爾卡（位於北緯六十七度十七分葉尼塞河畔）地方，從一公頃的面積，可收穫蕪菁在四十七噸左右。同時，在達格斯坦自治共和國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高嶺上面，集體農場的葉類糧物，在那裏繁茂地生長着的，已有百種之多。

正因為是立在這種高度的農業科學和技術水準之上，所以現在蘇聯的集體農場，纔能夠到處展開了集體農場的全面的綜合發展運動。近年來，蘇聯絕大多數的集體農場，已都能播種全般的農作物，並經營各種各樣的牲畜和家禽的飼養場了。這

種情形，就加強了各共和國各自治區的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動力，從而保證了蘇聯不僅擁有豐足的小麥、大麥、裸麥、馬鈴薯、白菜等等食糧和蔬菜，而且更具有充裕的甜菜、亞麻、棉花、羊毛等等工業原料的廣大資源了。

由於蘇聯農業收獲一往直前地猛漲增高，由於農業發展的極大推動力之斯泰哈諾夫運動底風起雲湧，蘇聯的頭等前進的集體農民隨之也遍地蓬生。政府為鼓勵更高的生產，並使農業中勞動英雄們，得到合理的分配，本年一月一日，曾頒佈了「關於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實行給予提高了農作物的收成和畜產收益的集體農民以勞動的追加報償」的法令，規定凡突破了預定工作計劃之集體農民，均可按照一定的比例，領得追加報償。這就足以將蘇聯全國所有的集體農民，提到頭等前進的集體農民的水準，並創造出更高的農業新紀錄。果然，這個法令實施不久，突被預定工作計劃的集體農民，以及更新的農業新紀錄的創立，便風聞全國了。今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開幕的第三次全蘇農業展覽會，便充分地證實了這個事實。

全蘇農業展覽會，是工會主義農業的偉大底示威，而同時它又是世界最高紀錄的陳列所，以及最新農業科學和技術的學習場。早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的第

一次和第二次的全蘇農業展覽會上，蘇聯農業底取之不盡和用之不竭的潛在力量便已明顯而十足地表現出來。而今年，農展的雄壯偉觀，顯得更甚往昔了。第三全蘇農業展覽會的陳列品，已較前大有增加。這回，獲得參加權的計有兩萬四千二百二十個集體農場；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七個集體農場的畜牧場；五百零三個機器拖拉機站；一千零九十個國營農場和三十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四名農業前進的勞動英雄。這些團體和個人，均曾創造了驚人的成績和紀錄。例如頓河流域的羅斯托夫區里士基地方的『斯大林』集體農場，它的出品中的穀物、葵子、菓實、葡萄、和菓產等等，均以質量優異而一一輝煌地羅列於展覽室裏。這個集體農場的一九四〇度的收入，竟達三百九十萬四千二百盧布之多。又如在農業前進的勞動英雄當中在穀物方面，從一噸的面積，有的是收獲了小麥五五『申特聶爾』；有的是收獲了亞麻纖維四〇·一七『申特聶爾』；有的是收獲了玉蜀黍七九·八『申特聶爾』。有的是在一季裏得到了三十噸以上的棉花。在植菜方面，從一公頃的面積，有的收獲了馬鈴薯一千二百十七『申特聶爾』；有的是收獲了白菜一千三百八十『申特聶爾』；有的是收獲了甜菜一千七百九十三『申特聶爾』。在畜產方面，有的是養了一頭母牛的身上，一年裏搾乳達八千二百『立特爾』的；有的在一年裏繁殖了二百

零七頭的仔羊。所有這些，現在都是全蘇或全世界的新紀錄。不僅如此，從全國各地到來的展覽會的參加者，在這裏還彼此研究，並進行着新知識和新技術的相互交換工作。這對於蘇聯農業的發展，實給予了一種極大的推動力量，而農業的新技術，也會藉此而播遍全國的。

#### 四 反法西斯戰爭的堅實堡壘

正當全蘇的農產精華，在莫斯科的農展上琳瑯滿目的時候，正當全蘇的千千萬萬的農業前進的斯泰哈諾夫運動者，在莫斯科的農展上歡聚暢飲的時候，德國法西斯強盜，撕碎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大舉而侵入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土。蘇聯的人民立刻全體奮起，在前方，數百萬的紅軍英勇地在抵抗着希特勒的野獸軍隊；在後方，億萬的工農羣衆，展開了猛烈的增產運動。參加莫斯科農展的各地勞動英雄們，即時也開了個盛大的集會，號召全國集體農民及其他農業工作者，締國家保證更高的收穫，給紅軍供給充分的肉類、牛奶、馬鈴薯、蔬菜等等，在這同時，全國各處的集體農場、國營農場和拖拉機站等等，也都舉行大會，決議負起戰時農業工作者的重大任務。這一切號召和決議，轉瞬間便得到了事實的響應和履行。例如烏克蘭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基輔區塔拉善斯基地方的「基洛夫」集體農場，其穀物的全部收割，按豫定計劃本是十八天，但現在它却在十二天內順利地完成了這個工作。高加索庫爾干伊斯基區的托拉機駕駛員，為響應增產運動，每天竟收割了二十公頃的大麥，而原有豫定計劃，則為每日七公頃。此外，妻子代替出征丈夫的工作以及老人自願下田耕作的事實，則更比比皆是。在蘇聯，由於婦女在平時已有了相當的訓練，一到戰時，代替壯丁的勞動，那真是駕輕就熟的。無怪現在有許許多多的農婦，已登上了駕駛農業機器的坐位上！所有這些，不但構成了蘇聯農業生產力充實保持的重要因素，而且更孕育了蘇聯農業生產繼續向上的新底推動力。因此，蘇聯的農業是反法西斯戰爭的堅實堡壘，它是能夠確保戰時蘇聯糧食和工業原料之充分供給的。

擁有這樣雄厚的農村經濟實力的蘇聯，加以人力的龐大，土地的廣漠，工業生產力的威強宏壯，和紅軍的英勇卓越以及其武裝的犀利優良，在被全體人民熱烈擁護底政府的領導之下，無疑是必將擊毀這個人類公敵的猙獰的德國法西斯的侵略，而取得光榮的最後勝利的。

（孫亞明）

中華民國卅一年九月初版

戰爭與農村

每冊定價十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蘇聯 E. Vargas 等

編譯者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

校閱者 陳翰笙

發行者 李達 林

發行所 重慶 農學書店

印刷所 標準活版紙型所

#55

102114

山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字三八四號

55  
102114